**莖草集（二） 黃念祖居士漫談篇 目錄**

[壹、前言 4](#_Toc5300)

[貳、漫談篇 6](#_Toc4150)

[漫談篇一（1987年美國維州開示） 6](#_Toc19216)

[1. 喇嘛、和尚是一個很高的稱呼 6](#_Toc24083)

[2. 願解如來真實義 7](#_Toc14146)

[3. 眾生怎麼能夠學圓覺 9](#_Toc7740)

[4. 我在佛心中念佛，佛在我心中念我 10](#_Toc22059)

[5. 以科學例子證明佛學 11](#_Toc23159)

[6.《華嚴》的雲海供 12](#_Toc12601)

[7. 善知識的重要 13](#_Toc2612)

[8. 淨土宗的基本精神及一些修持方法 14](#_Toc3819)

[9. 念佛就是以語密相應來成功 16](#_Toc7042)

[10. 佛教是無神論 17](#_Toc2170)

[11. 但盡凡情，別無聖解 18](#_Toc8333)

[12. 唯有狐疑是棄材 18](#_Toc13778)

[13. 非想非非想天 19](#_Toc11837)

[14. 慧明老法師 20](#_Toc27194)

[15. 大菩提心的含意 21](#_Toc7349)

[16. 虛老與夏老的見面 22](#_Toc3936)

[17. 修持就是把生的變熟，熟的變生 22](#_Toc8373)

[18. 介紹《大乘莊嚴寶王經》 24](#_Toc22951)

[19. 禪淨密三宗一味論 26](#_Toc11570)

[20. 一切治生事業，皆與實相不相違背 29](#_Toc10205)

[21. 往生相當於火中生蓮 30](#_Toc18089)

[22. 未得謂得、未證謂證是大妄語 32](#_Toc12750)

[23.《頗瓦法》答問 32](#_Toc32239)

[24. 當為心師，莫師於心 33](#_Toc1106)

[25. 拜師要很慎重 34](#_Toc13959)

[26. 往生極樂就是即身成就 35](#_Toc32444)

[27. 一個活佛轉世的實例 36](#_Toc15571)

[28. 綠度母的感應故事 37](#_Toc25817)

[29. 兩則鬼故事 39](#_Toc4759)

[30. 釋迦牟尼佛和耶輸陀羅的一個因緣 43](#_Toc29155)

[31. 正人行邪法，邪法亦正；邪人行正法，正法亦邪 44](#_Toc19608)

[32. 密教和顯教的不同之處 45](#_Toc31766)

[漫談篇二 （1989年北京蓮舍開示） 49](#_Toc29301)

[1. 但能相續，即是增長 49](#_Toc30144)

[2. 百年鑽故紙，何日出頭時 49](#_Toc6619)

[3. 定課 50](#_Toc16390)

[4. 彌陀願力的殊勝 50](#_Toc196)

[5. 禪宗三關 52](#_Toc9403)

[6. 密宗的身壇城 54](#_Toc18031)

[7. 見地的重要 55](#_Toc14327)

[8. 世智辯聰為學佛的八難之一 55](#_Toc8481)

[9. 利用廢時 56](#_Toc10063)

[10. 差別中解無差別義，無差別中解差別義 56](#_Toc7927)

[11. 一聲佛號一聲心 58](#_Toc27608)

[12.《無量壽經》的畫龍點睛–真實之慧 59](#_Toc12886)

[13. 談佛像 63](#_Toc15722)

[14. 心地法門 64](#_Toc3764)

[15. 往生事例 66](#_Toc22707)

[16. 佛法出世間，不離世間覺 68](#_Toc16592)

[17. 談夢 69](#_Toc30487)

[18. 眼前都是生死事 69](#_Toc1435)

[19. 一門深入則大可，是一非餘則不可 70](#_Toc3704)

[20. 念佛功德唯佛與佛乃能究竟 71](#_Toc15700)

[21. 淨土宗是密教顯說 72](#_Toc24666)

[22. 能禮所禮性空寂 76](#_Toc1195)

[23. 發菩提心 77](#_Toc23292)

[24. 死盡偷心 79](#_Toc3053)

[25. 善能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 81](#_Toc9307)

[26. 乩壇 82](#_Toc17533)

[27. 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 84](#_Toc9793)

[28. 因小果大 84](#_Toc32553)

[29. 末法在家比出家好修 85](#_Toc27591)

[漫談篇三（1990年北京蓮舍開示） 87](#_Toc10781)

[1. 瘥病不假驢馱藥 87](#_Toc25592)

[2. 修持的四大類 88](#_Toc4996)

[3. 談佛牙舍利 89](#_Toc31348)

[4. 行解相資 90](#_Toc32280)

[5. 談受戒 93](#_Toc15940)

[6. 禪淨密精神的融會 93](#_Toc32549)

[7. 熟處變生，生處變熟 93](#_Toc20548)

[8. 必須除盡有所得心，方能行到行不到處 94](#_Toc6614)

[9. 顯密圓通 95](#_Toc24001)

[10. 八識二無我，五法三自性 96](#_Toc27080)

[11. 談一持戒的例子 98](#_Toc20811)

[12. 密在汝邊 99](#_Toc32554)

[13.《淨語》數則答問 99](#_Toc29381)

[14. 理事無礙 104](#_Toc24828)

[15. 事事無礙 106](#_Toc14644)

[16. 六即佛 107](#_Toc3624)

[17. 密勒日巴的事蹟 108](#_Toc25574)

[18. 神通是聖末邊事 109](#_Toc23694)

[19. 談法報化三身 110](#_Toc24032)

[20. 善知識怎麼挑 110](#_Toc19767)

[21. 學佛的根本三心 111](#_Toc17852)

[漫談篇四（1991年北京蓮舍開示） 118](#_Toc26437)

[1. 準提咒與六字大明咒是連結的 119](#_Toc1361)

[2. 往生就是密宗的即身大成就 119](#_Toc30567)

[3. 道在平常中，惜君未曉此 120](#_Toc32744)

[4. 往生法門是殊勝的方便 121](#_Toc16335)

[5. 佛法的前途是光明的 121](#_Toc21191)

[6. 般若為導，淨土為歸 122](#_Toc17668)

[7. 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 124](#_Toc17236)

[8. 阿賴耶識不斷不常，相似相續 127](#_Toc1532)

[9. 漫談禪宗公案 128](#_Toc3880)

[10. 萬法歸一則大可，是一非餘則不可 130](#_Toc8811)

[11. 談行解相資、福慧雙修、定慧等持 132](#_Toc13757)

[12. 漫談拜見虛老 136](#_Toc18474)

[13. 親見夏老師的金色光明身 137](#_Toc20645)

[14. 一莖草當丈六金身用，丈六金身當一莖草用 139](#_Toc18716)

[15. 下士聞道大笑之 141](#_Toc30319)

[16. 斷除妄想重增病，趨向真如亦是邪 142](#_Toc1281)

[17. 悟達國師為什麼長人面瘡 142](#_Toc17819)

[18. 天變，道亦不變 144](#_Toc28433)

[19. 報恩無術仍思報，試演心聲應遠鐘 145](#_Toc24656)

[20. 人傑地靈 146](#_Toc30048)

[21. 修持以淨土宗為穩當 147](#_Toc78)

[22. 談戒律 149](#_Toc11552)

[23. 佛法是不二法門 151](#_Toc12950)

[24. 知行合一 152](#_Toc5214)

[25. 受戒和不受戒的分別 153](#_Toc5818)

[26. 談自己學佛的一則經歷 154](#_Toc24063)

[27. 介紹高峰禪師 156](#_Toc3286)

[28. 淨土法門的慈悲與殊勝 159](#_Toc25420)

壹、前言

 恩師黃念祖老居士於1987-1991年對於我們來拜訪的海外弟子，均做了隨機隨緣的開示。

 此書是根據當時的録音整理而成，惜未能蒙上師親自審閱，特於此聲明。恩師當年曾開示說：「我們這幾天裏頭就用這種方式，討論漫談，輕鬆一些，不要弄得很嚴規，老是講學似的。」、「就是把我們的次序有所打亂也無所謂，反正是漫談。」所以本書繼《莖草集（一）黃念祖居士答問篇》後，因此而命名為《莖草集（二）黃念祖居士漫談篇》。

 恩師的開示，深入淺出，智慧如海；隨手拈來，如析旃檀，片片皆香。聞者如沐春風，法喜充滿。希望此書能讓有緣人共沾法露。

 筆者自2008年春即開始將手邊恩師開示的錄音形成文字。剛開始速度緩慢，五分鐘的錄音往往要花兩個鐘頭以上的時間整理，漸而速度加快，也得一個多鐘頭以上才能完成。聽來似很艱苦，但余甘之如飴，宛如上師就在面前開示，尤其聽到殊勝處，每每踴躍歡喜不已。深感即使當年赴京拜見恩師聆聽其開示，與此亦無異也。此筆錄文稿筆者原本以自學為目的，後來隨順與同修結緣共同學習，而深覺自己受益最大。去年因緣際會，感恩圓菩居士的鼓勵，極力推動廣結有緣。

 此《漫談篇》得以順利成書流通，在此特別感謝參與校對、出版、發行的圓菩、果圓、蔡素琴、宗恒、淨明、華真、粟含、黃永欣等諸位居士，以及高雄淨宗學會。

 本書為非賣品，出版後歡迎翻印流通。若有疑慮不明之處，敬請不吝指教，但請勿任意增減內容。若有轉載，請註明出處。

 2017年春 恩師圓寂二十五週年紀念日

妙圓（maytsai33@yahoo.com）於美西家中

貳、漫談篇

## 漫談篇一（1987年美國維州開示）

（編按：1987年8-9月期間，恩師赴美國維州弘法，此篇是根據恩師當時開示的錄音所整理的。）

### 喇嘛、和尚是一個很高的稱呼

有個某某法師，他也寫書，他說密宗是魔，這就是顯教看不起密宗。看密宗裏頭又吃葷、又是威猛相；這些法器種種的；還有許多跟顯教習慣不相同，他就認為密宗不是佛教。說是有的佛教把魔或者是婆羅門的東西吸收進來了，還有說是蓮華生大士吸收了黑教的東西，就這樣形成了密宗。這是顯教對於密宗不是很正確的一種看法，不認為跟佛教是一體了，認為是另外一個東西。

 有學密宗的人看不起顯教，說你們很低，都是小乘，你們這是初級階段，高級的東西你們不理解，有的甚至對於吃素也看不起。吃葷的就說：「總之有什麼吃什麼，為什麼要吃素哪，你執著、分別。」覺得你們這都是低。這樣彼此看不起。

 其實這些想法都是多餘的，實際它是一致的。當然這裏頭有些特點是不同，還有一些風俗習慣不同。比方喇嘛教要吃肉，這是很自然嘛，他遊牧民族，這個地方只有羊群，除了沒有菜蔬，連主食恐怕也都沒有，那就是要吃肉，就是這個現象。

 MM居士問：喇嘛教就是密教？

 現在是把穿成喇嘛服裝的西藏這種和尚，叫做喇嘛，成為一個喇嘛教。當然他們都是信密法的，但是說把他叫成一個喇嘛教的話，把佛教之外又出了一個教似的，這個名詞就有一點問題。就好像「活佛」，這個名詞有一點問題，跟「喇嘛教」似的有一點問題。佛教有一個喇嘛教，這聽起來好像又出了一個教。他只是佛教裡頭的一宗，就好像很大的一個教裏頭，他是一支，是這樣一個說法。稱為喇嘛教這是習慣，因為都穿喇嘛服裝。

 喇嘛其實是一個很高的稱呼，就好像我們稱和尚一樣，本來是一個尊稱，後來就變成管這一類的人都叫喇嘛。居士也是一種尊稱，居士必須是有地位、有德的人；受了五戒，很有資才，又很有智慧，又有德，這樣才稱居士。現在嘛，在家人都稱居士，這就通用了。和尚都是尊稱，很高的尊稱，喇嘛也是尊稱。

### 願解如來真實義

顯教有四句偈子最好了，一開經的四句偈。這大家都不知道是什麼人作的，一開經就「無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萬劫難遭遇。我今見聞得受持。願解如來真實義。」武則天這四句很有水平。因為要解如來真實義是很難哪，所以她就祈禱，「願解」，祈願我能理解如來真實義。

 武則天在佛法裡做了很多事情，她跟佛教祖師的問答，聞法確實聞了不少，弘法也做了不少事，但她有她的缺點，政治上用人不當，用了些酷吏，太殘酷了。她用的這些酷吏那殘酷極了，那都是歷史上少有的，但這四句話嘛，確實是我們都可以很好的去體會。

 「無上甚深微妙法」，這「微」是極微妙、微細、精微、精華；「妙」就是言語都不能及，微妙，甚深的微妙。而且是無上的，沒有再比這個更上的了，「無上甚深」。百千萬劫都難遭難遇，稀有稀有，不容易遇，百千萬劫難得有一次聞到。而今生聞到了，這是多麼慶幸，所以講「我今見聞得受持」，這一句話那是充滿了歡喜慶幸的心。我現在能見、能聞，還能受、能持，能見到這些經典，能聽到這些話，我還能信受，接受，還依止修持，這是稀有，稀有。因為我們見聞得受持，要解決什麼事，要達到一個什麼目的呢？我們要解如來真實義，如來到底他的意思是什麼。

 密法的要求很高，要以上師的身口意為自己的身口意。密法的恭敬上師，很多人就是稱讚師父，對師父磕頭，獻很多供養，盡其所有的。這都是極初步的，極表面的，最要緊的是拿上師的身口意，當作自己的身口意。上師之身我關心，跟關心我自己一樣，這個比較好做，當然也不是容易的，但這個事還是好做的。以上師的話，做為我自己的話，就是我所說的跟上師說的，是沒有矛盾的。

 這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後，就沒有什麼書了，有的人來問一些問題，我也不能再給他答覆，後來書再歸還一些。當時就是憑自己所理解的，有的是可以記得，記得師父怎麼說的，書本怎麼說的，那就很放心。有的時候（一些問題）並不能夠一下子就想到某一部書裏怎麼講，自個兒就憑自己所理解的回答。後來有人一看見諾那祖師的遺物，得到他的開示。

 諾那祖師在香港傳了法，離別的時候給大家說了一段開示。那一段開示很能夠傳達紅白教這樣的一個精神，在密宗裏頭紅白教有好些特點，他尊重阿彌陀佛，要求要往生，強調要明心見性，所以和淨土宗、禪宗非常一致。

 他們說：「諾那祖師講的這些開示，看了之後，跟我聽黃念祖這所說的，怎麼都是一樣的？」後來我說：「這不一樣就壞了。」不一樣我就違背師父了，所以就是以師父的語言為語言。我所說的，不是我想怎麼說就怎麼說，都是跟上師一致的。要是記性好，或者小心一點，這個還是容易的。最難是以上師的意為自個兒的意，上師的意是什麼，很難懂，這就跟那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是一樣的意思，到底上師是什麼意啊？

 這一點，所以密法能夠成就得快，師徒之間關係也深，師父加持弟子。師父加持弟子，弟子就成佛，這又是一個以這種為大家所能懂的語言所說的話。密宗靠什麼？靠師父加持。師父一加持，你就成佛，你就開悟了。顯教的開悟要參禪，要什麼，密宗就是師父加持。

 這句話你好好的再體會，不然你就覺得好像師父特別容易喜歡你，特別對你好，好像用一個什麼方法一來，你就成就了。它這很自然的事，就是你能以上師的意為你自個兒的意，這就是上師的加持，那你也就能很快成就。但你首先要能明白上師是什麼意，這就比那領會語言還要深入，所以密法著重師承，這裏頭就是有很深入的意思。

 密宗還一個特點，跟顯教不一樣的地方，他就是要依靠師父。密宗的方便，大家都知道密宗有他的特點，特點是什麼？你就是要絕對相信師父。淨土宗的特點，你絕對相信法門。總之你不能起一個絕對的信心，修什麼都難達到最後的目的，在某一個過程之中碰見障礙就停頓了。那麼這種殊勝的法，如來殊勝之意，這麼難理解，眾生怎麼辦呢？你只有相信，按著佛告訴你的這個辦法，老老實實去做。

 那麼真實義這麼難懂，這怎麼去做呢？淨土宗就告訴你，這個法子太好了，是千經萬論，一千部經、一萬部論共指，都給你證明淨土法門是如何如何好，而且有多少人往生，現在也有人往生。密法也是，這麼深的法，你怎麼辦呢？那你就絕對相信上師，上師就是佛，上師絕對能夠指引我的道路，就完全依靠，完全相信，產生這樣一個信心，那麼這也有一條路走。

 很多人是完全靠自己這個頭腦，就說「我批判接受」。你說好的，我就挑一下；不好的，我就不要，你把自己的思想擺在釋迦牟尼佛之上，很多人是這樣信佛的。把自己擺在佛之上，說得對的，我點頭；不行的，你們這個我不理。密宗相信師父，那是絕對的。真正密宗合格的師父，確實有的是很殊勝的。

### 眾生怎麼能夠學圓覺

 我從前看《圓覺經》，裏頭問說這眾生怎麼能夠學圓覺，能夠成佛呢？佛就說了一個條件：你能夠找到一個正知正見的老師，你不要看他還有什麼缺點，只要他的知見是正的，你就應該很好的去依靠他，你可以不惜一切去供養他，去服侍他，為他你甚至死都可以。他說：你不要因為一個口袋很髒，就不要裏頭的寶貝。

 從前我就覺得：這個事情太容易了，只要找一個有正知正見的人，就能按照《圓覺經》的修持去做了，而且能成佛。後來才知道，這個很不容易，極不容易，就你說的，你如何知道他是正知正見？你要有這個分辨能力，你本人就是好材料了，上根利智。問題就在這兒，你如何能分辨？

 現在就是密法裏頭，大陸上各處，美國也一樣，都有冒充的。他也牌號很響，也有很多的弟子，有很多很多是如何如何，但是裏頭的問題很大。總之確實是有，都有，在香港有，而在台灣照樣有，還挺嚴重，就是這個事。所以大家你要保險，那就念阿彌陀佛，千經萬論你好好去看，你要是有過人的眼睛，自己能夠識別，那學密有它殊勝之處。它的殊勝之處，最大之點就是即身成佛。禪宗也講，迷就是眾生，悟就是佛。即心是佛，悟的是心，當然禪宗也有證大虹光身的，一樣有，但他不是以此號召的，不是這麼多。密宗是說你的修持，就是父母所生的這樣一個肉身，不但連你的心覺悟了，這個身體同時也成就了，不要等死後。

### 我在佛心中念佛，佛在我心中念我

 成就的師父都遍一切處，沒有什麼叫來去，根本一切處他都存在，這是究竟的話。他如果真是一個成就的師父的話，他就遍一切處，沒有一處不是他的。你在磕頭，你就在師父的面前磕頭，你就在師父的心裏面磕頭，在師父的光明中磕頭。要有這個信心，大家的修持可大大的進了一步，你就恭敬了，你也就高興了，你也就不覺得我離開師父太早了，師父就老在我們心裏面，我們也老在師父心裏面，要這麼體會。

 所以淨土宗有兩句話挺好：我在佛心中念佛，佛在我心中念我，這就是高的念佛境界。這如水跟牛奶，這一碗的水遍滿一切處，牛奶一樣，我們也遍滿一切處，就是我們不知道。我們在佛的心裏頭念佛，牛奶在水裏頭念佛；佛呢，佛就在我心裏頭，我遍一切處，佛在幹什麼？佛在我心中念我。為什麼我念佛？因為佛就在念我哪，佛就在加持我，我才想起念佛來。這樣一來，就感應道交，彼此沒有一點間隔。有這個信心念佛，心裏就很踏實，你念一遍的功德就跟以前大大的不一樣了，我們就是在這知見上提高。

 中國顯教的話，圓人修行一天，等於普通人修行一劫。一劫這個單位有多大啊？過去以為是遭劫在數，以為這個遭劫是劫難，它是一個時間的數目。一個劫呢，要是一個大石頭，天人穿著輕紗，多少年下來一次，用這個輕紗在石頭上這麼輕輕一拂，什麼時候把這石頭磨得一點兒也沒有了，這個時間叫一劫。不是電子計算機什麼，能把這個數字打得出來的，這太大了，算不出來了。你這個圓人修行跟普通人就日劫相倍。

 密法師徒的關係很深，正規的話，要彼此相看三年，那就放心了。你要投靠一個師父，這影響太深，師父入地獄，徒弟跟著。這不像別的，這有個密法連坐。徒弟要是入地獄，嚴重的，師父要救，有的師父救不了，把師父也拖進地獄。所以這個裏頭，就是在弘揚發展之中，我們還要有一定的謹慎。倒不是我怕入地獄，而是我們不願意害人哪。如果他不來學密，後來叛教，背叛上師，還不至於入地獄。這個學密人的地獄叫金剛地獄，這最厲害的地獄。所以天下事情，沒有一個事情只有好處沒有壞處。刀子快，切水果快，切手指頭也快，這一樣的事情。所以密法好就可以好到即身成佛，比什麼都殊勝，入地獄也比誰都嚴重，這就是合理嘛。

 ST居士問：金剛地獄有什麼特別的？

 金剛地獄是誰也不能救。

 TC居士問：那師父也不能救？

 只有師父救，等師父真正成佛才能救你。

### 5. 以科學例子證明佛學

 現在這個大科學家已經紛紛的在研究佛學，像一個大科學家，是權威中的權威了，現在搞生命科學。他自己講這個話：「我的生命不是我從娘胎出來之後才開始的」，老早就有了，跟我們這一致了吧。一般就說是父母生了我之後才有我，才有我的命。這個大科學家他已經認識到這個，還好生命科學他發表了這個談話。「我的生命不是從我娘胎出來之後才有的；我的死亡也不是我生命的結束。」一般說人死如燈滅，他說不是死亡就沒有。「我的未來將根據我過去和現在所形成的藍圖去存在發展。」那不就跟我們佛教講的一致了，現在所做的種種，將來根據這個情形又轉了，沒有完哪。這都是現在這些新的科學、新的東西，在這一方面要很有力，對於佛教很多很多的學說，我們容易找出很多更好的例子來。

 在我的《大經解》後記之後，我寫了篇再記，就專談這個問題。談的不多，本來我寫這個的時候，想盡量多引證一些科學方面的東西、事例來做說明，後來覺得這個篇幅太大了，而且難度增加，本來是想讓人家好懂，後來一想你還要再去懂科學，就更難了，就沒有做，所以再版的時候，在這個再記裡頭把這一方面強調了一下。這將來看來是個新的形勢。

 現在世界的科學家都在研究佛教，他有兩個想法，一個想法就是我怎麼給自己一個啟發，在科研方向讓我能夠路子走得更好。再一個就是我現在發現了很多很多現象，這些現象都是不可思議的。最近發現的這個不是牛頓那麼簡單了，太空出去多遠多遠，這個電子都可以打破了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出現了很多跟我們的常識絕不相同的事。有的東西忽然間可以沒有，沒有的東西可以忽然會有了，覺得不可思議。就是我們《心經》上的話，現在科學家都接過去說，「色即是空。空即是色。」

 所以是這個情況，他願意從佛教裏多研究一下，怎麼把科學的，以及一些它呈現的現象，能給他啟發一個思路，去解釋這些事情。現在這種還是局限於真正第一流的科學家，能認識到這一點的，還沒有到更廣泛，但這已是個趨勢，是很有利的。所以在歐美他們是從這一方面來入手，而這一條路是比較好的，他起碼是正派的。科學家他一個思想，他求真嘛，科學家都是這樣，真正證明我這個學說是錯的，我就得承認是錯的，他求真嘛。

### 6.《華嚴》的雲海供

 這個觀想，有一件事很有意思，就是我們一位金剛同學的事。在抗戰期間，有一個同學，就是北大校長蔡元培的兒媳婦，她親自跟我說的。

 就是那時候有一天她要上座，要修法了，一點供品也沒有，她就覺得很不恭敬，心裏很難過。但是在抗戰期間，經濟不很好，很不好辦。她說：「我就觀想什麼什麼花，我把這個花拿來供佛。」所以她最喜歡的花，她都把它們想到了，供了佛，然後才開始修法。

 蔡元培也很有意思，他一個外孫女，一個孫子，從小就能看見，能看見極樂世界、看見佛國，看見大家修法每個人現什麼像。各人根器不一樣，蔡元培的孫子是死了，這個人很可惜，雖然根器好，不見得都能成功，所以要很好的善護己念。

 蔡元培的外孫女，管她叫舅母。後來她修完法後，這外孫女說：「舅媽，你從哪兒弄了這麼多好花呀？」你看見沒有，她心裏想，佛前就現出來了，這個人就看到了，你說是有是沒有？所以心跟物不是兩個。你就是把很多東西擺在那兒，你沒有生恭敬心，這個意義也就不大了。

 所以我們觀，要曉得觀一朵花，這個就遍滿十方佛國，我這一朵花遍供十方一切佛，十方佛的每一個佛前都有我無量的花在那兒，每一朵花又供著十方無量的佛。這就是《華嚴》的雲海供。

 頂禮也是這樣，我這一個頭，我拜了十方無量無量的佛，都在這兒，我都在頂禮。每一個佛前，有無量無量的我在那兒圍著他頂禮。這是《華嚴》的，也是密宗的，我們獻一朵花，點一支香，磕一個頭，都應該是這樣的一個境界。所以他為什麼修得快，是因為這樣，你禮一個佛，就禮了無窮無盡的佛，而且每一個佛前，不是一個你頂禮，幾千萬萬倍的你都在那兒頂禮。

 而且你心中這麼想，事情就是這樣，功德就是這樣。所以她那時心中這麼想，她就看見這個花了，不是自己就是這樣了嗎。都是隨心所現，所以要善護己念，「阿的」（註1）就是心地法門，實質的東西是第二義，最根本的義還是你的心。

 TC居士問：那我們如果想鬼就有鬼了？

 所以就是內魔不生，外魔不起，你要老想鬼，鬼就來找你了，哈哈哈………。鬼也平等嘛，鬼也本來是佛嘛。現在他是虛妄的，現出了鬼的像。還有，多少人修行不得力，他死了之後就變成鬼了。就好像你下了台，到後台衣服一脫，你就不是台上的演員了，你就穿我這個衣裳了，那個漂亮的衣服都脫下來了。人一死之後，就不是人身了，一般就變成鬼了。鬼很苦，剛才我們說為什麼要施水（註：指蓮華精舍的《供水法》），就是因為沒有鬼不餓的。所以稱為三惡道，我們人是三善道，所以鬼盼望著變成人，就好像現在我們盼得諾貝爾獎金這樣，好不容易。

 TC居士問：所以鬼是不是就會侵害人，希望能夠……

 他是因為有冤仇。再有，有惡鬼，就好像咱們社會上有這些流氓要害人的，鬼道也有這個。我剛才不是說過嗎，念佛的人鬼都跟你頂禮。你有光明，鬼都怕你，躲得好遠好遠。所以我們念佛的人，你不要怕，不但護法在護持你，還有很多鬼也會護持你，鬼神都護持你。

註1：「阿的」是密宗的無上密最後修的部份，就是心地法門，也就是大圓滿這一 類的法。

### 善知識的重要

 一清淨了就昏沉要打盹，這就叫昏沉。再有一種，就是一修法妄想特別多，比平常還多。不過大圓滿裏也講了，確實是如此，這也是一種進步之後的現象，你覺得妄想反而比以前沒修的時候更多了。事實並不是這樣，這就好像門縫有一線太陽光進來，你看見屋子裏頭有好多小白點，其實這並不是光把它帶進來的，是你房子裏早有這些東西，因為沒有光照，所以你不覺得。這有一線光明來了，你反而覺得了。

 這是進步，這裏頭都有進步，在進步之中又帶來了一個新的問題。每進一步，都還有一個岔路，所以善知識重要就在這個地方。不是告訴你一句話，你這一輩子就都知道怎麼走了，這路很曲折。這沒有法子，不是一直往東就到那兒，不行，有的地方要轉彎，有的地方要爬高，有的要走地下室，每進一步就有一個歧路。

 還有，八萬四千魔軍在行人的六根門頭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…，就等候你得定、開悟的機會，他那個時候擾亂你，所以我們要善護己念、發菩提心、求佛加被、親近善知識。所以說來說去最後說，求生淨土穩當，完全靠自己的這樣子修持，在現在這個世界中想要即身成佛，或即生解決這個問題，這可能性是存在的，但確實是非常稀有的。有的人認為這不可能，那就錯了；相反的，你認為十分容易，又不正確了。

 現在真是這樣，你只要真正能破一分無明，問題就解決了，但是要真破才行，有的是伏，能夠把煩惱伏一伏，就很不容易了。如果真正把無明破了，那在別教就是地上菩薩，圓教就初住以上的菩薩，但是有四十一品無明，加在一起，要陸續破四十一品，破到最後一品無明，才是破了。

### 淨土宗的基本精神及一些修持方法

 有一個老修行，也是我老師的弟子，有一天他來信跟我說：「看來我的往生只有碰運氣了，臨終我也不知道是個什麼樣子，要是不亂，我就往生了；亂了我就往生不了了，這碰運氣嘛。」這都是對於持名念佛這個法門的精華沒有了解。

 這是個他力法門，蕅益大師說：「往生與否全憑信願之有無」，不管你一心亂還是不亂，所以蕅益大師，印光大師就給他肯定了，這個是我們可以放膽信的事。印光大師是近代大師，他給肯定說：蕅益大師的註解，釋迦牟尼佛自己來註解，也不能超過。蕅益大師的肯定，再印光大師這麼證明，這咱們就放心了嘛。蕅益大師告訴我們的，往生與否全憑你的信願有沒有，你不要擔心我念得好不好，亂還是不亂，能不能（一心）也不要管，這是第二個問題。頭一個問題，能不能往生就看你信願是不是具足，你信跟願不具足，那你就不好說了。你修了半天淨土，你並不很信；你也不要往生，你也不十分願意去，那阿彌陀佛拿你沒辦法嘛，阿彌陀佛從來不強迫人，是不是。

 信願是最重要的了，有了信願之後，也就沒有不念一點了，所以信願行就具足了。信願具足了，信願行就具足了。這個行呢，可能賽跑你得冠軍，也可能是最末了一個，那不是問題，信願行你都有了，主要是看信願，不看你賽跑的成績記錄。

 LH居士問：可是對一個剛初學的人，覺得要念到一心不亂，好像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。

 就是，不但對於初機說要念到「一心不亂」是很難的事情，對於老修行、對於出家人，修了一輩子，就整個地球上，有幾個念到一心不亂的？這個恐怕就很難挑得出來，說老實話。念到事一心，什麼水平啊？你就完全是阿羅漢，見惑、思惑全破盡了。見惑、思惑是迷惑。有三種惑：見思惑、塵沙惑、無明惑。念到理一心，無明要破了，那就是菩薩。如果你必須到阿羅漢、菩薩才能往生，這往生法門還是個容易法門嗎？那就跟別的法門一樣啊，就沒有什麼要讚歎說它是徑路中的徑路，是吧，這都不成立了。這是易行道，別的是難行道，就是這個地方上很容易錯會，所以蕅益大師給指正了，你這個往生與否，就看你信願是有還是沒有，你有信有願一定往生。所以我們要提倡淨土法門，一定要把這個精神發揮出去，之後大家這麼去修，就信心十足，精神百倍，你的行自然就好。

 品位高低才是決定於念佛的深淺。你去了是上品上生，還是下品下生，這就懸殊了。下品下生你要多少劫才花開見佛，那上品上生是什麼水平啊？在你沒有死之前，你已經到一切佛世界聞佛說法，得無量的三昧、無量的陀羅尼，可以分身到無量世界去說法度眾生。你看上品上生那就是一心不亂了，他這要破無明了。

 極樂世界有四土，一般往生是凡聖同居土。凡聖同居土明明告訴你往生之後，你還是凡夫，沒要求那麼高。你要是見思惑破盡了，你就是阿羅漢了，就是小乘的聖人了。換句話說，那就只有聖人才能去，凡夫絕望了。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。

 我是真正從夏老師在這一些地方，聽到這一些個淨土宗的…。他是實際從幾年的閉關裡得到的。他是張宗昌要殺他，他逃亡，經過痛苦流離，生病，自己學禪宗、學密宗，一切方法都使不上，就一心皈於淨土，閉關三年，不見客，不說法，禁語，專門修持。他在閉關中證實到了這些，所以他說的話，他所作的書，會集的經，都不是世間的智慧所能達到的。

 這一些東西我就是很幸運的能夠聽到一些，我也就有責任像電台（一樣）做個轉播，今天是稍微轉播一點，將來希望大家都能體會這個精神，都把這個精神發揮出來，那淨土宗就是大放光明了。不然你信是信了，修到了一定的時候，到老了，說我也沒有見佛，也沒有見光，也沒有什麼，也沒有那個，我到底如何啊？這一個疑問來了之後，就是信心不足了，就對於自己懷疑了。要真實理解的話，這就沒有疑問，跟他那個也就不矛盾了。還有一個，愈求一心就愈不得一心，你有求了嘛，《心經》是「以無所得故」，你有求就是希望有所得，你有求有所得，就完全跟般若背離了。所以你這看起來好像是跟經上不合，它是合的。

 除妄想，「欲除妄想，去一添兩。」你除妄想的心就是妄想。那怎麼辦呢？說是「念佛功純，妄想自然不起。」念佛念久了，綿綿密密就「阿彌陀佛」，功夫純了，妄想自然就不起了，不是強之使無也。我一定要壓制它不起妄想，那個做法恐怕就是「去一添兩」了。

 這就是咱們淨土宗，它的基本精神以及它的一些修持方法，我們照著蕅益大師所指示的，那就沒有錯。因為印光法師給證明了，一切《阿彌陀經》的註解，以蕅益大師的註解最好，他以前提有三個，後來單提蕅益，而且讚歎說就是釋迦牟尼佛親自再來寫註解，也不能超過。

### 念佛就是以語密相應來成功

 以咱們凡夫這樣的心，要入諸法實相，合於諸法實相，以念佛為最容易。原來（的話）是這樣子，後來我補了一句，還包括念咒，因為它是一樣的。過去因為大家不大念咒，所以說以念佛為最容易，真實是如此。

 要三密都相應，就是三密齊修，很不容易。你可以修兩密，甚至於專修一密也可以相應。專修一密時候的相應，跟修三密相應時候的相應是一樣的。你在相應的時候，其他也相應了，同樣可以得到成就，這個就是最殊勝的方便。這就是咱們淨土宗從密宗的道理，給我們又得了一個增加信心的地方。你念佛就是一密相應成就，這句佛號就是語密。我不能老結印，你說因為結印只有在佛堂裏才能結印，咱們現在大家都要自己開車，你開車時還要結印，方向盤…這就要出車禍了，呵呵……。

 這般若還不是人人能體會的，還很少人能體會，所以眾生的心處處能緣，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。這離言說的，有的人讀了一點經，知道一點道理，就以為自己懂般若了，這是一個很大的誤會，這是唯證乃知，唯悟乃知，這不是那麼容易的，這般若甚深甚深。

 那麼我們這一密就能夠相應，能成功，所以就老實念佛，就是以念佛這個語密來成功。老實持咒，而且這老實持咒，貢嘎上師曾經說過：「好，你有了大圓滿見，你念咒就是修大圓滿。」所以我始終就這麼修，我念咒，我也不另外再去修脫噶修什麼，就是大圓滿，我省好多事啊，這個更是精煉，一密相應就成功。

 什麼叫相應呢？相應是唯證乃知，不證你說了之後，總是說不對了，大家也不好體會。佛早就說過了，咱們眾生以譬喻得解。說一些譬喻，由這些譬喻可以懂一些甚深的道理。調電視，你調不好的時候，聲音也不對，圖像也不出來，什麼也得不到。你調來調去，調來調去，一下子調好了，什麼都有了，這就你相應了。這個地方屬於你的電視機，和那個電視台相應。你調到華盛頓，你跟華盛頓台相應；你調到紐約，和紐約台相應，但你必須得調啊，這調就是修。收到了，清清楚楚，一切都圓滿了，相應，這是一個比方。

 所以密宗的修持，基本就是讓凡夫的三業，頓同佛的三密，而且可以從一密下手，一密入門，去得到和三密齊修一樣。所以在這種甚深的方便之下，咱們娑婆世界，當到了末法的眾生，才有出苦的道路。

### 佛教是無神論

 實際上，佛教是無神論，真正佛是極端的平等，他不是一個神。咱們現在是人人可以成佛，一密相應就成佛了，是不是。人人可以成佛，他無神嘛。這個無神不等於說什麼護法都沒有了，因為這一切雖然是有，但這個有也還是鏡花水月，在法身境界這一切相不可得，「凡所有相 皆是虛妄」。

### 但盡凡情，別無聖解

 眾生的佛性，一絲一毫都不缺少，就是多了點東西，問題在這兒，不欠少，只是多了一點東西。打個比方，佛是水，水就無礙，拿方桶裝它也合適，拿圓桶裝它也合適，它無礙。凍了冰呢，冰就有礙了。要是冰塊大，要拿個小東西來裝就放不進去了；要是方冰，圓的地方就不合適；要是圓冰，方的地方它也裝不滿，就沒有無礙的作用了。 我們跟佛的分別就是佛是水，我們是冰。水是氫二氧，冰也是氫二氧，我們跟佛比，我們不欠少一點點東西，就是多了一點的問題，就是你凍成冰了。只要一化，你不要堅持就是了，冰就是固執，你一定固執著你的樣子，固執了一個形態。為什麼稱固體，它固執！你圓融，就是水，圓融就無礙，你不固執了，不執著了。換句話說它溫度低，寒，咱們中國說的寒氣，就多了點寒氣，你去掉就可以了。

 我們就是要去掉一些凡情，所謂「但盡凡情，別無聖解」，修持就是去掉這些凡情，沒有另外什麼叫聖解。「但盡凡情無聖解，須知聖解亦凡情。」如果存在一個什麼想法，或經文抓著幾句話不放，說這是聖解，把這個事情抓住，就死抱著不放，你這所執持的聖解，正好就成了凡情了。所以要信自，我們只是多了點東西。

 所以淨土法門就夠了，三經這殊勝哪。《觀經》說的「是心是佛」，「是心作佛」，就是叫我們知這根本，一切經典也都因為這兩句，修德、性德都在裏頭了。「是心作佛」就是修德，本來是佛，但是你没有修德，本來的佛性就不顯現，必須要有修德，要修德，你「是心作佛」嘛。念佛、念經、持咒種種都是「是心作佛」。「是心作佛」的這個心就是佛，這叫「心作心是」。你心在這作佛，你心本來是佛，你焉得不是佛呀，還可能是別的嗎？所以「心作心是」。

 所以這裏頭就是除了「信他」之外，「信他」你就可以開始念了，你要「信自」之後心裏就更踏實了。這麼念的話，就是「心作心是」。我們這麼念這麼修，就是「是心作佛」，而我們這個凡心他本來就是佛。

### 唯有狐疑是棄材

 信、解、行、證，最難就是信，最壞就是疑根，所以「唯有狐疑是棄材」，狐狸就多疑。什麼人是棄材他學佛不易成功？就是老不放心，老不能相信的人。這個不行，所以信很重要。

### 非想非非想天

 CP居士問：道教是不是在天道的人？

 不過道教比其他的教都高，他可以生到無色界天，壽命可以到八萬劫，所以呂純陽（呂洞賓）見黃龍禪師，呂洞賓總想跟他們鬥法。唐朝真有呂洞賓，是真有其人。呂洞賓見黃龍禪師，黃龍禪師不怎麼看得起他。他覺得：「我仙人一來，你總應該對我另眼相待。」因為他有分別心，這黃龍禪師就不買他的賬，他說：「好，你就說我兩句嘛。」黃龍禪師就說：「縱饒八萬劫依舊落空亡。」「空亡」是道家的話，縱然活了八萬劫，你最後結果還是空亡。這呂洞賓就氣了，就仗劍，黃龍禪師就一腳把他的劍踩到腳底下，他的劍拿不走。後來還給他說了一點開示，他後來就禮拜，說：「自從一見黃龍後，始覺從前錯用心。」以前那些用心錯了。你說仙人有沒有，真有，他本領也很大，他們也真能翻山倒海、點石成金等等。點石成金，但是這個金過了一定的多少時間還要變成石頭。

 CP居士問：他們何時可以脫離輪迴？

 這就是他們不能解決問題的地方。他不懂，為什麼不懂呢？因為他把時間往後看了，看到多少劫之後，他還存在，所以就認為這是不死了。其實他看不到八萬劫以後，因為八萬劫時間太長了，他認為他能看到三萬劫，看到三萬劫這個人還在無色界天，那就是不死嘛，他不知道這三萬劫以後還有。

 他到了最高的非想非非想天。我們好多語言都是佛經語言，「想入非非」，這是佛教的話。「非想非非想天」，你已經「非想」就很不容易了，咱們老有想。你還有個「非非想」，這還是道教天，所以我們佛教是甚深甚深，它的道理不跟一切世間學問…。我是搞科學的，正因為我是學科學的，所以我知道科學很幼稚，現在是有所進步了。「非想非非想」，他是壽八萬劫，拿五百小劫入定，入他這個非想非非想定，所以心無所動，只能安住很長的劫。最後五百小劫出定，出定之後再輪迴。

 這最好的譬喻像什麼？這是個很生動的譬喻。像冬天江裏的魚，北方江裏凍了冰，魚就在江水裏頭凍住不能動了，魚弄不死，但水把它凍住，它跟冰結成一塊不能動了。這是個譬喻，在定之中，他心是不動了，就好像冬天江裏凍的魚一樣，它的身體不動了，確實是不動了，等到春天冰一化，又動了。就是他這個心在入定之中不動，等到七萬多劫一過，最後五百劫他出定了之後，等於這冰化了，他又動了，就又輪迴了。但是以道教的神通觀察未來，他觀察不到這個，就說：「我是大羅金仙，我沒有生死了，長生不老了。」有的人長生，不死了嘛，其實那個神通都有一個限量，只有佛的神通是無限的，一般神通都有個限量。

### 慧明老法師

 夏老居士的念佛方法從哪兒來的？從慧明老法師那兒來的。現在五臺山這些修行好的和尚，都承認慧明老法師是開悟的人。說一次他的行動吧，他安徽廟裏頭，花開得很好，省政府的人要到他那兒遊春，請客吃飯。他說：「你們請客要到我這兒吃飯是可以，但是我們廟裏葷酒肉都不能來。」這省政府的主席請客，沒有酒肉燕窩魚翅，他們就覺得會吃的不過癮。就不理他這一套，硬是要擔著酒肉進來，說我省政府還理你這一套。慧明老法師一看，這不行了，變成非來不可了。他把那個長衣服一脫，拿了一個鐵錫杖，把門一關，自個兒就堵住了小門，說：「你們誰進來，我跟你們拼命！」大夥兒一看，老和尚站在門口，拿著一個鐵錫杖，大家就說：「本來是請客吃飯，誰惹這麻煩，算了吧，挑別的廟裏去吧。」

 所以《無量壽經》這一次新印的，就印了夏老師和慧明老法師的合照，在夏老師閉關的佛堂，一人拿一本經做為證明。夏老師的這個念佛方法，怎麼敲木魚，敲引磬，是由慧明老法師那兒傳下來的。一個讀音要讀正，念「阿」，不念「哦」，一般都是念「哦」，還有很多和尚堅持要念「哦」。我現在老實說，不要求別人改，就說你念順了就照你老的念，因為改了之後，有時候會念得很不順，但是不要堅持「哦」比「阿」還對，那就差一點了。

### 大菩提心的含意

 密宗所以得成就，得果大，就是諾那祖師說的，因為菩提心大。這個「大」不是「大小」的那個「大」，是《大方廣華嚴經》這個「大」字的解釋，「其大無外」，大極了沒有外，同時這個字也代表「其小無內」。它不是一個從形式上對比的大，這個大那就桌子比它更大，房子比桌子又大，還是相對的，就都不大了。

 咱們說的「大菩提心」是其大無外，但同時它其小無內。這就沒有對待，換句話就是極、純，極純正，極其究竟的這種心。菩提就是覺悟，所以發的心就是一個覺悟的心。這個心裏頭包括了大智慧，這個大智慧，《心經》裏頭的「以無所得」故，這就是一開始的心。既然「無所得」才是般若，才能夠「遠離顛倒夢想，究竟涅槃」，那你就先要發一個「無所得」的心。

 「無所得」的心，就是一個無所求的心。你心要有一個我要在某年某年成佛，我要什麼什麼，這已經是一個要有所得，而且要有所求了。那這樣的心，我們初步看，你是很想很快成佛，是個菩提心，實際這已經是有求有得，就成了有為法。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，有為法也就是有漏法，有漏法你得不到無漏的果。無求也不等於說我根本不要成佛，我根本不要什麼。你根本不要成佛，那個「不要成佛」也是你的所求。所以剛剛這個話言語就不夠了。

 所以諾那祖師所強調的要發「大菩提心」，這個的「大」字呢，就代表它有一定的一些體會在裏頭。我只能說一切眾生，我們願意都徹底救度，一切眾生的罪都願意我受，我盡未來際使得眾生都得了覺悟。這個就是我們菩提心裏頭稱為行願菩提心。

 還一個勝義菩提心，有時在我們法本裏就有出現，那就是心佛本來平等，無所求、無所得，就第一義諦的心。你看密宗成佛快，就是除了有大的行願之外，還跟勝義菩提心結合。快！你只是想度眾生，想成佛，一切眾生都成佛，很快很快，越快越好，這是個慈悲心，也是個菩提心，但這個菩提心只能稱為行願菩提心。裏頭就有一個盼望，有一個自己的目的，就有一個所求，有個所為，最後有個所得。在勝義菩提心，這就欠缺了，這樣就不能稱為是大菩提心。

 大菩提心，我願意度一切眾生，而沒有眾生可度；我願意成佛，我本已成佛，我也無所成，我也無所改變，並無使我有所增。我現在跟阿達爾嘛佛比，我也沒有減，一切阿達爾嘛佛所有的功德我都具足。十方佛、十方佛的世界都是我心所流出，那我還欠缺什麼？而現在只是一些問題，放不下。放下就是，最快了，哈哈哈。

### 虛老與夏老的見面

 王上師把我們的願文，都寫「求生極樂」，他跟夏老師，跟這些人都是一味的。佛教有些人就互相吵架，這看不起那，那看不起這。我這幾個老師之中，這幾個第一流的人，彼此互相相見，沒有不互相尊重的。王上師見到夏老師，一見如故，後來擔保王上師解除勞改的就是夏老師。他一個密宗，一個淨土宗，就是見幾面，他肯幫這麼大忙，一見如故。

 虛老看見夏老師，他就說：「佛法在南不在北，這北方找一個正知正見的人都很難，我沒想到在北方能遇見夏老。」就指著跟夏老的大眾，說：「你們這些人今生能遇見夏老，如果修持還不成功，那是你們的問題，你們的罪業啊。」兩個人一見面，他就有如此的認識。

 還有貢嘎上師讓我跟夏老師說，只要夏老師肯皈依，那就請夏老師代替貢嘎上師傳法。我去傳達了，夏老師說：「我專信淨土宗了，我再學密宗，那其餘的人信淨土宗不了了，這個就不行。」我回去告訴貢嘎上師，他笑，他沒有不愉快，他笑得很開心，這也就同意。他是主動叫我的。這南梅北夏，後來北夏遠遠超過南梅，南梅是我舅父。 貢嘎上師對夏老師是送貨上門，「只要你皈依，我一切法都傳給你，你就可以替代我當法王。」一見面就這樣子。夏老師對於貢嘎上師也是極稱讚。夏老師各個方面的學問都是超凡，他的文學、詞章、考鑑，他到過日本，日本人稱他為神人，他有時候超乎常情，一張字畫拉出一半，就知道這是什麼時代的，很多都請他先看。

### 修持就是把生的變熟，熟的變生

 我們的修持是什麼呢，就是變。把生的地方變熟，熟的地方變生，就是轉換。要把生的、熟的這兩個倒過來，這就是修持。在幾個最容易熟的修持，那就不是那很複雜的東西，因為複雜的你熟不了啊。那必需是一個簡單的，一個字種或一句咒。剛才那個潘某某說念一個長的咒，現在我們不提倡念長咒。你看咱們蓮華精舍念的咒，沒有長咒。那是和尚廟裏念的，那《大悲咒》就很長，他們念《楞嚴咒》還更長，好幾篇，那就不容易熟。

 這不是說我能背就算了，就是隨時隨地，就夏老師說的，「假定核戰爭了，那蘑菇雲一起，看見蘑菇雲了，你『嗡嘛尼貝美吽…』，你心裏跟那個蘑菇雲同時出來，那底下就是核爆炸，你也往生了。」你看見那蘑菇雲，「唉呀我要死了，我跟我的親信、愛人再也不能見面了。」這個你很熟，這時候你很可能就有這個思想，那你就不行了。蘑菇雲一起來，知道底下就要核爆炸，你馬上「嗡嘛尼貝美吽…，嗡嘛尼貝美吽…。」那也可能你還不只是往生了，這時候你成佛了都可以啊。就是這個情形，在這個時候立地成佛都可以。

 有一個人他不開悟，皇帝限期，「你不開悟，我殺你頭。」他怎麼也不開悟，到時候皇帝就說：「你開悟沒有？沒開悟…」皇帝拿刀就砍，他立馬把刀從皇帝手裏搶過來，（他反問皇帝）：「你要砍誰呀？」這時開悟了！所以這個事情，其實皇帝也很聰明，就是逼他悟。你不悟，正當要殺頭的時候，一抓把劍奪過來，「你要砍誰呀？」就你要殺的這和尚哪有啊？是誰啊？不可得啊，哈哈哈……。所以就是說，我們這裏就是要把生的變熟，熟的變生。所以法門是越簡單越好，越簡單的越高，就在此。就是要用得上，不是在佛堂裏頭拿起來，或者做一下功夫，就是要任何的關頭都能夠無礙。

 我是從禪宗打開了缺口，從《金剛經》入的門，可是我老念咒，也就是諾那祖師的辦法。憨山大師的《夢遊集》裏頭就說，開悟的人還都是念咒，他只是不說。他為什麼不說？免得人有法執。所以將來我們破執著，不但要破妻財子女、功名富貴這些執著，法執同樣也是要破。很快想要成佛，有佛可成，有法可修，這都叫做法執。

 所以《金剛經》破的四相，是「迷識四相」，原來的六識、七識、八識，在識上迷的是這四相：人相、我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這還淺。《圓覺經》講的就深了，你有悟有證，都是人相、我相，它叫「迷智四相」，就你在智上還有迷惑，就產生了四相。那就真正破法執了。

 阿羅漢是破了人執，就出生死，是人無我，還不是法無我。大菩薩慢慢就是法也無我，雖修證之中，沒有修證之相；念而無念，無念而念。你要單是無念，就是落空這一邊；單是念，就落到有為有這一邊，就是念中而無念，無念而念，這就是空有雙融的第一義諦，在合乎第一義諦的這一切，不要說是修持，你這穿衣吃飯，甚至你打人罵人，都是功德，而且快，合乎第一義諦，也就是圓。圓了之後，你或修行或做什麼呢，你的一天等於別人的一劫，那不就快了嘛，就快了。

 這個刹那際可以成佛，今天某某某恐怕不能接受的，也就是這一點，他不承認這個即身成佛。他說：「你這個即身成的佛，一定是一個名為是佛，而實際還不圓滿，號稱為佛而已。」他的體會到這兒。今天我說我沒有同意他的說法，恐怕他還是一時轉不過來。這個密勒日巴問他的師父：「什麼叫刹那際成佛？」師父：「我回答不出來，我到印度跟我師父再學。」可是到了印度師父已經死了，後來他跟師父還是相見了，他是再來，就這樣子。

 所以刹那際就可以成佛嘛，一彈指之間。一個彈指之中，有多少個刹那在裏頭？那比這個還短的時間就可以成就，它離開了時間。所以我說過一句話，當然也不是我有什麼把握，但我就有這麼一種感覺，我說：「我將來，我既是三大阿僧祇劫成佛，又是刹那際成佛。」這話你不大好懂，不過我是自個兒這麼信。

### 介紹《大乘莊嚴寶王經》

 六字大明咒的功德，有一部書叫《大乘莊嚴寶王經》，香港出了，有三四卷，從前那木版書有上下兩本，有四卷大概。就是釋迦牟尼佛讚歎觀世音菩薩，讚歎六字大明咒的功德，那個讚歎極…，那很不可思議了。他說把咱們一個地方，至少可以說是一個太陽系吧，包括多少多少星球，還有外星球的人，不光是人，狗、貓、蒼蠅、螞蟻都算，這一切都成為菩薩，而且不是普通的菩薩，是七地菩薩。這麼多星球的這麼多七地菩薩，而且每個七地菩薩都有不可思議的功德，把所有這些功德加在一塊兒，跟你念一句六字大明咒的功德，你這算出的數字是劃等號的，相等的。倒過來說，你念一句六字大明咒，你就等於所有所有，不但是地球，連別的很多什麼星什麼星，還有只要有人類的地方，有動物的地方，所有這些都成了七地菩薩，把他們所有的功德都加在一塊兒，跟它一樣。

 《大乘莊嚴寶王經》是釋迦牟尼佛說的，這是一個特點，把六字大明咒的功德說了再說，說了再說。再有一點也是很特殊的事，釋迦牟尼佛這麼說了之後，大家就求佛：「釋迦牟尼佛請你給我們灌頂，你傳我們這個咒吧。」釋迦牟尼佛說：「我不能給你們灌頂哪，現在這個城裏頭有一個阿闍黎，只有他可以給你們灌頂。」所以我們說這些個經典多讀一點，有好多事情就能夠不受一些拘束。密宗尊重阿闍黎，它這又是一點，釋迦牟尼佛都不能做的事，這個阿闍黎可以做。還有，釋迦牟尼佛就交待：「你們去了之後，可千萬要恭敬。他不講究，又喝酒、又吃肉，還有眷屬，而且弄得很髒，大便小便把袈裟都弄髒了。」大家一看那不就討厭了嗎。經曰：「大小便利觸污袈裟」，大小便這些髒的東西，碰髒了袈裟。也就表示他對這些不注意，也不搞衛生，不搞生活，所以真修行人，這些他就都放鬆了。

 所以懶殘，那個太監給他讀聖旨，他鼻涕也不擦。太監說：「你怎麼，你也擦擦鼻涕嘛，我這給你念聖旨呢。」「我哪有功夫替俗人擦鼻涕啊。」他沒有一點事情，成天在山上坐著，皇帝是俗人嘛，他的聖旨我就擦鼻涕。所以這些修行人他都是兩樣的。

 那麼大家聽了之後，應當恭敬嘛，聽佛的話。很多大菩薩都去了，多少多少跟去了，到了一個什麼地方，有這麼一個阿闍黎在那兒。大家就禮拜，正在灌頂的時候，觀世音菩薩現身了。在釋迦牟尼佛的道場裏頭，觀世音菩薩始終沒到，只是看見觀世音菩薩放光，而這個時候觀世音菩薩現身了。觀世音菩薩親自現身給大家灌頂，六字大明咒的頂，灌觀音頂。

 這就是在《大乘莊嚴寶王經》。這個功德，不但你成就，你肚子的蛔蟲都成就，你多少代祖宗都成就。你眼睛看到哪兒，這些眾生都得解脫。你在這兒念著咒，風吹過來，風吹到下面去，風吹在哪裏，哪裏的眾生都得解脫。你往高的地方，眼睛看到什麼地方的眾生，都得解脫。下雨的時候，雨點打到你身上，眾生得到雨，這個雨點打到的人都得好處。所以你這修的福就大了，不要必須擺在這兒，才是修福。你這一念，這風吹雨打，這對眾生都得好處啊，很自然的。所以這個是很殊勝。…………。

 PH居士：師父說的《大乘莊嚴寶王經》，我家裏有一本，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看。後面印了寫說諾那上師講，念了那個咒腸子裏的蛔蟲也會升上去。

 念六字大明咒蛔蟲都解脫了，七代的祖宗都生天，種種種種的。你上到高點，像林肯的塔上有多高，念這個咒，你能看到哪裏就度到哪裏。你站在這兒，風來吹過你身上，風再繼續往前吹，吹到誰身上誰得度。所以一個修持的人，不是自個兒得利益，他是饒益無窮的衆生。下雨也是這樣，同是這一場雨，你身上有雨點，念這咒，這一場雨的雨點落到別人身上，別人都得法益。你寫上這個咒，別人看見這個咒字，都得法益。

 這個法沒有講別的，就講這一件事，觀世音菩薩的功德。釋迦牟尼佛告訴大眾，這個時候觀世音菩薩變了一個蜜蜂，到厠所裏頭，跟厠所裏的蛆說法。你看，觀世音菩薩度衆生就是這樣。現在觀世音菩薩又到什麽世界去了，又怎麽怎麽樣了，一方面說咒的功德，一方面說觀世音菩薩的功德。

### 禪淨密三宗一味論

 密宗確實是這樣，它是很殊勝。但是因爲殊勝，所以魔就破壞，這是必然之理，而且這魔很可以冒充。剛才我說你要是天臺宗，你要作止觀、打坐，你腿一盤，你盤三個鐘頭，五個鐘頭，十個鐘頭，這就有了一定的功力。一般人就坐不住，兩個鐘頭腿就酸得不得了了，所以你冒充不了。你要是講經說法，研究教下，不管法相什麼，自個兒這一宗的你總能談出一些東西出來。要看過很多書，你要打坐什麼什麼，都要知道很多東西。

 唯有禪宗是很可以冒充，他可以隨便答，完全可以答沒有意思的文句。譬如古人問：「什麽什麼是…？」或者有人答：「橋流水不流」，傅大士的這些，橋在那兒流，水不流，那麼要編這個話還不容易啊？真正無意會下，你問我：「什麽是魔？」「月亮從北邊出來。」那你這不吹口就來，這樣的話一萬句也容易嘛，你無意味嘛，這他可以冒充。他說他開悟了，你怎麽能知道他沒開悟？一般你沒法知。你要不開悟，怎麽能知道對方是悟還是不悟，只有開悟的人才能明白對方悟不悟。因爲世界上開悟的人太少了，所以能够肯定他是假的人就很少，他可以用這個方式冒充。這是一個。密宗也很可以冒充，他不守戒律，可以亂搞，可以喝酒，可以什麼什麼。現在就有人拿這麽一個手印，他就說一切一切都有了，他就冒充啊。所以這兩個最容易冒充。

 蓮華精舍是跟別的很不一樣的，不但跟冒充的不一樣，就是有些正規的，我們也有許多很突出之處。紅教是舊派，舊派蓮華生大士就是彌陀的化身。所以蓮華生大士特別强調大家要成就的快，要成就的穩妥，要生西方極樂世界。諾那祖師也這樣開示，這都是一致的，紅教這一派，無論如何不要忘記阿彌陀佛，很尊重淨土宗，而且大家都應當很依止。所以蓮華精舍的願文就要同生極樂世界，這個在正派的密教團體裏頭，這麽發願的很少。

 而且我們這裏頭很重視讀誦中國原有的大乘經典，王上師就指出十幾部必讀的，十幾部參考的經典，不是說都是從西藏找。中國古代的這些東西，有人問諾那祖師：「什麽是密宗境界？」「那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，密宗境界不可說不可說。」如果你一定要找些文字，那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。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是鳩摩羅什翻譯的，咱們現在有的嘛，這不是大家很省事嗎。你研究密宗，是什麽境界？那麼你就連活佛都不用問了，你把《金剛經》看一看，這多省事。《金剛經》確實甚深甚深，金剛般若，一切都具足了。這有些特點。

 再有，也是有人問諾那祖師：「怎麽能够成就快？」「那就是《彌陀大法》，再有明心見性。」所以我們跟禪宗也是非常近。不是就我們密宗是唯一的，別的都否定，說顯教都低。很多密教的團體，正派的也是這個說法，這個說法很不正確。很多學密的人對於中國原有的東西沒有研究，所以就說了很多錯話。王師父就說：「達摩祖師的法，禪宗，就是直趨大手印的法。」不需經過前頭這些次第，上根利智直接就進入大手印了。就好像天才的小孩，一來就進研究院了。利根的，他就說這樣的法，那就一致了，禪宗就成爲我們一個類型了。再有，就是貢嘎上師說：「達摩的口訣全是大圓滿大手印的口訣。」所以這就是跟禪宗、跟淨土宗（一味的）。其實真正如果說修持要成就，就是這三宗。其他的，像唯識你怎麽修？它有一個唯識觀，那個你觀不成。真正有理論、有方法的就是禪宗、淨土宗、密宗，而這三宗實際上是很可以圓融的。

 他們想讓我多住些日子，我說我得早點回去，我還有好多雖說發過願，但還沒有完成的，我想寫《禪淨密三宗一味論》，是三宗，但它是一味的。既然稱爲三宗，它有每宗的特殊性，但它是一味的，有共同性。本體只是一個。就得找機會來實現，來還這些願，就是這樣子。

 密宗有很多很多方便。這《大乘莊嚴寶王經》是釋迦牟尼佛說的，宋朝翻譯的，是專門讚歎觀世音菩薩的功德，專門讚歎六字大明咒的功德。那裏頭說起來大家也很難信，說六字大明咒就是觀世音菩薩的心老在這個咒上，我們老念這個咒，我們的心也老在這個咒上，那我們這個心和觀世音菩薩的心就感通。就好像觀世音是個電臺，你是一個收音機，你這調對了就諧振，那你就接收了。你接收之後，那個發射台所有的信號就在你這兒全出現了，也就說觀世音菩薩的功德都在你心中全出現了，打比方就跟那電臺發射台一樣。這樣就是你如何能通，從這兒就通了。

 說到它的功德，大家就很難信。最初就是說，一個四天下，四天下至少等於一個太陽系，可能比太陽系還要大，咱們就把它說小一點，保守一下。一個四天下所有的動物，包括很微小的動物都在內，所有動物一起都成七地菩薩。拿所有這些七地菩薩功德的總和加在一起，這不成了一個數嗎，這是等號的一邊，和行者念一遍六字大明咒的功德正正相等。它所以稱之爲密，就是在此。

 所以慧明法師，夏老師的師父，他說這就是觀世音菩薩的心哪，你念了這個咒，你就跟觀世音菩薩的心，心心相印，所以它直接呀，你的心跟觀世音菩薩的心相同。老相同，不就成了嗎，成功了嘛。但是現在大家還是做的功課不够，諾那祖師要求學密的人，一個種子字、一個咒，永遠什麽時候都不能忘記，至少要記住一個，而且要隨時隨地都有。說到我們念佛，如果你隨時隨地都有這句佛號，你決定往生啊，那還有什麽話說。你已經發菩提心，你隨時隨地這句佛號「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、……」老有，不中斷。人家來買汽車，你「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、……」，那你不往生等什麽，這是一樣的，佛法就是如此。

 說參禪殊勝，即生就開悟。有人參禪，說：「你們多慢，我們參禪才快，我們就在這個世界開悟了，你們要往生之後見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給你說法，你才開悟，你多慢哪。」其實這都是一回事。我們要是照著參禪開悟那個樣子，去念咒念佛的話，那不都是非得在往生之後才開悟。活著的時候就證無生法忍的有啊，但參禪要什麽時候才能開悟？什麽都忘了，就這一句。他有的時候就是上洗手間出來之後，忘記繫衣服，腦子什麽都沒有了，世間這些事情都沒有了，就是這個話頭：「什麽是我本來面目、什麽是我本來面目、什麽是我本來面目……。」咱們念佛的人要像參禪的這麽參，不是說一般參禪，就能開悟的那個人那麽參，那也保險哪，你就是現世已得一心不亂了。一心不亂，到了理一心，那還是很厲害了，你就破無明了，到了理一心破無明就證法身了，那比禪宗初開悟的還高。

 咱們念佛不是說都要一心不亂才能往生，這是絕對要說的。可是念佛你能够念到事一心、理一心，這又必須得說，不是只有念送死之法，只有死了之後才能起作用，你活的時候就可以到事一心、理一心。到了事一心，你就等於阿羅漢；到了理一心，你就是菩薩，肉身的菩薩，你這破無明證見法身了。

 晋朝有一個窮人，他生活很苦，後來知道念佛，就說：「我念佛吧，我這活著沒意思。」他就都放下了，念了七天，就見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給他說法，說完他證無生法忍。他破無明，就證無生法忍。後來他往生了，可是他活的時候，世界上的人並不知道，不瞭解。他中間來了七次，有的是作種種示現，也沒人瞭解。一直到清初，彭二林扶乩。不過他扶乩的因緣很特別，其中來的都是很特殊的。這個菩薩降壇，說他前生的很多事情。他這些開示叫做《西方確指》，《西方確指》就是這麽來的。裏頭有些話很好，「少說一句話，多念一聲佛；打得念頭死，許汝法身活。」就是晋朝這個窮人，他當時念佛七天，阿彌陀佛給他說法，就悟無生法忍。

 MM居士： 這個偈好像是一個菩薩傳他的，菩薩降壇。

 是菩薩降壇，他的前生就是這麽成的菩薩，我說的是這個菩薩的根，是他降壇，一點也不錯，不是冒充的。有很多降壇是冒充的，降壇這個事百分之八十是冒充的，什麼李純陽、什麼濟公活佛。濟公活佛根本就是欠通，這說老實話，現在都是很多很多附會，很多很多歪曲在裏面。道濟是一個高僧，確有其人，在杭州，但附會成神神怪怪的這麼一個…。都是假託的，實際都是些靈鬼，他騙香煙，騙些供，來作作詩。他當然也能前知，鬼他能前知，他知道一些事，說些未來什麼什麼這樣子。這都是冒充的。

### 一切治生事業，皆與實相不相違背

 我們當然要很好的完成自己本身的任務，這點是佛教徒所應當做到的。我從前常說我們不能擠工作時間來修行，工作我們還是應該很好的完成。佛法、世間法都是提倡一個忠、一個孝，因此佛教徒現在在世間你是個人，世間是人天道，在人上所要求的這些道德，我們佛教徒也都應當做表率。

 我們忠於我們的職務，這就是忠。不是忠於皇帝，忠於我們的職責。我們許許多多生活上都是別人貢獻我們的，那我們要怎麽貢獻於其他的這些人呢？就通過我們的工作，我們把工作完成好，這是應當做的。但不是在這裏求我要如何突出，我要如何賽過旁人，我必須得如何成名成家，我如何如何…。有的人甚至於忌妒障礙打擊對方，如果這樣，那就都錯了。我們就是很本分，很好的完成我們的任務，這就對了。但是這裏頭不去計較，或者是報酬、得失、人家對我的評論。這就是很好的修持。

 並且《法華經》上說，這一切治生事業，皆與實相不相違背，而且一切法皆是佛法。所以到了大乘的境界，它就廣大了，圓融了。做世間的工作，你研究電腦，這也是佛法，不是打成兩截了。另外，在工作之餘，所以什麽時候我這樣一個佛珠都帶著的，不離的，只要抓到空，就是有的時候開會，我就這樣在口袋裏，這就可以念了。

 在大陸的人有好多廢時，買東西要排隊。這排隊本來是很痛苦的事情，也無聊，擠來擠去，等著買東西，又怕買不到。你要修持，你就不覺得苦了。擠公共汽車又是苦事，先要排隊等車來，上了車，在車上這時間還能幹什麽，只是痛苦，那你要能用功，（就不覺得苦了）。你開汽車，在車上也不能再做別的，也不能再織毛衣了，那這時你都可以念佛。方向盤你自個兒拿著，沒關係嘛，你心裡念佛，只能說保證你的安全嘛，可以說你絕對不會翻車。這是真實的，一個是佛的加被，一個是你念佛的時候，你的心鎮定，你頭腦清楚。它這就是你念佛的時候，你的心專、淨，它不打小差，所以出問題是想別處去了，車禍它車子就轉彎沒轉好。

 所以這些事情我就說，有許多廢時可以利用，我就感覺這可以有很廣闊的天地。

### 往生相當於火中生蓮

 夏老師告訴我：「這個往生是相當於火中生蓮。」大家都說這是易行道，確實比任何都是易行，但如果體會成不須很刻苦的修持就能往生，這又是誤會。就跟任何修持來比，只有這個解決問題是最容易的，但也不是說你一點兒不去精進就能成功的，是這麽一回事。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夏老師講這是火中生蓮，你就必需要念到任何時候都能够相續不斷。我就說我是別的時候都在念佛都可以。

 我認識一個留學德國的力學博士，他開始不念佛，他念咒，念的咒還很長，後來說「佛號更好念了，佛號就六個字。」這他確實，因為翻譯，意思很容易明白，一會把德文翻成中文，把中文翻成德文。而他能做到這一步，（就是一邊翻譯一邊念佛）。

 我說：「我這個講課，又要寫黑板，又要看著底下學生講，還要觀察學生聽課的情況的反應，還要組織這個…，在這個時候叫我還能念佛，我真是念不了了。但是，我覺得我還可以不算斷，因爲我念完了佛之後，馬上就講課；講完課之後，馬上就念佛。我覺得我這可以算不斷，是不是只能這樣？」夏老師答覆我這個問題，大家都可以參考。他說：「如果你在講課的時候，你沒有一點得失心，算你繼續念佛。」所以也是有個條件，今天我把它轉達。我就是聽過很多這些事情，有很多是很寶貴的，我儘量轉達。這就對於我們做工作的人，可以放很大的心，不要有得失心，計較得失。我們也認為這就是佛法，我們這就是利他，我盡我的本分把它做好，不要考慮什麽，考慮什麽，一有空我就抓起這個就念，我的體會就是這樣子。

 說是易行，確實是易行，這跟其他任何八萬四千法門來比，又穩又容易。當然密宗是容易，但是它不穩。我們說老實話，密宗不穩，密宗很危險哪，一個就是你認錯了師父，一個就是在過程之中，你自個兒也很容易生出一些魔障來，要求你根器要很突出，所以它不是很穩，但是它確實是加持力很大。所以三根普被、又穩又容易的這個特點，不談即身成佛，就談往生淨土，脫離生死，那淨土宗就是最容易、最殊勝了。所以各個有各個的特點。

 所謂開悟快那就是禪宗。在古代唐宋時代，老太婆、小孩都開悟，福建那兒有千人的廟，天天有人開悟。那個老太婆，那時候那說法的法師就是所謂吃癟，讓他很尷尬，最有名的德山不就是被老太婆困住了嗎。德山說：「南方都是魔，他們說什麼即心是佛，我要去降魔。」他把他的《金剛經疏鈔》扛著，從四川到南方去降魔去了。路上碰到個老太婆在賣點心，他說：「我要買點點心吃。」那個老太婆就問他：「你挑的什麽呀？」他說：「我挑的是我作的《金剛經青龍疏》。」「哦，你研究《金剛經》的，那麽我問你一個問題，你回答得好，我不要你的錢，我供養你點心吃。你答不出，你走，你別處吃去。」他想你這個老太婆還問得住我？「你問吧。」她說：「《金剛經》說現在心不可得，過去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你買點心吃，你點哪個心哪？」他只好走了。哈哈哈……。後來，他的開悟是這樣的。他跑到龍潭，與龍潭晚上相見，談到都黑天了。回來太黑，龍潭點個燈。從前不是有那紙媒子嗎，大概好多人沒看見過紙媒子，抽水煙袋的人，不是用洋火，是用紙搓成一個東西，一吹就著，一放就滅，吹著了就抽煙。他就點一個紙媒子給他，龍潭點上紙媒子，照亮了，點著了，遞給他。他剛要接，龍潭一吹，吹滅了，開悟了。

### 未得謂得、未證謂證是大妄語

 「未得謂得，未證謂證。」這是大妄語，大妄語！所以修行人要沒有眼睛，又不虛心，有的人有時候因緣不好，碰見所謂的瞎眼長老，拿個冬瓜印子給你一印，就是說那個印子的人水平低，你本來不是，他說你開悟了，那麼你也就相信自個兒開悟了，也就以為…。這倒不是說他有這個…，是他自以為是。他看見一個光，這個是修行人最普通的事情了，修什麼都可以看見光。你修外道，修什麼東西，乃至於修邪道也會看見那種妖光、魔光。它也是真有光啊。

 現在上海交通大學研究人體場，每個人生下來就有個場，它往外發射，這可能是光，或者是無線電波，可能是這種種的，可能離子流，它確實有放射。人體場，這科學已經承認了，有修持的人這個場就特別強，沒有什麼奇怪，很普通的事情嘛。他就認為這個是自己的心光，就以為我已經見了本心了，這就差十萬八千里了，就是這樣。

### 23.《頗瓦法》答問

 ST居士問：我們怎麼用《頗瓦法》在別人臨終的時候去救他？

 《頗瓦法》是在臨終的時候起作用，但是應當在平常要有一個練習。

 ST居士問：如果死者本身沒有修行的話，可不可能？

 開頂啊？

 ST居士問：嗯，幫他開頂。像我們目前就是幫別人修《頗瓦法》，程度上的。

 總是有好處，就是你的好處有多大，這就看你的水平、願力，和跟他的因緣，和他的善根。這不是一個因素，好幾個因素啊，不光是修法的人，你被加持的人，你跟他因緣如何、他的修持如何、因果如何，好多問題。這個顯教說，我們替別人念經、念佛、念咒，子女替父母念，父母得三成，七成還是歸本人。所以說要自個兒不成功，要請一個不相干的人幫忙，那你得的不知是百分之幾，什麼的一點點。不是沒有用，還是有。

 所以就是要靠自己，要靠今生把問題解決。那麼你去加持，因為你是好心，他必定得一定好處，但是主要的功德還是歸你自己。

### 24. 當為心師，莫師於心

 所謂身成就，絕不是從身去修而能得到即身成佛的。你說我即身成佛得先修身？今天時間不夠沒有講，這發菩提心裏頭，頭一個就是「違菩提門」。就是你供養自個兒的身、自個兒的心，你老要修身，保持健康長壽，種種調護他。這是一個很大的我見，你就是為我嘛。

 供養自心，就是「師心自用」於自個兒的心，以他作主，對於佛所說的東西，我都是挑選。合乎我意思的就是對的，不合乎我意思的就是不對的，甚至於把自己擺在釋迦牟尼佛的上頭，把自己擺在上師的上頭，這叫「師心自用」。把自己的心當老師，自己就產生種種作用，這是一個很違菩提的門。所以要「當為心師，莫師於心」，我們要做我們自己心的老師；「莫師於心」，不是隨著我們這個妄心，他怎麼想，我們就怎麼做。

 現在就是一個大改變的過程，改變什麼？我們這個心都是眾生知見，把我們眾生知見換成佛的知見，就是心變了。佛的知見就是一切眾生本來就都是成佛了，我們自己也本來成佛了，這是佛知見。但是這個大家信不及，為什麼信不及呢？因為你有的知見是眾生的情見。好多矛盾就出在自己的情見上，妄生分別，妄所取捨，什麼是好的、什麼是不好的；我要什麼、不要什麼，種種分別。那麼從「佛來佛斬，魔來魔斬」，你還分別什麼呢？但是對眾生呢，那佛來我磕頭，魔來我斬。有的人實際是魔來我磕頭，佛來我不理，哈哈哈…，這種人多哪，實際這種人多哪，哈哈哈…。你「師心自用」，你的心只能認識魔，你只能恭敬魔，所以魔來你就磕頭。

 這個是大平等，殊勝的平等。佛法它語言常常表達不夠，你說的個平等，你就認為真的有個平等，那就沒有差別、沒有錯了。王師跟我說：「要在差別中解無差別義，無差別中要解差別義。」這話雖很少，但很精鍊，也是心要。一切差別之中要去看到它本無差別，本來平等，它的本體是不二的；在無差別中，不是一味的無差別。你要認為無差別才是對的，有差別就是錯的，那麼這又是分別了。所以都是平等的，但還是有凡有聖嘛、有天堂有地獄嘛，有種種的差別。雖有種種差別，但究竟是平等；雖然是究竟平等，但有種種差別。兩邊都不落，圓融，這個是心要，佛的知見。我們呢，要平等就無差別，差別就不平等，這個是我們的情見。

 修行沒有別的事，就是把這個見變化，看你能變化到什麼程度，你要符合小乘，建立一個小乘的知見，那你得阿羅漢；你能夠有小菩薩的知見，那修三大阿僧祇劫，你就成佛；你有大菩薩的知見，那就快了；你要真正是有佛的知見，那你就是圓人，圓人修一天等於普通人修一劫，那你還著什麼急啊，你什麼法都是大圓滿。貢嘎上師說：「你念咒就是大圓滿。」現在我就得這句話的利，我不去再求什麼，我也不再求去找上師，再有什麼活佛，你就是在我旁邊，我也不會去強求，去參見或者求法。

### 拜師要很慎重

 學密的很多人就是不讀經嘛，不讀咱們中國原來有的經，這是學密最大的損失了。我們現成有很多寶貝，有的只是想看密部現在新翻譯出來的。現在這些人翻譯的水平很差，表達得不好；再有呢，還有的人有成見。所以這些新翻譯出來的書，我們也要看看，但是更重要的，我們怎麼可以有正知正見。就是你多讀誦大乘啊，這都是釋迦牟尼佛說的，都是古德翻譯的，鳩摩羅什是七個佛的譯師，過去七個佛他都當翻譯的。那這樣的一些大德，他的這些東西就可信哪，這就是我們的一個標準。像錶，我們有個標準錶嘛，在天文台讓你去對。你錶快一點，我錶慢一點，那可不行，有標準哪，有個標準錶，你對去嘛，一對就知道你的情況。

 現在我們怎麼知道什麼是正知正見？那你就是對著聖言量，看佛是怎麼說的，經典是怎麼說的，這還是一個根本。有了這樣一個根本，你就看經，去求善知識，聽善知識說法，種種種種的。更要緊是自己的修證，我到底是對的還是錯的？我到底到哪一步？這都應該依止聖言量。所以學密過去要學十二年的顯教，就是這個是最後的依止。這樣你才能看師父，不然你挑師父怎麼挑！挑師父要挑三年哪，你不能說因為他五官長得好，是吧，你這有一個標準嘛，所以要求要有十二年經教的基礎。

 現在大家都是根器很好、運氣很好，碰上了，說老實話。這個運氣就是很不簡單，這是福報，多生多劫的福報，多生多劫的修行。底下呢，我們就趕緊補，因為以後你還要碰見人，諸位還年輕，今後還會碰見很多人。到底這個人碰見的是應該依止的，還是應該疏遠的？不能隨便拜師父，一拜了師父你就不能再批評他了，這很麻煩哪。如果他是很有問題，以後人家問你，你就不好說話。「某人某人到底怎麼樣啊？他所說的法對不對啊？」你這不好回答了，因為他是你的師父。你說他不好，你就批評師父，這個不好，但是你要不說的話，你對他又不能幫助，所以就是要極慎重。

 我們有了幾個師父了**，**又得了法了，就不該輕易（再）去找師父。不能是聞名，說這個很有名，這聞名不如見面嘛，是不是。也不是一見面就算了，你要見三年。見三年你要看，看，你要有標準，你要有正知正見，没有正知正見，你就是見三年，你還是看不準。所以說這個地方要慎重，以後拜師要很慎重。不但拜師要很慎重，師父收徒弟同樣要很慎重。

### 往生極樂就是即身成就

 **有一個人，他在廟裏好像是主管事務的，忙著廟裏頭的開支、化緣。化緣就沒有功夫修行了，沒有功夫修行那鬼就來抓他了，說：「你壽命到了，你年數到了。」唉呀，自己還沒有修，這糟糕了，說：「你能不能寬幾天限？」這鬼倒也很好，商量說他可以看看名單，「我還要抓很多很多人，我把你放到最末。這樣嘛，大概七天我就再來。」「好，因為我一點兒也沒修，就忙著大家的事情。」這都同意了，等鬼七天再回來，找他找不到，他成功了。他成功了鬼就抓不住他了，成功了鬼還能抓他，那咱們修行就沒用。鬼抓不著他了，他這也就很好。**

 **還一個，也是鬼要抓一個人。沒辦法，抓不到，因為他一切都不動心。這個鬼無計可施，就跟他徒弟說：「你的師父怎麼這麼高明，他還喜歡什麼，不喜歡什麼？他有什麼留戀沒有？他就這麼高啊。」「我的師父是什麼都沒有留戀的，但是有一個，他就喜歡他那個缽，那缽就擱在他旁邊，就這個是他還心愛的。」鬼就去弄了那個缽，出聲音。他是入定的，聽見缽在響，就打開眼晴看這個缽，鬼一下把他抓住了。「耶，我可把你抓住了！你逃不掉了。」「你怎麼把我抓住的？」「我抓你多少天抓不到，你入定。我問你徒弟，他說你喜歡這個缽，我就拿缽出來，你就出定了。」「啊你真聰明，唉，沒辦法了。但我求求你，你既然知道我這麼喜歡缽，我也就要死了，你讓我再摸一摸，玩一玩再死，我也死而無憾。」鬼說：「好。」這也滿足他的願嘛。「好，就把這個缽給你。」他拿了這個缽，啪！摔了。鬼找不著他了。**

 **所以說，你有一點留戀，都是障礙，都是障礙，問題就在這裏。咱們也就是要把這缽都摔了它，是不是，如果還有這麼一個缽的話。真正密宗修得好的話，都沒有這些事，那就是本尊來接你的，接你往生，那還是小成就呢。**

 **但是我問過貢師，我說：「密宗都說即身成就，往生淨土算不算即身成就？」他說：「你說哪個淨土？」可見這個淨土還有不同的。我說：「極樂世界啊，阿彌陀佛淨土。」「哦，那算。這就是我們密宗，也是即身成就。」所以不要把往生極樂世界看得好像是第二等，即身成就是第一等，它就是即身成就，這也是貢嘎上師親口說的。**

 **LK居士問：你剛才說的即身成就，跟往生極樂世界是同等的？**

 **也不都是，它不是同等，即身成就裏頭包括這個。但即身成了最圓滿的佛，這是最高了。你往生之後還不是馬上成佛，還有一個過程，但也算即身成就，這裏頭也有一個範圍，從即身成就一直到你成就最圓滿的佛。剛才我們說「瑜伽者於此認得，即是本來大覺王」，這也是即身成就，但這個還不見得馬上就是究竟圓滿。禪宗你悟就是佛，這一類也是即身成就。所以這麼看來嘛，淨土宗的最高成就、禪宗的最高成就，在密宗也都認為是即身成就。**

 **LK居士：淨土宗如果往生極樂世界，不一定就是成佛嗎？**

 **都成佛！早晚都成佛，一個也不剩。就是早晚，但時間是咱們的錯覺，那就把這個也平等了。但是現在我們還有時間的概念的話，那就有早一點，有晚一點。都成佛，極樂世界殊勝就在此，凡是去的都成佛。**

### 一個活佛轉世的實例

 **有一個見了面的活佛，他的轉世很特殊。他的前生是很殊勝的大德。他圓寂的時候就告訴弟子，也是廟裏的人，他說：「我死了以後，你們不要去找那個轉世的人，用不著你們去找。」他就拿一個大鵬鳥的模型給大家看，說：「你們看見這個沒有？我下世轉世的人，他會自己拿這個來找你們的，不用你們去找。」他後來圓寂了。那麼大家就等了，師父既然說我們不用去找，就等他來了。**

 **有一戶人家，一個媽媽生了個孩子。這個孩子現在他翻成中國的姓，姓楊。四五歲的時候媽媽帶他到廟裏去，這孩子看見一塊石頭，就說：「我要這石頭。」媽媽說：「這石頭有什麼用？」「我要。」媽媽也**犟**不過他，抱著石頭就帶回家了。這孩子很淘氣，就砸這石頭，砸來砸去砸出一個大鵬鳥來。就是他把那大鵬鳥發現了，證明他是那個轉世的。**

 **你說他那前一代的大鵬鳥怎麼跑到石頭裏去了？這都是不可思議嘛，而且這個轉世的，你說他去要這個的時候，就把它抓出來了嘛。這樣的轉世，那就是可信，的確是那個人轉世的。**

### 綠度母的感應故事

 有一個同修姓李，他父親是個書畫家。這個人很聰明，十幾歲字就出名了。在武漢三鎮，三個人的字寫得挺好，一個是姓王；第二個是他的父親；第三個就是他。他十幾歲時字就賣很大，賣很多錢。在抗戰期間，他是國防最高委員會的祕書。這人舊學很好，中國從前沒有大學，有書院。他是中國書院最後的一班學生，從他以後就沒有書院，就變成大學了。他舊學很有造詣。

 這件事情發生在抗戰的時候，日本快要打到湖北了。他是湖北人哪，那他就要逃難，他要逃就得逃往重慶去。他不但自己的一家人帶著走，他還把一切鰥寡孤獨的、沒有人照顧的、沒有人管的人，都帶去逃難。這一點就很難得了，那時候逃難很不容易，都是只顧自己，他把很多人都帶齊了一塊逃。

 他乘的船到了宜昌之後，那時候他還沒有得病，還上了岸，上岸到廟裏頭看了，那廟裏供了關帝。在宜昌那地方就稍微停留了一下，那時候就得了重病。這病得好厲害**，**起不來了。他說就在這個昏迷之中，看見進來一個人，這個人穿著好像唱京戲那個家院的服裝，不是家有個家院嗎，他身上穿黑袍子，戴著那個像帽子樣的。就是一般這種小職員的服裝，古代戲臺面的服裝，穿著這麼樣的服裝。

 他就說：「我是關帝叫我給你送文書來的。」是送信的，「叫你去給他當文案。」就等於當祕書。他說了之後，就把信擱在桌上，這個人就不見了。他一想這回是完了，這個關帝廟很靈，關帝要請他去給他當文案，那不就準是死了嘛。他一想，念佛的人死也無所謂，但是現在不光是自個兒一家人，又帶了這麼一大堆人。這一堆人到了宜昌就沒有人管了，如果不能帶到重慶，日本人後頭又追過來，他們就都活不成了。那這個事情很可悲，就把所有人都叫來，說：「你們看到沒有，我現在…，咱們一路走，本來是好心，希望大家都平安，可現在我病成這個樣子，這又沒有好醫生。」逃難的時間，醫生也跑了。逃難的苦也是一個大苦，抗戰期間，這很慘哪。

 抗戰期間苦哪，一般怕一家人走失了，就讓孩子一個一個拉繩，一個繩子繫著一個，一個繩子繫著一個。有的就走失了，找不到了，翻到山澗去了。這本來是個好法子，有時候一下子弄不好，一個一摔下去，它這力量很重，就把這一串人通通都嚕嚕嚕……，全都弄下去了，一家子孩子都死光了。所以苦得很，近年來這些個災難，苦是苦極了。

 那麼想到這些苦，他說：「怎麼辦呢？而且剛才關帝還派人給我送信，我都親眼看見。他來跟我說，叫我給他辦文案，那我不就得死嗎，那怎麼辦呢？現在我看只有一個辦法。我是修綠度母的，你們會念什麼念什麼，會念白衣咒的念白衣咒，會念阿彌陀佛的念阿彌陀佛，會念觀世音菩薩的念觀世音菩薩，你們會什麼念什麼，大家一齊求。」這一說，大家都認為是啊，都性命攸關了，這個人要一死，每個人都活不成了，所以大家就都念起來了。

 念來念去，念來念去，後來看見光明，綠度母顯現，綠度母就跟他說話。他說相貌是綠度母，說話的聲音就完全跟他母親的聲音一樣。他母親是過去了，跟他母親說話一個聲音，就他的家鄉話。說：「你不要怕，我來保護你。」就給他按摩。唉呀！他說這個時候清涼啊，本來病得昏灰乏力，這樣的話就能睡哪。

 就這樣，這個感應很難得、很殊勝，他不是這麼一晃，而且是經過了七天。綠度母就跟母親似的招呼他，就這麼給他摸，招呼他，慰問他，這麼樣的一共七天。到第七天，這個綠度母跟他說**：**「你看，你也就要好了，所以我可以走了。」他說：「你可不能走啊，還不行哪，關帝還叫我去當文案。」「啊」，綠度母一笑，「不要緊，我通知他一下就行了，你不要管。」那麼綠度母就不見了。

 最妙的，原來送信的那個人又來了。他說：「關帝說了，不需要你去了。」這樣就好了，沒有請醫生，沒有吃藥，沒有看病，所以這一件事是綠度母加被的事，比什麼靈異記都還突出。

 他也是有特殊的根器，他的眼睛也是比較好。他後來修綠度母，看見這一句：「以慈母身度一切」，他就說：「我讀到這一句就掉眼淚啊。」真是慈母身，他媽媽的聲音，綠度母的相，就跟招呼小孩子似的，招呼了七天。病很重好了，他還跟小孩似的：「媽媽你怎麼能走，還走不得，關帝還叫我去。」「唉不要緊，我給他說一聲就行。」一會兒那人還來回話說：「不要你去了。」

 這一件事他不止跟我說一次，這是他本人親自的經歷。這個人的修持是很不錯的。

### 兩則鬼故事

 我一個教會話的老師，她是個美國人，是朱某某的愛人。她先生在中國都是很出名的，當過教育廳的廳長。丈夫死了，那時她還很年輕，中年的時候，太太就要緊縮開支，她就要換個小房子住。這個事是她在會話課堂上跟我們講的一些情況。她首先問我們：「你們信不信凶宅，信不信鬼啊？」我們說：「我們不信。」她說：「我信哪。」我們都很奇怪，我說：「你這外國人怎麼會信呢？」她就講（了自己的經歷）。

 她是要搬個小房子住，正好就在北京東單牌樓。因為那一帶離東交民巷很近，專門住外國人的，有好多房子專門出租給外國人。附近有一所房子，房子還很大，房租還特別便宜，傢俱都俱全。她一想很合適嘛，就搬進去了。

 搬進去不久，佣人就反應說：「不行，這天天晚上鬧得我實在沒法辦，咱們搬家吧！」她想「不理他，中國人胡說八道。」結果這個也說，那個也說，後來甚至於發展到所有的佣人聯名說：「你要是不搬家，我們就不幹了。我們沒法幹，鬧得我們不能睡覺，我們也活不了了。你這兒都待人挺好，待遇也挺好，我們這不是對你有意見，可是這房子不行。」大家都這麼說，我這英文老師她當然也是無可奈何，而且大家都很堅決就要走。她說：「好，你們等一天。他怎麼單鬧你們，不鬧到我這兒來呢？要是今天晚上他鬧到我這兒來的話，我一定搬家。如果他不鬧到我這兒來，那還是你們自個兒的毛病，你們也不要都不幹了。所以咱們再試驗一天，你們看好不好？」「那就還是試一天再說吧。」就這麼樣達成協議，也就不再說明天就不幹了。

 那麼她自己晚飯以後，就想到有這件事了，這會不會鬧到她這兒來？也有點膽怯，外國人也膽怯。於是她就把窗戶（雙層的），都查一查好，房門都關好閂好。樓下弄好，就上樓了，樓門看看也都閂好。剛剛把事弄好了，正預備要上床，就聽見底下有聲音，「耶？」而且聲音越來越大。「那是個什麼聲音啊？」一個人拉著一匹馬，進入她的樓裏頭來，這麼個聲音。「耶，真的，真鬧起來，這鬧起來了。」而且聲音越來越大，馬也在那蹦，在那叫，人也在那跟馬吵，鬧得很熱鬧。她就不敢睡了。等一會兒，不好了，人拉著馬要上樓。馬不肯上，人就拿鞭子打馬，馬就蹦，蹦還打，那麼就越上越高。當然這馬上樓是不容易的。她這時候就緊張了。掙扎了半天，這馬就上了樓了，就蹲在門外頭。

 這時候她就嚇得不得了，忽然遠遠一聲雞叫，就什麼聲音都沒有了，馬聲也沒有了，人聲也沒有了。「唉呀，謝天謝地，至少現在安定不鬧了。」自個兒稍微喘息一下，就等一等，待一下嘛，天開始要亮了。那麼自個兒就開開房門試試，房門打開，把門口的燈一開，耶！底下並沒有誰從她的門進來嘛，樓下的門也是關得好好的。那麼膽就壯一點了，自個兒就跑下來，看看這些門，看看這些窗，所有閂的地方都是好的。

 這時候佣人也起來了，她也開了門，佣人都進來了，把窗簾子都拉開，屋裡都亮了。「昨天晚上真奇怪，還真鬧到我這兒來了。」佣人望見下面：「太太！你看看地下是什麼呀，都是馬蹄子印。」地氈上都是馬蹄子踩的印，馬蹄子腳印一直踩到她樓上。

 她說：「我這一看見啊，我當天就搬。」哈哈哈……，搬家了，搬了。它最奇的是有這個馬蹄子印，門窗都沒進來，只是聽見聲音。光有聲音也不足為奇，但是地上一看，真是有馬蹄子印。

 YM居士：沒有進到房間？

 沒進，雞叫了。外國人講鬼故事也一樣，一聽見雞叫，鬼就沒有了，中外一樣的，所以鬼怕雞叫。反正這也就代表天亮，陽氣上升，那個時間陽氣恢復了，太陽就要出來，他抓準那個時間。陽光是代表一種陽氣，鬼他是陰氣，在陰間嘛，他這代表陰氣，黑暗，沒有光明。太陽是「陽」，代表光明；那個「陰」是黑暗，所以放焰口都是在夜裏頭做。我們那個施水也是在夜裏頭做，鬼在這時候就跑出來。 念佛的人，不要說念咒，念佛的人有四十里的光明。四十里是最少的數，一由旬光明，由旬可以解釋為四十里、六十里、八十里，是古人行軍一天所走的路，所以這就不是很標準的了，不是咱們量出來的這個距離了。可以是四十里，可以是六十里，可以是八十里，你走可以快，可以慢，至少有四十里光明，多可以，少可以，一由旬四十里。那個某某某他們都看見嘛，這個修行人走到路上的話，鬼在兩邊都在頂禮，看見我們他都頂禮。

 一個電影《塞外風雲》的男主角，華倫鐵諾。受了風寒年輕就死了。三十年代最紅的，世界第一美男子。這個在百科全書裏頭記載了，是他愛人傳出來的。他愛人很思念他，有時候手就不知不覺地寫東西。心裡不注意，後來把寫的東西看一看，看這好像是有文字，後來就是讓他繼續寫，不去阻止他。等再一看，就是華倫鐵諾給她寫的信，這樣就兩個人通信，死的人跟他沒死的愛人通信。後來這些通信的東西就都發表出來了，而這個事記載在英國的百科全書裏頭。

 這人很有意思，他說他死了之後，不知道自己已經死了，他年紀還很輕。信上說，他覺得怎麼突然間世界變了，他一個明星嘛，出來大家都是很驚呀，看見他出來都會爭著跟他打招呼。「可是今天沒有人理我，朋友也不理我，怎麼了？今天怎麼得罪誰了？而且看見那最熟的朋友，倆夫婦。也沒招呼我，我就撞他一下。」他就迎著去撞他一下，「你不招呼我，我就撞你一下，看你招呼不招呼。」他一撞，他很奇怪，這兩個人見了，他過去了，他也過去了，他們對面走嘛，彼此都過去了。他說：「怎麼回事？彼此都過去了。」就聽見兩人「哈啾！」都打噴嚏。「唉唷，哪來陣陣涼風。」這時候他就「噢，我變成一陣涼風了。」第一個感覺，他死後的第一個感覺，「我怎變成一陣涼風？」這他知道是不對了，不是原來的情況了。

 最不習慣的一件事情是什麼呢，外國都講禮貌，他說：「我這想到哪兒就到哪兒，有次想看誰，就看見他正在洗手間，我就跑進去了。」哈哈哈………。他一想誰就見到了，他說很不習慣。他講了好多好多死後的情況。

 他差不多相當是一個神，說了很多很多事情。就是說，你要是在美國人死了之後要回大陸，這都要辦手續，跟我們要辦簽證一樣。不但是活著時候需要，（死後）你要回大陸的話，要經過龍王的簽證。在中陰身是自由的，到了鬼趣的話，那就要有一些（限制）。他講了好多好多這些情況，登在《百科全書》裏頭。他的第一個感覺，就是變成一陣風了。這都是他愛人自己就這麼會寫的。他意志很強，這人很正直，所以他的精神不散。

 YM居士問：他不知道自己死了？

 他第一時間不知道，就覺得這全都變了，誰都跟他不好，都不招呼他了。以前都是很熱烈，很歡迎他的，現在看見了都沒人理他，連好朋友也不理他，最後撞了他朋友一下，一撞兩個人都過去了，誰也沒碰到誰，都過去了。然後就在那打噴嚏，連連打，「唉唷，哪來陣陣涼風。」

 YA居士問：你剛說回大陸要簽證？

 他說鬼只要在美國死了，就歸美國這地方總管。這地方也有主管，所以我們說有城隍、土地（就它的土地公公）。土地公公就是相當於大陸的派出所主任，有個派出所嘛，就管一個很小的區域。那土地公公就不知道有多少了，一個小地區，一個居民區，這個區的行政機構的頭，就是土地。管一個城是城隍，城隍相當於縣長，就是這一縣的城隍。都城隍就管得多了，管的地方大了。所以城隍、土地就是鬼的官，閻王就是鬼的王。

 YM居士問：那這個事情都是真的了？

 鬼也有個組織，要有人管，他也是有審案、判決種種的。閻王是鬼之王，他的享受跟天差不多，但他一天有幾次要吞幾個燒紅的鐵球，他還是鬼趣，還要受報。到了這個時候，宮殿都變色，都著火，他也跟犯人一樣，要把那個燒紅的鐵球灌進去，腸子肚子都燒爛了。

 YA居士問：那很痛哪？

 當然很痛。這痛苦啊，一會兒又活了，然後待一會兒都好了，就恢復他的宮殿，他又做王，這就所謂閻王，但是一天要受幾次苦。在龍宮，龍王吃的東西最講究了，但是龍王的報，就是不管你吃什麼東西，吃到最後的那一口吞下去，是個癩蛤蟆。不管你怎麼樣，你早，你晚，你總有個最後嘛，不管你吃什麼，最後就一隻癩蛤蟆吞下去。那個癩蛤蟆多髒啊，癩蛤蟆就不是青蛙了，渾身長的都是癩，髒，就是噁心。吃乾淨的好一點嘛，你吃了這樣一個長了膿的東西，蛤蟆吃下去你也覺得噁心，噁心嘛。

 YA居士問：怎麼會變成龍王的？

 修密不徹底都容易變為天龍八部，他們也護法，就通通變成這些。也很有福報，但是不徹底嘛，最後還是老給你一隻癩蛤蟆吃下去。當然他要肯念咒，就在這個時候念咒，那當然也行，但就是要…，要經常的念咒，就轉了，他就可以不受這個龍身了。

 YA居士：把這個故事說給其他人聽，人家不敢修密宗了。

 YM居士問：是不是光修密宗的人這樣子？

 一般的人連這個也沒有啊，你怎麼能當龍王？當龍都做不到，當個小蛇，呵呵呵…。一般是當小蛇，當龍王還得了。你看那個龍王多神氣，龍宮多講究哪，《華嚴經》是在龍宮裏頭取出來，當龍王很不容易。

 YA居士：龍王屬於天道嘛？

 龍之王就是天道，其餘的龍是畜牲龍，畜牲道。龍也還是比人低。所以說《法華經》度了一個八歲的畜牲女，龍女實際是畜牲女，雖然只是八歲，成佛了。就文殊的教化，一個八歲的畜牲女成佛了。

### 釋迦牟尼佛和耶輸陀羅的一個因緣

 這是釋迦牟尼佛和耶輸陀羅的一個因緣。那時候釋迦牟尼叫獨角仙人，他修行的很好，他就在城外修行。可是他的高興不高興，以致他說什麼話都準，這個（就很有）影響。國王就聽見這個人很不高興，他說：「我這個國家怎麼還另外有一個人好像他能夠操縱。他要高興，國家就收成好，也興旺；他要不高興，也就鬧災、鬧禍。這個人我好不滿意，咱們能不能破壞他？」就找大臣開會商量要怎麼破壞他，後來結論就只有用美人計。

 於是找了一個淫女來，就問她說：「有這麼個人很有修行，你能不能破壞他的道行？」」這個淫女就是耶輸陀羅的前生，這個獨角仙人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前生。這個妓女就問：「他還是不是個人，是不是人身？」說：「他是，還是個人。」「是個人身我就有辦法。如果已經不是人身，那我就沒辦法了。」「好，那你去要怎麼樣呢？」她說：「我去啊，三年為期，我把他騎進城裏頭來。」這個淫女就誇下海口。

 那麼這就去了。去了之後，她一向表現得非常虔誠，一切都如法，都虔誠，問道對方都對。後來她有不懂的地方就來問，有時獻些供養。這個仙人覺得這女弟子很聰明，而且也很體貼。她也知道仙人喜歡吃什麼，有些什麼什麼愛好，也幫他打掃搞衛生，煮一點什麼東西。他心裏喜歡的東西，就幫他弄到。修行也很精進，常常來問法。一問還就能懂，還很深入，所以仙人也就很重視她。

 她後來就是供養仙人吃的東西，經常弄些果子什麼什麼來供養，他也很安了，就不要自個兒去找了。但她供的這個食物裏頭，就擱了麻醉劑了，就像鴉片之類的東西。先少量的，一點點增加，一點點增加，後來這仙人就上癮了。他有癮之後呢，這個女的就故意幾天不來。幾天不來呢，他「唉呀，難過啊，這個癮發了，我難過啊。」一看到她來，東西來一吃，又精神百倍，這就發生了感情，於是就發生了關係。

 後來時間過了就快三年了。她說：「你看看，現在外頭可以採的東西很少了，等於採完了，果子也很少了，能吃的東西很少了。城外謀生也很不容易，咱們到城裏頭過日子去吧。」仙人一看：「好吧，跟著人咱們進城吧。」就進城，那麼走到護城河，要經過這個河怎麼辦呢？她說：「這個河我過不去啊。」過不去怎麼辦呢？仙人說：「你騎在我的頭上，我把你背過去。」哈哈哈。果然這個淫女就騎在仙人頭上，她如期嘛，三年她把仙人騎來了，交卷了，向國王交卷了，哈哈

哈………。他到底是錯了，你不能夠想什麼，就影響一國了。

### 正人行邪法，邪法亦正；邪人行正法，正法亦邪

 佛法沒有一個不好的，你念什麼都好。所謂「正人行邪法，邪法亦正；邪人行正法，正法亦邪。」你本人是決定問題、決定因素的。你要是正人行邪法，邪法也成正法；邪人要行所謂正法，正法也成邪法。邪人和正人就是定性的人了，定性的正人，定性的邪人。有許多人都是兩可之間，那就不一樣了，那要有好多正法的薰修什麼。

 文殊讓善財童子去拿一枝藥來，讓他採藥。他隨便拔了一棵草給文殊，文殊就問他：「你這是藥嗎？」他說：「我觀遍大地，沒有不是藥的。」所以對於善財童子說，邪法也是正法了，一切法無不是正法了。所以法要說到阿的，為什麼不輕易說呢？它就是聽的人接受不了。

### 密教和顯教的不同之處

 皈依三寶跟皈依密也本來沒有分別，不過密教和顯教稍微有一點不同之處，就是它著重在師承。淨土宗是建立在信心，以信法門為主，你沒有信是不行，你怎麼能去相信這個？千經萬論都指出這個法門，因此你雖然懷疑，你就東看西看，都是如此，就相信了。你相信了，你就可以得度，你就往生。

 密宗的特點是建立在相信師承，相信法，所以它有一些特殊的，比方有一些威猛的相，不能夠很公開，所以密宗的書，也不都是隨便可以看的。那麼它主要是怎麼傳播，怎麼建立信心呢？這個師承，比方過去只許一代贈予一代。那麼你要是皈依，就表示皈依師，師承的關係就突出了。就是相信師父所說的話，這樣去依教奉行，這麼來得到解脫的。這裏頭這個傳承就一代一代這麼下來，所以密宗它就以這個師承、這個傳承，產生一種加持力，有個加持的根本。

 密宗在皈依的方面，就皈依在這個傳承。你皈依到這個傳承，這加持就好像導線，就接通了，整個就可以傳到這個修持人的身上。所以要信這個傳承加持的力量。這點就說，皈依四寶你把這個傳承擺在前頭，就是這麼一點分別，它都是因為攝教裏頭，一種方便的不同。

 LH居士問：在理論上有沒有衝突的地方？有些人皈依三寶，皈依了這個師父，看到那個師父他又皈依了，這是不需要重復的嘛，但是密教它這樣會不會也是重復？

 它就是這樣，有的常常覺得是皈依個人，就是某一個人，好像是跟他還……

 LH居士問：可是照講這不是應該皈依僧團嗎？

 僧體，一個體。所以我皈依三寶，我就皈依虛老，沒有再皈依第二個，他就是代表了嘛。當時也有這麼一個思想，那時年紀還年輕，覺得就是要挑一挑。這也是大家初學佛的時候，一種很自然（的想法）。我看見倓虛，我沒有皈依，我覺得好像還要等一等，後來看見虛老，就死心塌地的皈依，其實不是皈依個人，是皈依僧噶雅（註：僧眾），以此代表一切的，連四眾都在內，當時不很了解嘛。

 我們就是這樣，我們要有這個信心，不一定要…，譬如我已經皈依三寶了，我還去結緣學一點密，這倒是歡迎的嘛。實際說，這沒有一個界限。我昨天不是說嗎，哪裏能夠說有一個出家人不持一點咒的。那個《禪門日誦》裏頭，他一舉一動都有咒，上廁所都有咒。他持這些咒，那不就是密嗎，就是唐密。他也不需要再皈依。你不皈依就兼修，就念大悲咒，念楞嚴咒、往生咒，這都不需要再皈依。這樣也挺好。

 但是如果有人說我想進一步學一些密，對密宗再作些研究，想要在密宗專修一點法，那麼這也就並重。我們如果就以淨土為主，兼持一點咒，完全不需要再皈依，也就夠了。如果像你說的有人對密要並重，甚至於把重點還往密那邊移一點，這是密淨兼修，他把密擱到前頭，也有以這樣為主的人嘛，那你皈依一下密。

 這樣他不但要皈依，將來還應該要受戒。他真正要密法擺得更重的話，還特別要受十四條密戒，等於我們菩薩戒這樣的，我們密宗的金剛戒。我們這所謂金剛，就是現威猛相的本尊、菩薩。所以這個問題就是這樣一個問題，這都是很靈活，本來是一家嘛，都是釋迦牟尼的法，沒有分別。

 LH居士問：我的問題就是說，如果是皈依密跟皈依淨，不管哪個前、哪個後，這合不合禮儀？就有人說：「你同樣是佛的東西，怎麼皈依兩次？」師父剛剛講的，當然是有所不一樣，但那是不是不衝突？

 不衝突。可以皈依兩次，我們既然皈依三寶了，那就不需要再皈依了，都可以。先皈依了密的話，也必須還要皈依一下和尚，這是密宗的規距。

 LH居士問：它不一樣。

 不是不一樣，因為這個密宗有許多師父是在家人，所以也必須還要皈依一個出家的大德。這就是皈依三寶，這是共同的，誰也不能少的，不管你誰誰誰。喇嘛教他們就不知道是如何了，不過我的師父是這麼告訴我的，還要再找一個出家人皈依。

 LH居士問：所以按照師父的講法就是說，皈依密跟皈依淨可以共同。

 可以，不衝突。一個就咱們淨土宗，以信法門為主；密宗以信師承為主，師承這麼一直傳下來的，口耳相傳。

 LH居士問：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，我看過師父的書說如果是修密的話，對顯教要有六年、十二年，或者是要有相當的根基，然後才可以修，要不然就很危險。假定說今天師父是住在這兒，我沒有第二句話，可是如果師父今天回大陸去了，然後我們今天皈依密了，那這樣一來，對我們來說就只是一個名義上的皈依，實際上只不過就是師父在的時候，跟師父多念幾個咒，跟師父學法，如此而已，實際上好像沒有真正得到那種所謂的…

 法要吧。

 LH居士：對，那這樣就等於說沒有意義，或者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，修淨比較簡單，修淨也是範圍很廣，但是修密的話，如果沒有相當程度的話，這是不是跟師父說的話好像有點矛盾？

 我懂你的意思。淨土宗就是密宗的顯說，就是密宗的公開化，這是我夏老師說的話。夏老師確確實實在閉關念佛，達到理一心不亂。所以我們安心於淨土法門，實際上是都可以的，已經就是一切都可以圓滿了，最高最殊勝之法了。並不需要還要兼一些什麼東西，這一點就是可以死心塌地的信。我們就是一句佛號，就具足一切咒，一句佛號就是一切咒，一切咒的功德也在這一句佛號之中。所以我們這兒就是安心這麼修，而且弘揚這個法門，這個功德無量。所以淨空法師對咱們佛教會的這個說法，由衷的讚歎。

 學密它是有很大的危險性，因為這個法門很殊勝，就為天魔所忌妒，他就要進行一些破壞，為種種的干擾。所以說，我們認錯了師父，就《楞嚴經》說的話，將來師父及弟子俱陷王難，死後墮無間地獄。這種冒充的假上師，在各地都有。所以我們這兒不是說大家都要兼一點，都要去皈依，一切要慎重。

 對於我們之間，就在這個心得體會上交流，不是必需要建立在密的基礎上，我們就淨土宗就足夠了，也就足夠了。所以這四本書（註：含《大經解》清樣。）呢，我也做供養給淨空法師，請你給我轉一轉，因為他對於這個經這麼提倡，我們很讚歎，將來請他指教。

 我這多少年前哪，我是聽見夏老師親自講了一遍，所以當初在文化大革命之前，我曾經寫了一個提綱，全部呈給夏老師看，看了之後他就說：「這《無量壽經》你可以照你的意思去搞。」當年文化大革命我這個稿子丟了，我完全另起爐灶。

 這裏確確實實夏老師他為什麼如此會集，他自個兒講，那麼能夠把他這個介紹一些，所以我也願意把這個向淨空法師去請教。大家都是一個心願，都在弘揚這個經。那麼底下新版(註:《大經解》)呢，到得可能晚一點，但是我儘量的把它寄來，也沒有多太大的變化。所以這一點，我們就有了這之間的關係啊，就肯定了。就是這部經，就把我們的關係肯定了，總之這個事咱們就是一家人了，一個志願。你到底皈不皈密，那是很小很簡單一個問題。

## 漫談篇二 （1989年北京蓮舍開示）

（編按：1989年7月下旬，恩師在北京對我們自美來訪的幾位弟子做了數日的開示，此篇是根據當時開示的錄音所整理的。）

### 但能相續，即是增長

大家都有很多事情，各個方面只要維持住、做得好，都是成績。只要相續，即是增長。你堅持的修下去，昨天修，今天還修，多一天你的功德就多累積了一天。增長，但能相續就是。

 就怕中斷，就是忽然間不修了，整個中斷了，就成為中斷障。什麼都不怕，唯一怕的是中斷。你退了不能修，那我們不能保證，世間的事情這也都是常有的。你看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期間，我就不可能像之前那麼樣的按規定去做。但是在那個極端痛苦的時候、那個坐飛機（註1)的時候、那個汗滴如雨的時候，我這念咒還不停啊！我半夜裏頭還把法想起來修。那好多人就恨我這個念佛，就是監視，就在那兒罵：「這個人就是頑固，到現在還是一樣。」我以為他們不知道，他們還是知道。「他還是要念。」就是這樣，也就過來了。所以就要相續，就怕中斷。

註1：文革中被批鬥的人站立擺成飛機姿式，兩上肢像飛機雙翼向後伸展，腰彎成 90度，頭低下，形成這樣的站立姿式。

### 百年鑽故紙，何日出頭時

我們不能忘本啊，就說如果後來有個師父比原來師父強，但對於最原始師父不能忘本。古人就有這樣，他是在百丈那兒開悟了，後來回去度自個兒的師父，這弟子後來成師父了。這是個很有名的事情，所以禪宗給人送行說：「我希望你將來回來給我擦背。」有人就好像說：「你這叫什麼話！」這是典故，它是很客氣的話。這弟子回來給師父擦背，擦背時就說：「好所佛堂」，這擦的好一個佛堂，「可惜佛不是聖。佛雖不是聖，可是能放光。」師父聽了覺得這話裏有話，但沒有問。

 後來看見一個蜜蜂進屋子裏頭出不去了，門雖然出不去，但在那窗子上碰，呼呼碰撞，然後出去就死了。師父在那兒看書，這蜜蜂在那兒碰撞，這弟子就說：「空門不可出，投窗也太痴」，空著門你不肯出去，你這往窗戶上碰，太愚痴了。「百年鑽故紙」，拿你百年的時間去鑽那個舊的紙。它是雙關，那個蜜蜂在鑽是超過的固執，這形容師父在讀書。「百年鑽故紙，何日出頭時。」師父就把書一放：「你這回來有些特別，到底怎麼回事？」他就說：「我是從百丈那兒得了一些法益，開悟了。」

 他就升堂給師父說法，「靈光獨耀，迥脫根塵…」，把百丈的話讓師父也開悟了。這就是徒弟報師父的恩。

### 定課

 淨土宗一般念《阿彌陀經》，我們也可以把《無量壽經》作爲定課。太長了念不完，一天就念幾品，這樣把它念完，淨土宗的修行人這也是個辦法。有的人現在念《淨修捷要》，都好！都可以很靈活。

 學淨土的人，有的是密淨雙修。這個雙修有種種不同比例的配合，可以一點密很多淨，也可以很多密一點淨，這也都可以成爲密淨雙修。至少，我除了念《無量壽經》、念佛之外，我念《往生咒》，這是應該念的嘛。

 現在大家剛剛念，我們按一個準確的音念，那只有更好嘛。你念「南無哦（音）彌陀佛」當然也有功德，但相應起來就難，念起來就不大順，你試一試，「南無哦（音）彌陀佛」，非常吃力，非常吃力。事實上這六個字很巧妙，咒也是如此，氣功什麼什麼都在裏頭，它一個法就攝了種種的法。我們能够得到一個很準確的，這樣如法的修持，這是很殊勝的。

### 彌陀願力的殊勝

 彌陀願力的殊勝，往生極樂之後，花開見佛就悟無生了，而且花開一見佛，一聞法你就能理解。我們現在有的聽了不理解，到了極樂世界之後，你想聽什麽就能聽到什麽，處處都在說法。你不想聽的，他說的那個法跟你不應機，你也聽不到。你想聽就有，你不想聽就無。我不想聽了，我想歇一會兒，聲音就沒了。不一定非得到佛的講堂才能聞法，處處都在說法。聽佛說法更是如此了，大家聽了之後就能生解。這就是極樂世界，他只有進步，而且進步得很快。再一個是壽命無量。

 我們這個世界苦，就不行了，一個我們是進一退九，好不容易有一件事你進一步，有九個因緣叫你退步。進了一步，往後退九步，所以這個世界很難。這件事情大家要知道，這是常情，不能希望說我一修佛之後，就老進步。這不符合規律，不符合這個世界的條件，這是不可能的，這就不是娑婆世界了。這個世界就是進一退九，你進一退八就是好樣的了，不能希望他不退。

 古人也說划船向上沖，一次沖下去就被沖退了，甚至被沖回到大海裏去了，但我還是鼓著船往前。就在於你堅持，在進一退九之中還堅持去修，如來悉知悉見，所以就是不要忘。這一種毅力，所謂因緣願力出生善根，有這個因緣遇見這個法，有這個願力堅持，就長善根。長善根將來你這個船就變了，就不是小帆船了，變成了一個無畏艦，那你就乘風破浪上去了。因爲你出生善根，所以也就是些考驗，進一退九是必然的。

 所以我們這個世界是進一退九，一個是壽命太短。我現在七十七歲了，如果再有個七十七，那我要多做多少工作，多學多少東西啊，不可能是不是？誰都一樣。好不容易修來修去，開悟之後有人還都是幾十年才能打成一片。都是正修行，沒有盲修瞎練，但要打成一片，還要坐破多少蒲團。「一悟便休」不是說去玩去了，一悟之後所謂那種顛倒、懷疑、心裏不踏實，那些心都沒有，安定極了，都休了，這正好用功，所以他的用功是很勤，坐破多少蒲團。等到開悟了，還要坐破多少蒲團，那也就老了，往往他就不住世了，所以壽命是這樣子。但是這樣有多少人？一般人就是談不到這個了。一個是多退，一個是壽命太短，所以大家雖然遇見很殊勝的法，即生往往不能就得到解脫，淨土跟密宗是除外。

 淨土比密宗殊勝的就是它比較穩，密宗裏頭的冒充太多了，但是你若選擇一個正的道路，那就是如虎添翼。而魔要破壞你，也從你這最殊勝的地方下手，他就說：「我是上師，傳的是密法，我要招收你來。」他就破壞，這也是必然之理。現在很多人都想來求法、求灌頂，我都沒有同意他們，也就是這個。他的基礎不够，學密很難。

 淨土最穩當，一往生之後只是進步，沒有退步了，一切都是增上，而且壽命無量，所以必定成佛，沒有別的道路。只有進步，而且是無有窮盡的壽命，他不成佛成什麽？非成佛不可！所以彌陀這個願力就是殊勝。而且你願意在哪兒成佛，就在哪兒成佛。你願意到這個世界來度衆生，也隨你。到這個世界來，雖然碰見種種的冤家債主，也有種種的違緣、種種的引誘，但是你不會再退了。

### 5. 禪宗三關

 這末後句，禪宗講三關。某老先生的一本書，我翻了一翻，他這個三關講得不十分透徹。本來這個言語很難表達，但是另外一個說法比他談的那個，能够懂得親切一些，親一些。說話有親一些，有疏一些，也都平等，這個聽起來親近一些，有的聽了還很疏遠，所以親疏是有分別的。這個說起來主要是我們能够親一些，禪宗這三關。

 破初關，他的語言說到法身邊，到了法身的邊邊上了。法身哪裡有邊，是不是？到法身邊就是見一見法身。這個「見」字也就是用我們的語言來說的，它不好表達，但沒有另外別的字了。所以要懂得這個「見」字，是「了了見，無可見」，清清楚楚的看見了，但是沒有可看見的東西；「無可見」，沒有可看見的東西，可是你是「了了見」，你是清清楚楚的看了。這很不好琢磨！

 所以見法身之見是這樣的見。你說見到什麽了？你無所見。那為什麽說是見法身？了了見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的見了。我們衆生總是在一邊，要不就看見這個桌子凳子了，要不就沒看見，就是沒有，我也沒有見，或者你擋著我看不見。了了見而無所見，就見法身之初關。

 安住於法身，這叫做重關。開悟之後，坐破多少蒲團，不躊躇了，打成一片了，安住在法身境界，這個就是禪宗的第二關。

 禪宗很高，還有第三關，還有法身向上的事情，有比法身還高的事情。唐朝的皇帝他向國師問法。國師就回答：「陛下，你應當在毗盧頂上行履。」你應該在毗盧遮那佛的頂頭上走路，毗盧遮那佛是法身佛，這就指出法身向上，不是就沒在法身量裏頭，停止在這兒。所以禪宗說「有佛處不得住」，有佛的地方你不能待；「無佛處急走過」，快快走過去，這是禪宗的境界，很高很高。這些事情依常情都是不可解，但是如果能够跟它相契，這些話非常親，指示的非常親切。

 所以到了法身向上，就不是沒在法身量中，從這個裏頭還要跳出去，這稱爲法身向上。不是說真正造了一個毗盧遮那佛像，我站到像的頂上去，把我的像做在他的頭上，這叫法身向上，那不是不是。它的含義是說，心裏不在任何一個地方上被束縛住了。所謂「一句合頭語，萬劫繫驢橛。」合頭是對頭，這句話跟我很對頭了，我就很什麼什麼，我就死記著不忘。這個就是萬劫拴驢的一個木頭橛子，就把這條驢拴在這兒了。所以有一些話也不能死於句下，譬如現在聽了很多很合適的話，我們按照這個話去做，這還是應當的，但總之在修持過程之中要逐漸逐漸轉入轉深。

 我們用上梯子這個比方就最好，我常常打這個比方。像爬梯子，我們修行就是登高一步就接近目的一步，而且看得也更高更遠，這步了。這一步是怎麽上去的？你是一格一格的上，第二格上第三格，而你得離開第二格才能上第三格。要再往上爬，你的兩隻脚得離開第三格才能上第四格。所以今日你所站之處，就是來日你所要離的地方。未來是什麽？未來是比這個更高。所以我們修行的過程就是這麽轉換，不斷不斷的取得變化。

 中國人說「日新又新」，你今天新，明天還要新。怎麽會新？又改變了，丟掉了舊的。被一個東西捆住，像要上房但死抱住在第三格這兒不放，就上不去了。所以說沒有梯子就不能上房，扛著梯子也不能上房；你抱住梯子，哪一層到的時候再不肯前進了，也不能上房。真正上了房，梯子可以不要。但是在沒上房之前，那就千萬不能離開梯子，離開梯子上不了房。

 這還是牽涉一點漸教的譬喻，真正頓教講究一個箭步就上房，就「迷是衆生，悟就是佛」，所以禪宗不可思議。這個末後句為什麽把它列爲相當於禪宗的末後句？禪宗也就是指明一切都是法身，一切都是佛。末後句就是給指出你已經破初關，破重關，最後一句，末後一句始到牢關，才破三關。你修修修，修到最後一句，大功告成了，問題都解決了，上了房了。不一定必須死有一句什麽話叫做末後一句，總之說就你把一切執著、什麼種種分別都給去掉了。這「一切皆成佛」裏頭就是一個大平等，也是大圓滿，沒有別的再需要什麽言句去補充了，所以我們說它相當於禪宗的末後句。

### 6. 密宗的身壇城

 有人批評說佛教都沒缺點，就是一個男女不平等，輕視婦女。說比丘尼有多少多少戒，女衆排在後頭，多少比丘尼看見小和尚要磕頭，這輕視婦女。我說你不知道密宗婦女一樣成佛，而且密宗道場中首先是尊重婦女，婦女坐上位。佛教是很大、很圓的。

 密宗不允許故意割掉一個什麽、燒掉一個什麽這麽來做，尤其是不許自殺，這一點學密的人必須得知道。這個自殺是破戒的，而且自殺之後誰也不能超度你，誰也沒有這個力量能救度你。有的人一生氣就自殺算了，這學密的人千萬不行，這比殺人罪還厲害，就是這麽說的。因爲你所殺的是一個修行人，而且是一個修密的人，所以其罪特重。只有愛護自己，但不跟道教一樣，有人就想長生不老。

 這就是說我重視給世間留一個真正的修行人，因爲你今天修一座法，整個的法界增加了很多很多的利益，你這個飯不是白吃的。

 佛教裏頭你就是爲了氣憤而自殺，這是不允許的，也不允許無緣無故就摧毀自己的身體，也就不大獎勵焚身燃臂燃指。我看見燃指的人還是很多，虛雲老和尚沒剩幾個指頭了，還看見一個比丘尼，他已過去了，他也沒有幾個手指頭。我說你這個很不簡單，他說我年輕胡鬧。他是謙虛，這都代表他的決心。現在看到出家人燃指什麽，我也還是讚歎，還是恭敬。不過密法不提倡這麽做。

 渾身的脈雖然是血肉的脈，但每一個脈都是佛，這在《大藏經》裏頭有一部經講這個東西。我們渾身的脈，每一個脈就是一尊佛，某一個脈是某一尊佛，這是釋迦牟尼說的。我們身體之內就是無量的佛，所以密宗講身壇城，身體裏頭就是壇城。要捨這個身去作供養，跟密宗講身壇城這裏頭就有個層次的不同。

 能夠捨身代表一個真的捨，這思想很可貴，因為最愛的是身，而你可以捨身，而且願意忍住痛苦，這是很可貴的地方。但是要從密宗的身壇城來說，這裏頭這些脈什麼都是佛，這涵意就有不同。

 所以八萬四千法門各個法門之間它就不同。你要進城，一個城門在東邊，一個城門在西邊，它們是對峙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你都可以進城嘛。都可以進城是它的共同性；一個在東邊，一個在西邊，是它的矛盾。法門也是如此，都可以從門進入涅槃城，但從他所開始進的那個地方的位置來說，有種種不同，有的甚至是對立的，這個法門和那個法門是對立的。所以須要圓融就是如此，不圓融起來顯密就老要打架。哈哈哈…。

### 見地的重要

 密宗很講究見地，首先重這個見，第二個字才是修，以見為主。所以有時候我不願到處去說，禪宗的二祖就是因為這個被殺了頭。那時候很多別的法師的弟子來找他談，二祖跟他說：「汝眼本正，因師故邪。」你的眼睛本來是正的，因為你的老師所以是邪了。他們這些弟子回去知會了老師這些話，老師氣得不得了，後來就說他是妖人，二祖就被殺頭。

 有這些事情，所以我們請教說法聽法，也要像「鵝王擇乳」，要善於選擇。他的一番開示裏頭，一定有一些是值得我們要學習的，也有一些是我們要很好的去進行思考或者保留的，或者再進一步再問問，再在佛經上查對查對，我們一定要以一些佛經作為標準。

 所謂「聖言量」，個人的體會可以很不同，不但只是哲理的體會不同。佛在世的時候，當時很多人看見佛，各個人所看見的不一樣。有的菩薩所見那是微妙莊嚴不可思議，有的一般阿羅漢看見的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有的人看見的是比我們高大、比我們莊嚴這樣的一個人，有的人看見的就是一個普通的黃面比丘而已，還有的人看見的就像一塊黑碳，還有的人看見的像一條象的腿，所以這種種根器、種種的業力不大一樣。

### 世智辯聰為學佛的八難之一

 《法華經》說，居士們尤其是女居士，念佛最好。現在這種生活環境，而且將來是越來越忙，學術越來越發達，要掌握的知識愈來愈多，競爭也是越來越強，而且越來越強調速度。現在就是中年人的戰場，這很辛苦啊，我們念佛來說雖是耽誤一點時間，但是它也起很大的作用，你就是昏昏沉沉修，還是在不知不覺、無形之中給你去掉很多障礙。

 還有，我們慢一點沒有關係。曾子就是這樣，孔子之學顏回是最合格的人，他不幸短命死矣，他就傳給曾子。「參也魯」（註：曾子，名參，字子輿，是春秋時代魯國人。）啊，曾子不是很聰明，但他是傳孔子家法的人。「人一之吾十之，人十之吾百之。」你一下子就成功，而我用十倍的來做；人家用十就行了，我用一百來做。但真正傳道的是曾子。曾子的弟子就是孟子，孟子的弟子是孔子的孫子子思，傳回來了，孔子之學是這麼傳下來的。傳道的是曾子，曾子不像子游、子夏那麼聰明、那麼有辯才，然而他是真正傳孔子之學的人。所以這個不怕。

 還有，世智辯聰是一個很不好的事情。世間的智慧，辭令很好，能說會道，跟神經病、啞吧、瞎子列在一個板凳上。這是一類的，就是八難，這八種人都難哪。有的人不知道，自個兒覺得很強什麼的，這對學佛並不是一個有利條件，善於口才這一些。

### 利用廢時

 念是比較容易，有的人喜歡觀想，觀想也是辦法，這可以交錯。夏老師說：「我佛法不間斷，不管什麼環境下種種都可以，或者觀想字種、或者念佛號、或者持咒、或者結印。」有時候真是不能，但手在那兒結個印，一點也不妨礙工作的事情嘛，他身密哪，這很殊勝，他說他始終可以不離開佛法，這都是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。

 將來慢慢的就調教出來了，事情更順利一些，或者將來退休了，或者是什麼樣，可能時間就從容了。這個時候就多利用一點動中念，隨時隨地念。我常常說利用廢時，比方開車的時間、買東西的時間，有時候開會的時間你就念，就是很多時間都可以調動起來。

 總之不要急，慢慢的自然就增長，天天祈禱佛力加被，順緣增長、智慧增長、業障消除。大家記得「但能相續，即是增長」，至少說你所念的咒，咒數是增加了，而真實不僅僅是這樣，它有加持力在那兒使你成長。

### 差別中解無差別義，無差別中解差別義

 這個大經無異於《華嚴》了，那釋迦牟尼佛呢？現在毗盧遮那佛是表示法身，盧舍那佛表示報身，釋迦牟尼佛表示應化身。實際「法、報、化」也是一體，是從毗盧遮那流現出盧舍那，盧舍那流現出釋迦牟尼，釋迦牟尼他的根本，本體就是毗盧遮那。這樣來說釋迦牟尼和毗盧遮那就不二，不是兩個。那麼我們這個土的教主是應化身釋迦牟尼，也即是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，正好一個在那兒接，一個在這兒送。你們都要去極樂世界，釋迦牟尼佛勸大家去；阿彌陀佛說你們這兒的快來，你們臨終我來接引你。

 再說，阿彌陀、無量光、毗盧遮那含光明遍照之義，所以光明遍照也即是無量光。所以有的就無量光佛流現出種種的佛，密宗說五方佛，毗盧遮那是中央，彌陀是西方。但是修蓮華部的時候，彌陀就是主尊，彌陀就在中央。王上師說得很好，這個本尊主尊就像一個委員會的主席，這個主席委員可以輪流充當。今天是張先生作主席，明天李先生作主席。佛教也是如此，你要是修蓮華部，那就是阿彌陀是中央；你要是修金剛部，阿閦鞞佛是中央，其實是平等的。所以這就說阿彌陀也就是毗盧遮那，釋迦牟尼佛也即是毗盧遮那，那麽釋迦牟尼佛也即是阿彌陀佛，本無分別。

 彌陀是不一不異，這個「不一不異」很好，不是一個，也沒有分別，就稱爲不一不異。十方諸佛也都是如此，「不一」不是說十方諸佛只是一個佛，只是一個佛就是一了。上帝就是一，而我們有很多很多佛，所以它不一；但是佛跟佛之間沒有差別，所以不異。不一不異也就離開了兩邊，都一樣是一邊；不一樣是另一邊。不是一，也不是二，也不是三，異就是有二三不同的種類。所以不一不異，也就是有差別和無差別是同時成立的。有的人說看見西洋哲學是「排中論」，（這佛教）就不許你站兩邊，在「中」，有人說佛教就是所應當排的「中」。他不理解，我們不是這樣，遠遠高過他們的哲學。

 有差別和無差別這有個最好的說明，故宮珍寶館裏頭那些大臉盆、洗脚盆、那些碗、首飾都是金子的，還有很多地方的塔也是金的，很多佛像也是金的。導遊可以告訴你：「這一切都是一樣的，通通都是金的。」這話對不對？對呀！沒有分別，都是金。又告訴你：「這可不一樣，這是什麽佛，這是什麽塔，這是什麽壇城，那是盆，那是罐。」都有差別哪，不一樣，他的話也對。所以有差別和無差別同時成立，一個是說的本體，一個是說的事相。說到本體就沒有差別，本體都是金，金可以鑄成各種器就有相，相就有差別，所以不可執定是有差別或者無差別。王上師說得很好，我當初一皈依王上師，有兩句話聽了之後我一直記到現在，「應於差別中解無差別義」，要在種種差別之中，我們了解那個沒有差別的意思。

 「 一切皆成佛」就沒有差別了，明明知道字不一樣，我要解釋成都是佛，這是於差別中解無差別義了。一切都成佛我還不妨說這是茶碗，那是碟子，「於無差別中就解差別義」，有娑婆世界，有極樂世界，有天堂，有地獄，就「始信一切有」。所以「差別中解無差別義，無差別中解差別義」，不是單指一句，單指一句又落邊見，要離開邊見才是中道。

 《法華》講三觀，三止三觀，有空假中，空是一觀，假是一觀，這還都不徹底，要到中觀才是徹底，即空即假，即假即空。佛法最高都是從容中道。

 這就是這一句話〔「不一不異」〕的意思，這個經跟《華嚴經》不異，世尊跟彌陀不一不異，就是這個意思。相即，但它又不是一，但是也不異，這就是這個含義。就是說佛佛道同，佛佛法身都是同一的，但是他現的報身，現的國土，現的應身，各個還是不同。說到本體，那就是不異，都同的；說到事相報化，那就各個有各個的不同。諸佛就是如此。

### 一聲佛號一聲心

 見的提高，這個作用是不可思議的。不須要全部，哪怕有這麼一句半句染入心神，在你心神之中染進來了，這個染就是比較牢固的，窮劫都受用不盡，那你修一天就超過其他人修多久多久。所以為什麼可以刹那間成佛，都是有道理的，因為這個見不一樣，你先肯定了一個非三大阿僧祇劫不行的話，你就困難了。

 這個斷煩惱，一樣一樣事相上去斷是一個方法，當然我們也不捨棄這個方法，但是還有更好的方法，就是我們不要去跟著煩惱走。貢師說：「看煩惱，不看煩惱的過失。」為什麼看煩惱？我看著它，「我要生氣」，我看他要生氣了，我看它我知道他生氣了，我看它而不看它的過失。遇到不好，「我又破戒了，我就要入地獄了。」這就增加了好多好多苦惱，我就看著它就是了嘛。

 而且這一切從本以來也都是清淨的，《圓覺經》也有這話：「淫怒痴、戒定慧俱是梵行。」如來覺悟的地方就是如此。「淫怒痴」，淫；怒，怒是生氣；痴，痴是愚痴，跟清淨的梵行是平等的，所以從這個上頭去消除貪瞋痴，我看是最好的方法。我常常說我們現在就是這樣，知道這都是平等的，「淫怒痴、戒定慧都是梵行」，可是我還是「勤修戒定慧，熄滅貪瞋痴。」雖然「勤修戒定慧，熄滅貪瞋痴」，然而即是《圓覺經》的話，俱是梵行，俱是清淨之行。

 這就是既然見到高遠之處，同時自己所行履的還是在最穩當的道路。所以要看的很高很遠，而步履仍然是很踏實、很穩，也就是神秀說的要時時勤拭拂。六祖是本來無一物，還用拭拂幹什麼？可是我就覺得「本來無一物」這句話它就是很好的拭拂。你怕被塵垢所染，這個塵垢都看空了，本來無一物嘛，你現在現一個什麼人在我面前跳裸體舞，一個勁兒說我這要拭拂，我說你本來沒有，哈哈哈…。

 所以一定要從根本上來，一個就是要從事相上去對治。一棵樹從枝葉上去弄，很苦，這兒弄一點就害怕這個…，你要從底下鋸，一倒一棵樹整個倒。所以剛才我們說見地，凡事我們總要從根上的地方開刀，所以這些殊勝的法就是從根上去用功，從根上去解決問題，因此它是很快。不是一步步還要去轉換，一步步轉換，一步步轉換。同時念咒念佛號都是如此，它直接就無住生心了。所以「一聲佛號一聲心」，這個功德是不可思議的。

 這個功德現在就是我們信不及，真正能信得及的人就是不多。念一句六字大明咒的功德有多麼大？把一天下，就是一整個地球上所有有生命的、有靈性的一切，全部都成了七地菩薩，這些七地菩薩功德的總和！你說這有多少蒼蠅螞蟻？你看那些東西數都數不盡了，多少多少，還有鬼什麼都算上都在内，在六道中的都算上。多麼大的功德！這和念一句六字大明咒的功德是平等的。這是釋迦牟尼佛說的，而你就要信，信了之後你就有這麼大的功德。你現在就是不大信得及，這也…；就是有這麼大功德。唯除於咒生疑，「這有這麼大功德嗎？」你不敢相信，你懷疑它有這麼大，那就沒這麼大。都是自分，你把它決定了。你不相信它，你讓它在你這兒就表現得沒這麼大；你真正信了，就是這麼大。所以這次來，這個地方你要提高一點，受用就真的也都值了。

### 12.《無量壽經》的畫龍點睛–真實之慧

 畫龍點睛這個典故，就是古時候有個大畫家，張僧繇，他在牆上畫了一條龍，他先是沒有畫眼睛，後來他一點眼睛這個龍就變成真龍了，破了牆就飛走了，打雷大雨打閃，龍就飛了。他沒有點睛的時候，龍就不飛，一點睛後，畫的一條龍變成活龍了，這又稱為畫龍點睛之筆。寫一篇文章沒有把要害的地方談清楚，後來兩句話把這問題全談清楚了，人就說你這兩句話是畫龍點睛之筆啊。這兩眼一點，這龍就活了，龍就要飛了。所以這句話的意思就是這個意思。

 那在我們這兒呢，這個「住真實慧」，是法藏比丘發了大願之後，住於真實之慧，勇猛精進，一向專志莊嚴妙土。這個「真實之慧」加上前頭所提的兩個真實，就構成咱們《無量壽經》會本的一個特點，這三個真實我把它抓出來了。

 一上來，德遵普賢品，這些大菩薩來的都是開化顯示真實之際，所以第一個真實是「真實之際」。佛放光，阿難就問：「今天佛為什麼放這樣的光？我以前一直沒有看見過呀。」《無量壽經》是殊勝，阿難跟著佛很多年，佛講《無量壽經》之前放特殊的光，阿難從前都沒有見過，所以我們對於這個經要尊重，這都是表法。佛就告訴阿難說這一問很有功德，將來眾生都因為你這個問而得解脫。

 如來出世是為了什麼呢？如來發了這個願，就是要惠以眾生「真實之利」，這第二個真實。「真實之際」就是真實的本際，真實的、究竟的本體，徹底的、完整的、無缺的。「真實之利」，要給眾生得到這個利益，不是個虛妄的、虛假的，像肥皂泡一會兒還好，一會兒就滅的；不是徹底的，甚至於是有害的、還有後遺症的，不是這些。是真實之利，是徹底的、究竟的、堅固的、沒有虛假的利益。

 佛菩薩不要我們一文錢，也不是想在我們這兒去抓選票，只是想給我們以真實之利，一片要度眾生之心。我們對於佛法、對於佛所以要依止、要學習，因為佛有這麼樣大的願力，利他是這麼徹底的。佛之所以要出現、要說法、要成立這個大教，教化一切，就是要去攝受淨土，成立個淨土法門，就是要給大家以真實的利益。

 這個地方，法藏比丘發了大願之後，他就住真實慧，勇猛精進，一向專志。在真實慧之中，很勇猛、很精進；「一向」，就是貫徹下去了；專志，是專心致志的來莊嚴妙土，所以這個妙土是住於真實慧裏面所莊嚴出來的，那個水鳥樹林、黃金為地都是真實慧之所顯現。事就是理，事完全是從理而顯出來的，波它就是水呀。 所以這裡頭就有三個真實了：「真實之際」、「真實之利」、「真實之慧」。在這個說的前後，「真實之慧」是最後出來的，是現在到了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把它這麼連繫了。

 彌陀為什麼能夠住於「真實之慧」呢？因為他已經開化了他本來的「真實之際」，一切如來的智慧德相、一切的功德都開化顯示了，「真實之際」開化顯示了。因為無量的智慧、無量的功德都已經開化了，自然就包括了要度眾生的這種德嘛。這一種慈德也是「真實之際」所本有的，所以就要惠以眾生「真實之利」。

 怎麼去惠給大家一個「真實之利」呢？那就是住真實慧莊嚴淨土了。因為在真實慧之中來莊嚴淨土，這樣才能夠給眾生以真實之利。這個利益之所以徹底究竟，這是因為開化顯示了真實之際，佛（法藏比丘）在真實的智慧裏頭所顯現出來的。

 你就看極樂世界吧，在敦煌的壁畫極樂世界有游泳池，游泳池的菩薩，游泳的人頭上都有圓光，岸上坐的很多人頭上也都有光。極樂世界的凡聖同居土還是有這些游泳、音樂、跳舞，這敦煌的極樂世界的圖片都很多，但是跟我們所不同的，就他們身上頭上都有光。那個很別緻，游泳池裏幾個人在游泳，頭上都有光，旁邊坐著看的人頭上都有光。

 那個水，你想它淺它就淺，想它深就深；想它到膝就到膝；想它給你灌頂淋浴，它就從上到下給你淋。極樂世界的水，可以從下往上流，可以巡迴在樓殿亭臺間隔之間。而且這水，你看你在這兒，我在這兒，你要淺就淺，我要深就深，應該這是在一個池子裏，你要淺不就都淺了，而我要深那我這塊兒（不就都深了嗎？）那一個水怎麼能夠各個不同，而且滿各個人的意？這個還不奇，它這波裏頭有無量的音聲，說無量的法，各個聽到你自己所願聽到的法。這個水妙到什麼程度啊？你想聽什麼，你就聽的是什麼。說無量的法，各個聽到你現在正想聽的法；你要不想聽，你也沒有一點干擾。我不想聽，它那的說就變成干擾嘛，你聽你的，我聽我的，不用戴上什麼這些東西，自然而然就是這樣。

 再有，他聽了之後，自然就理解。現在我們有時候聽到了不大容易理解。在極樂世界這個加被，你一聽就理解，所以進步很快。這一種境界，你說它是水嗎？這無情說法，不但水在說法，而且水這麼微妙，它應每一個人每一個人的機。那個水比當時所有的人都聰明，是每一個人的老師。

 所以這就是《往生論》的話了，極樂世界三種莊嚴入一法句，一法句就是清淨句，清淨句就是真實智慧無為法身。所以一切皆成佛啊！在極樂世界這就很肯定，再要徹底的話，那現在我們這一切皆成佛。

 它這個就是上次我們說的，你去對治，一點點修什麼，比方說有的人淫慾多一點，修白骨觀，看的都是白骨，修白骨觀就是可以破這個。最後修來修去，看見誰就是一架骷髏，之後再慢慢慢慢骷髏變成一小塊了，就不是整個骨頭架子，再慢慢就變成光了。過程就這樣。對治，但是像這樣「一切皆成佛」，這種就直接了當，一切本來用不著對治，不管誰來，什麼都是佛。這裏頭這樣一些圓頓法，你要抓到一句，就受用不盡了。

 所以這三種莊嚴，就是真實智慧無為法身。這裏頭就是這樣，法藏比丘是在住於真實之慧，而在那兒莊嚴這個佛土，使這個佛土成為現在我們經中所說的這個情況。事實上經中所說的情況，還是極樂世界無量莊嚴之中，以我們眾生的水平所能描述的，很淺的很少的一部份。

 我們這部《華嚴》是在龍宮中最小的一部。龍樹是一個很特殊的人，他最初是個流氓集團的頭子。一個人我們不能只看他的過去，我們是允許人發心改變的，龍樹是最特殊的例子。（他和幾個朋友）學了隱身法，他們到宮裏頭去，後來很多宮女都肚子大了，就審問。宮女說有時候像有人來，他們來無影去無踪。大臣就獻策說：「一定還是人，到了晚上他們來的時候，我們還是開著門，等他們過來以後就關上門，宮裏武士都埋伏在裏頭，拿著刀到處砍，他總跑不了。」果然上當了，是六個人，流氓集團。喀嚓死了一個，大家更高興，就殺。龍樹他就在國王背後緊靠著，不出氣兒，國王在哪兒他就到他背後。有刀在那兒砍怎能保護國王？刀就得要離國王遠一點，所以他就得免。都沒有了，死了五個了，再也砍不著了，大家都砍完了。就開宮門，把死屍拿走，他跑出來了。

 「唉呀！慾爲苦本。」性慾的慾，慾是苦的根本。因爲他身臨其境，當時這個集團各個人都身首異處了，血淋淋的。他就出家修道。他很聰明，一下子把佛教的東西都掌握了，自己就想當教主，「不就是這些嘛。」龍王憐憫他，把他領到龍宮去看《華嚴》。這個八十卷是最小的，大的不知道有多少卷，他都讀了。這才心悅誠服，真正作佛教徒了，而且是八宗的祖師。佛教可以分十宗，八宗的祖師是龍樹，他也是一個大智慧。

 那麼在這一段裏頭，後頭還有很多積功累德，在許多這樣大的文章裏頭，開頭第一句話就是「住真實慧」，這個就是畫龍點睛的語。這個世界的攝受成就，都是法藏比丘住於真實慧中來完成的，也就是說整個極樂世界，整個這個法門，都是法藏比丘真實慧所顯出來的。因此，一上手就點出一個是「住真實慧」，這四個字是畫龍點睛的文字，前後就是這個關係。

 底下說「住真實慧」，這是文字少了幾句，多了幾句就清楚了，就是世親菩薩所說極樂世界三種莊嚴就入一法句，一法句是真實智慧無爲法身，也就是說極樂世界三種莊嚴都是真實智慧無爲法身。所以「住真實慧」就是這個意思，三種莊嚴都是真實智慧無爲法身。法藏這個法門的世界是怎麽形成的？就是法藏住於真實慧，在大智慧中而勇猛精進，自己種種的修持（而成的）。極樂世界一切的水鳥樹林、一切黃金爲地、一切七寶樓閣等等，這一切事，三種莊嚴就是一切事，佛莊嚴、菩薩莊嚴、國土莊嚴，這都是事。這個事就是一法句，就是真實智慧無爲法身。

 這是世親菩薩的論，這個論就是依據這兒的。因爲法藏當年成就這個法門，成就這個淨土，就是住真實慧中完成的，圓滿的，這兩個不就是一件事情嘛，也就是說世親菩薩之說是有根據的。這個「住真實慧」字很少，我們說它是畫龍點睛之語，極重要就在此。你全部要有個龍，那麼這幾句話就把睛一點，這個龍就活了。以致說後來怎麽怎麽樣，就好像羅列於事相了，你抓不著一個綱，這一點睛龍就活了，這都是真實慧中所流現的。

 所以這一些因緣，我們繼續要畫龍，將來還是需要點睛。點睛也不一定完全需要旁人，但是畫龍也是不可少的。畫龍是不可少的，點睛也是不可少的。這個問題就是這樣。

### 13. 談佛像

 雍和宮裏面有一尊會說話的釋迦牟尼佛像，只有這麼高。有兩個，一個是假的，一個是真的，很難辨別。乾隆皇帝聽說西藏有，派個使者去，就把這個會說話的佛像請來，結果請到北京後，是個假的，乾隆皇帝就把這個使者殺了。又派了個人去，說你請不回來，還是要殺你。去了之後別人就告訴他：「我也沒法子給你說哪個是，總之傳你一個咒，你就是徹夜的在這個地方念這個咒，圍著這些佛像轉（有一百多個佛像）。你就是轉著，等聽見了哪尊佛像有聲音，就抱住它不要動，等天亮。」這個使者因為請不回來就要殺頭的嘛，那麼就照這個話做了，徹夜誠懇極了，期望能請到，繞繞繞…，念念念…，後來果然他聽見一個在說話，就抱住它，就請回來，就真的了。現供在雍和宮。兩個擺在一塊兒還是能看得出分別，一模一樣，但它神采不一樣，但好像就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，翻砂翻出來的，大小、形狀、面貌都一樣，都是鎏金的佛像。那個小像雖然小，但跟大的宗喀巴像擺在一起，一點也不嫌小。

 但是請來之後就沒有再說話，它確實是會說話的。這是雍和宮一個特殊有的，供過，現在是不是在供，不知道，這是它一個特別的。

 還有，就是有一個佛像，它老是熱的，你要用手去摸。它是一種玉做的。有人說這個沒有什麼奇怪，因為摸的人多了。他們給蓋了一點棉花什麼的，因此它的溫度會高一些。我跟我妹都去摸過，是有一定的溫度，那究竟是什麼原因，現在不能做結論。

### 心地法門

 廟裏和尚有時候也要供天。但是說到究竟，天還只是比我們高那麼一點，就好像人的一生有的有錢，有的沒錢，但天並沒有解決問題，差別就在這裏，他有權有錢。

 第四個天是四天王天，我們一進廟門就看的是四大天王。大家老是說四大金剛，其實這個名稱錯了，不能稱四大金剛，是四大天王。為什麼要供四大天王？因為四大天王正好是我們的當頭上司，是最低的天，但是最管我們人間這一切，他可以降善降惡。

 唐朝的時候，一次少數民族打仗，已經幾乎要打長安，那時候就請了幾個大德修密法，就修的天王法。修了天王法這一次就很好，就和平退兵了，他們看到城牆上都是天人的隊伍，天兵天將。你們看那四大天王後頭有個拿著老鼠，就是老鼠一夜之間把所有少數民族的隊伍弓的弦都咬斷了，拉馬的索子，絆馬的帶子也都斷了。同時看見城牆上都是天兵天將，他們就說：「這不行了，這是天在保護大唐，我們不能打了，收兵！收兵！」就走了。

 盛唐的時候，就善無畏、不空，在中國就義淨，這幾個行者，密法很辛苦。元朝派兵打日本，多少萬軍隊連船一齊都翻掉了，因為日本修了密法，修了誅法。船都翻掉了，不就都完了嗎，但這個太狠了一些，不像我們中國那個時候只顯一顯顏色看了他就走了，這好啊。你這把他的船都弄翻了，所以日本人稱為神通嘛。不是這個神通，日本本身就完了，那個船隊伍要登岸，日本人也早就成了殖民地了。日本的密法一直很神，我在佛學院講課的時候，高野山的長老跑來看，他們一定要聽我講，他要看我講的是什麼課本，因為他想了解了解你們中國到底講什麼。

 日本是唐密，跟紅白教是一致的。只是所謂的九乘次第，他主要是到第六乘，再高的他不很強調。他是在前面的燒護摩、修供養、修儀軌這種種的，這一切都傳了，高一些又很殊勝的，阿的部份強調得不夠。阿的部份跟禪宗一致。

 這是心地法門。我們現在就是屬於無上密，現在很多把無上密以為就是男女雙修什麼的，這非常大的一個錯誤，完全不是這回事。密法是有這樣的法，佛法都是殊勝的嘛，它也是很殊勝，但不是必修的，更不是因為它才叫無上，很多都搞錯了。無上的究竟是心地法門，就是最圓頓的，只要心開你就是佛。就《楞嚴》說的：大家都糊塗了，《楞嚴》裏頭也有好多好多層次，最頓的就是這個比方，狂人失頭。

 一個人他一天照鏡子，看見鏡子裏頭有一個人，這個人的頭，眼睛、眉毛長得這麼好。「這個鏡子的人有這麼好的東西，我怎麼看不見我的臉哪？那麼我沒有臉，我沒有頭啊？」他就覺得不好了，我的腦袋丟了，就發狂了，到處找腦袋。這形容眾生就像這個情況，自己覺得「我要修，我要什麼，不得了什麼什麼…。」這都是「狂人失頭」。一天他忽然間「喔，就在這兒，沒有丟。」這他狂就好了。所以「狂心不歇」（這《楞嚴經》的話），就是找腦袋，「歇即菩提。」這最圓最頓的話。你狂心一歇，歇了即是菩提，腦袋現成的，不要再安一個，再修一個，或者再進行如何的手術。這好好的，你就是發狂認為他沒有了。這是最直接了。《楞嚴》後頭講了多少多少個位次，這又是頓法中的漸法，這頓中之頓就是這兩句話，「狂心不歇」，大家就是狂心不歇，歇就是菩提。

 S居士問：那當初為什麼會狂呢？

 他就是覺得鏡子裏有，他說我看不見嘛，我看不見我的鼻子、眼睛什麼樣子，所以我沒有了。所以這一念愚痴也就是從糊塗出來的，愚痴就是無明，無明沒有了就完了，這都是頓法。

 眾生跟佛之不同，再一個比方就是水跟冰，這水倒到哪個杯子裏頭都合適，都可以流動。你讓它凍成冰了，那這個器要跟它相適應很難了。它如果方的裏頭凍成了冰，擱在圓的裏頭擱不下，三角也擱不下。一個是位置不同也擱不下，大小一點不同也擱不下，到哪兒都不合適，這一種什麼都能適應的優越性就失掉了。但是冰和水的區別就在冰它凝固了，咱們就說它比普通的水溫度低，就所謂寒，多了一些寒哪，去掉這個寒，就還是水，本來就是水嘛。所以佛教裏頭人和佛其實是一體的，是平等的，分別就在佛是什麼都能適應，一切都不拘，都自在，像是水。我們眾生是冰，到哪兒都不合適，得寒氣都排除了，所以這都屬於圓頓教法。

 黃教強調菩提道次第，很多人念菩提道次第，只有一步一步這麼修他承認，要很多很多轉換，你修到什麼位次，再轉，再進修，如何如何。這最後一著還是一致的，不過他所經過的，他就執有。

 就好像我們要上一個二百層摩天樓，一個就說我們必需要爬樓梯一路上去，這當然可以上到房頂，它次第法，一步一步的，而且是一步比一步高，一步以後看見一個圓，他也有個證明。再一種你可以坐電梯直接上最高的一層，這是頓法。頓法是不是經過這些次第呢？每一個樓梯口都經過的，但是它不在這些地方停止，關鍵在這兒。還有一種你坐電梯的話，你每一層都下來轉一轉，又是一種做法。每一層都要瀏覽一下，都要看看，都做些調查研究然後再坐上去。這又慢了一點，但比那必須一步一步爬樓梯的好一點，頓中他又有漸。

 這說明有好多種情況，你可以上到一百層下來了，過兩個月再上去，這也有，是吧。最頓的就是從底一層，中間毫不停留，直奔最上層，這就直趨大圓滿，也就是禪宗殊勝的東西。紅白教是說在生起次第裏頭這就屬於無上部，裏頭也是，都是含著大圓滿的內容，這確實是很圓頓。淨土宗就是更特殊了，你不用理解，也不用什麼，你這不知不覺就合了。就好像你這還有一點兒沒很睡醒呢，把你裝到電梯上了，你也上去了。

### 往生事例

 福建一個老太婆，結婚不久丈夫就死了，留下兩個孩子。不久這個大孩子也死掉了，只剩一個小孩子。母子兩人就相依為命，這孩子到二、三十歲的時候得重病醫治無效，命在旦夕了。他作夢，夢見有人領著他去參觀地獄，這可能就是度他的。他看了非常之難過，醒了之後病就好了，他就發願吃素念佛，很用功，也皈依了佛法。後來媽媽就覺得「唉呀，你看我的孩子他能這麼樣做，而我還沒有做，我不能不如我的孩子，這樣不行。」這就是孩子的行動感動了媽媽，「我也要皈依佛法。」就皈依了。

 皈依之後很用功，一天可以念到八萬佛號。到了八十幾歲了，這大概是大前年了，或者再前一年，總之沒有多久的事。她歲數很大了，孫媳婦招呼她，給她做飯。一天跟她孫媳婦說：「你從今天起不用給我做飯了。」她孫媳婦很驚訝，「怎麼老人家不吃飯？」「不吃了，我已經看見阿彌陀佛了，我用不著吃飯了。」那就真不吃飯了，就是非常用功，而且一直在念，最後就告訴說：「佛已經來了，我走了。」

 她一直是坐著的，這照片有照下來了。她披著袈裟，因為她皈依了，能穿上袈裟，這個袈裟鉤子搭得很整齊。她一個腿盤，這樣坐著念佛，一直是在念，這樣就死了。而且死了之後還是坐著的，她坐了很久。

 這個事情，你說她看見佛，有的人可以說這是她臨終時候的一些什麼想像，這也都可以允許人這麼說的，因為本來也不能證明她看見的一定是真的，但是這個人起碼她多少天不吃飯，一直坐著念佛，就這麼坐著就走了，而且死了之後還是坐著的。這個很唯物啊，這不是誰的幻想，誰的夢幻，很突出啊。現在外面印的，把這個照片刪掉了，以前在國內印的，還有印她那個往生的照片。

 這照片很有意思，還丟了一次，後來在佛堂那兒又把它找到了。就是佛學院一個同學跟我說：「這個事情你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寫出來，然後把照片夾在後頭。」上海印的書有把它複印。很清清楚楚的這麼一件事情，有照片為證。死了之後還端坐得好好的，而且相貌很莊嚴，看來這個人很清淨、很慈祥，不但面貌如生，而且覺得她心中很清淨，沒有什麼煩惱，沒有什麼什麼事情在這兒發愁，而且這個人很慈祥，給人一個感覺是這樣，光一張照片。

 還有一個往生例子是在陝西這邊的事情。兩個都是住山的比丘尼，在山洞裏修行。修行修行了師父告訴徒弟說：「我要往生了。」師父說著那徒弟就哭了：「師父你要走了，我怎麼辦？我一個人在這裏頭，我修行還不行，這種野地方，一個人生活怎麼辦？師父你無論如何不能走。」師父一看也是這個情況，就說：「好吧，好吧，那我不走了。」就又活，又待下來了。過了一段時期，師父又跟徒弟說：「徒弟啊，這次我可是要走了。」徒弟一聽：「不行！」又哭起來了。師父就說：「你啊，為什麼這麼愚痴呢，我走了你應該歡喜，應該幫助我，應該送我呀，怎麼現在要留住我，拉我的後腿呢？這樣很愚痴啊。」徒弟一想，這確實是說不過去，但是感情上雖是說不過去，後來一想說：「這樣吧，師父，你城裏頭還很多很多弟子，你要走了總要跟這些弟子大家見見面話話別啊，不然多遺憾啊。你跟每個人都見見面再走嘛。」師父：「喔那你就這個要求，那可以，我可以答應你。」她一想，要一個一個通知、一個一個來，這恐怕還有個把月了，她就放心一點。可到了晚上，師父走了，「唉呀，她答應我的話都不算話。」第二天一早就來一個人，「你怎麼來了？」「師父叫我來的，師父說她要走了，就叫我來相見啊。」結果就在那幾天之内，所有城裏的人都來了，都是說：「師父告訴我的。」哈哈哈…。這個她就又高一些了，又高一些了。

### 佛法出世間，不離世間覺

 淨宗的兩句話很明顯，一個就是「十方諸佛同讚」，十方，東南西北、四個角，這是八方；上面一方，下面一方。十方世界的一切佛都同聲讚歎，讚這個法門，十方諸佛共讚。（一個是）「千經萬論共指」，一千部經、一萬部論都給你指這個方向。現在有這麼許多事例的證明，這麼修之後，起碼就是沒有文化沒有什麼，你又創了一個事例。雖然不能廣傳於天下，起碼跟你有緣的人聽到這些，可以增加他們對這個法門的信心。

 念佛法門的好處，就它不妨礙世間。世間的事情你只管照做，如果人都要去住到山洞裏頭，什麼事情都不管，全國的人都這麼做，這社會不允許，國家也不允許。佛法最要緊是不廢世法，世間的法一樣也不要廢除，要結婚你結婚；生孩子你生孩子；做工作你做工作；想多多發財你努力去，一切世法都不要廢除，照樣證佛法。

 這一個「廢」字、一個「證」字用得很好。不要排除、廢除、拋棄一切世法，同樣可以證佛法，這是淨土宗最突出的地方，世間一樣也不耽誤，該做什麼還做什麼，因為世間的事情你不能離開世間。我老是說不能離開世間什麼都不管了，像你長年維持這麼操勞這些東西，這也是利他啊，這很多人得到救濟，不然什麼東西也不生產，修持力也不行了，誰弄糧食給你吃？這世間法嘛。

 所以六祖說：「佛法出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。」是出世間之法，但也不離開世間這一些必要的東西。就是不廢世法而證佛法，不離佛法而行世法。只要老念，這世間該做什麼就做什麼，晚上回來念也可以，在車上念也可以，隨便休息的時候念一念也可以。你不離開佛法就行了世法，這就是淨土宗特別的好處。

### 談夢

 夢境有兩說，你看孔子就很重視夢境，「甚矣，吾衰也，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。」他不夢見周公就覺得自己衰了，他也認為夢見周公是個好事。佛教裏頭比方修懺悔，它也以得到一些好的夢，做為你這個懺悔的效果，就說你這個懺悔的事情見於成效了，也看夢。密宗灌頂之後，修法用占夢，那個很隆重，就是給你特別一點草什麼，你擺在枕頭旁邊，每個人做的夢都要跟師父彙報。

 這一些都說明夢也有可以重視的地方。但一般說嘛，咱們真的事情還如夢，夢境就更加如夢了，所以也不要太認真。有人做個不好的夢，就很惶恐，以為就一定不好，不一定啊，不一定它就是一種什麼預感，將來就一定是如此，也往往不一定是真的。但有的時候很殊勝、很吉祥的那種清淨，有時候是夢裏頭有開示，有的可以很祥瑞的東西，這也是一方面，總之都不必太認真。

### 眼前都是生死事

 什麼是用來衡量我們的進步？就是在這一切一切日間的生活中，你能不能作得了主。眼前都是生死事，不是等最後嚥一口氣才是生死，眼前這些事情都是生死的問題。了得眼前就生死空，眼前的這些事情不能夠束縛你了，你生死就空了。自個兒到底有沒有用功，天天就可以知道，事情一來了自己心是怎麼動的？尤其我們現在不可能不妄動，只能動的時候、不合法的時候，自己知道這一念不應該，這就是覺悟。

 「不怕念起」，日常生活中我們檢查自己，不怕這個念起來了；「唯恐覺遲」，知道這一念不對的覺悟就怕它晚了。晚了你就跟著它跑了，你不跟著它跑一點問題沒有，不要怕起這個妄念、那個妄念。所以古德說：「妄念何須除，要在不隨而已。」你不跟著它跑就對了。所知何障？這研究教理，懂得很多就成了障了，叫所知障，而且所知障比事障還難除，叫理障。底下有句話，「所知何能障，要在不執而已」，不對這些東西執著，那都是進步。你所知道的要是執了，死於句下，那就成了障了，而且這個障比事障還難除，所謂「事障易遣，理障難除」。

 我們也不要怕妄想，要能不跟著它。一念起，一念知非，唉這不對，就不跟了，這就是覺悟，這就是功夫。所以自己的功夫怎麼樣就在這上頭，再一方面，就是我這一句老是老是提起，什麼事情都把它加進去。噢這想想，「阿彌陀佛」；什麼天上來一封信罵我，「阿彌陀佛」；有一個人向你表示怎麼怎麼恭敬，「阿彌陀佛」。這又是一個辦法。

### 一門深入則大可，是一非餘則不可

 這都是平等的。你有緣遇到這個經，跟這個經很當機，它就鞏固你。既然如此，那就這個經的功德不可思議，就超出一切，而實際也正是如此。換另一部經，你沒有這麼當機，生不起這種恭敬心，你去修當然不如修這個經。既然別的不如這個，那這個經不就成為最唯一最突出的嗎？所以一切問題都不是拋開了實際的，脫離了對象，脫離了眾生。因為脫離了眾生就根本沒有語言了，用不著說了，什麼都不要說了，是吧。要針對這些眾生情況，你遇見什麼，跟什麼人有緣，就鞏固你，叫你一門深入。所以你什麼都來呀，就「廣學原為深入，一門即是普門。」《淨修捷要》裏頭有許多話都非常精彩，為什麼要廣學？我們現在也提倡相當的廣學，廣學就正是為了要深入。研究淨土的人別的東西也學一學，什麼什麼也是一樣，要廣學。廣學是為了什麼？因為這樣你就知道，全明白了原來這都是如此，因此就很放心，這個法門就堅決學下去。

 夏老師說：「釋迦牟尼佛現前，告訴我還有個更好的法去修，比念佛強，我也不換了。」這個例子當然是夏老師說的，但有一個實際考驗的例子是我經手的。貢嘎上師對我說：「現在只有夏老居士根器最好，只要他肯來皈依，我可以把全部的法傳給他，他就完全可以繼承我來弘法。」可是我跟夏老師說，他說：「我已經信了淨土了，如果現在改變了，這很多跟我學的人就無所適從了。」沒有來接受這個。我回去跟貢嘎上師做報告，貢嘎上師微笑，沒有不願意。這就是證明嘛，現在你可以當活佛當…，他說我不換了，這很堅定。所以我們在廣學的基礎上，認定之後，就是要一門深入，廣學是好的。

 還有，「一門深入則大可」，這夏老師說的，一門深入是太可以了；「是一非餘則不可。」就承認我這個對，其餘都不對，這個不行。我們往往就跑到一邊去，你如果不能一門深入，什麼都好，今天看看這個，明天望望那個；這個道場我也轉轉，那個道場我也轉轉，這已是一無所成。「一門深入則大可」，這個很好很好。「是一非餘」，只有這個一，我這門是是，别的都非，其餘都非，這不可。這絕對不可，因為你這樣說「非餘」的時候就謗法了，謗法之罪你的功德往往抵不過來啊。

 所以就很不容易，說老實話。比方剛才我們談的你怎麼能夠滿大家之願，要在各個方面、各個團體之間，都做得恰到好處，這不是容易的事情，所以我們自己要很發心，也要時常求佛加被。有一句話很好，這是夏老師的，我現在也常常這麼求，「求諸佛示我行處」，諸佛來開示我應當如何走，常常這麼祈禱，有的時候你自己就會了。並不是要佛來告訴你，你自己就會走上了正路，常常這麼祈禱就會這樣。 這就沒有矛盾，不是說假話。你要是說人家說假話，那到底是觀音好還是地藏好啊？咱們說你只能有一個對，若有一個不對那就佛要說妄語了。不是這樣，都是一種方便，為了眾生得利益，都是鞏固。

 總體來說，「法法皆是無上」，這個開示很高，都是無上，就是叫你信受奉行。經後都有「信受奉行」，這四個字大家都輕輕的就唸過去了，其實這四個字很深入。頭一個要「信」，對於佛之所說你都能信，這個很不容易的事情。「受」就都接受了，比信又深一層，成為是自己的了，接受不就成為我自己的嗎？你給我，我接受，就變成我的了。「奉行」，照著做，如說修行。所以「信受奉行」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

 佛告訴大家，法法無上都好，只要去做，對於這個法門能夠信受奉行一直到成就，這也就避免見異思遷。眾生有時候學到老了，好多人覺得自己還沒什麼，看見另外一個人學了不久就這樣那樣了，他就放棄自個兒的去搞那個。換了那個又沒有成功，又換一個。換來換去這一生就完了，所以不能見異思遷，要堅決。

### 念佛功德唯佛與佛乃能究竟

 念佛有四十里光明，這都是初步的說，實際你持咒、結印這些功德是遍滿虛空，遍滿法界，是不可窮盡的，不是在因地的菩薩所能夠推測，所能猜得到，所能了解的。這些功德是「唯佛與佛乃能究竟」，只有佛跟佛才能徹底了解。不要說我們凡夫不能，就是在因地的菩薩（還沒成佛，稱為因地），也不能徹知，也不能徹底。十地菩薩尚且須要用咒來保護，十地菩薩也不離念佛，這都說明這些功德。所以淨土宗是密教顯說，都是一樣的。

 憨山大師說禪宗開悟了都持咒，為什麼不說呢？怕別人執著所以不講。那麼講的有俱胝，俱胝只念三行咒，不是念個長咒，只有三行，古大木板字，三行這很短啊，「便能功超一切人」，就超過一切了。俱胝是開悟的祖師，他就念三行咒。這是公開的人知道，實際憨山大師說，都是這樣，都持咒，所以悟後你要不就持咒，要不就念佛是最好了，可以免魔障。

 大家讀《楞嚴》就知道，有種種的魔。尤其是破五蘊，在每破一蘊裏頭都有好多好多魔障，當然我們都在五蘊之中，還談不到破蘊，所以有時進步之後，常常還遭遇魔。有的人修得好好的後來著了魔，他覺得是很進步了很什麼的，實際有的是入魔了。這些地方就是說，有許多法門很險哪。淨土法門也是這樣，跟密宗一樣，密宗唸真言免得魔擾，念佛也是如此。你要念佛的話，阿彌陀佛派極樂世界的二十五個菩薩隨時隨地來護持你，你們記住這個事。

 所以那些看風水什麼的，不理他，這不是他們所能了解的，他們做夢也想不到。要請他們看，他說的他們所看的那個境界，比實際的情形要低得不知多少。他看不到。我一個郵電學院的學生，現在也做教授了，他家傳的氣功是從強盜那兒學的，他的祖父在兒孫中就只傳他一個人。這個人前兩天來找我，他知道我有點病，他說黃老師我給你看看病好不好？我說用不著了。後來就談，談完後他跟我說，我雖然沒有約請他，他還是要試一試。他說剛才我試了試。他們試著用他們的光、氣到我的身體來，替我排除什麼東西。他說我沒辦法，我們的進不來。哈哈哈…。他能進來之後，他就把你的氣趕出來，有時候會覺得兩條腿都是冷的。我是很明顯的，從氣功入門的概不接待，你就不是一張白紙了。

### 淨土宗是密教顯說

 如來的密意我心具足，就是六祖開悟的「何其自性能生萬法」，我哪裏想到我的自性能夠生萬法，而是我們自個兒的心具足啊。孟子說的「萬物皆備於我」，也有這個意思，但它是淺一些。中國的學問很深，這句話就很深，「萬物皆備於我」，我都具備，我具備了萬物，所以這就稱為「大我」。我們千萬不要以為就這個是「我」，這個是小我，也是「妄我」，這個心也是「妄心」。我們所謂的心還有個「真心」，這個真心是具足一切的。你如果不明心見性，你不能證到這個。所以這就不是搞學問、打坐什麼什麼，但你讀經或打坐都可以，這只是一個過程，你必須從這裏得到明心見性才能夠知道。

 那麼禪宗跟且卻不是一樣了嗎？雖是一樣，但禪宗太高了，直趨大手印，直趨阿底約嘎最高的一步，這個眾生很難。打個比方，我們常常說用梯子上房，那就不是禪宗的觀點了。禪宗的觀點沒有這個過程，這一跳就上房了，就這樣，你只有眾生跟佛的分別，迷就是眾生，悟就是佛。不立階梯，不經過階梯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是十分的殊勝！但現在就是根機難找，當時應機的時候，上千人的大廟裏頭天天有人開悟。全國很多老太婆小孩都開悟。達摩為什麼印度不待了跑到中國來？他說看見東土有大乘氣象所以來了。來了之後在中國是大弘，現在世界上把禪宗劃分屬於中國名列。道教、禪宗是中國的，婆羅門、佛教是印度的，這麼劃分的。禪宗當然還是達摩帶來的，但是在中國大放光明，那些根機是很…。

 我就說，如果有參禪那樣的信心、那種毅力來念佛，也會得念佛三昧。就是現在沒有人肯那麼修了，可以這麼說，所以說根器不夠就在這兒，他發不起這個心了。那真是什麼都放下了，人就像個傻瓜了。江西罵人說你這人是個「神頭」，就罵你是個傻瓜。「神頭」這兩個字音譯出來就是「禪頭」，參禪的頭。參禪就是你什麼也不知，罵你也不知道，甚至於你到洗手間出來之後，衣服都不會整齊，這麼就出來了，他沒有這些相。沒什麼叫儀表，什麼什麼我要弄衣服，這不能見人，什麼禮貌禮節，全沒有了！他就是參那一個話頭，像參「父母未生前什麼是我本來面目？」什麼是我本來面目？本來面目？就這麼一問，這一切一切都不管了。

 要拿這樣來念佛，不得念佛三昧才怪，哈哈哈…。咱們念佛的好處就是什麼時間還可以幹事情，同時還可以證佛法，我們讚歎念佛也就是如此。真正達到那個高度，密宗也是這樣，這是一味的，不可妄比高下，禪宗就是直接。在正法像法時代，這種根機還可以多一點，現在已經到了末法了，魔障業障、業垢罪垢都很深重，是這樣的時節因緣。

 所以說密宗法門為最當機。憨山大師也有這樣一說，憨山大師是禪宗，也是淨土宗大德，他曾經提倡念咒。用參禪確實不是…這他不生疑啊，你說萬法應當歸一，你一歸何處？它不就是問題嗎，萬法都歸一了，一歸到哪兒去了？你說「一歸何處」，他就有人說：「愛歸哪兒歸哪兒，我管它。」那你就完了。人家問趙州：「狗有佛性沒有？」他說：「無。」後來參「無」字開悟的人很多。那這人就是有責任感，他起疑。所以說參禪不難，難於起疑，要是一切都有佛性，怎麼狗沒有啊？他的疑就是這麼個「無」啊！有一天一下把鎖打開了，開悟了。這個「無」字裏頭，沒有什麼東西給你的，實際一切法也是如此。但是你碰對了，一下…，就好像對號的鎖子，你不知道什麼號，你轉轉轉，一下子對了那號，那鎖就開了。你用這無字在那兒轉，轉了一下碰對就開了。但是有的人就說我對這幹麼，他不去管這個事，那就完了！所以你對於這個狗子無佛性，你就這麼死心塌地，什麼都不碰，單參這個「無」字，那就有開悟的機會，就是這樣子。還有的說我參了半天什麼都沒有，我也更不幹了，現在告訴你念佛就不一樣了，你念一句是一句功德，大家就肯念了。實際也真是如此，念一句是一句功德。

 王師這兒說，當前當機就是密宗。底下我們補充一句夏老師的話：淨土宗就是密宗的顯說，這就都一致了。因為現在當機就是密宗，而淨土宗就是公開的密宗。公開的密宗比密宗少了一個要挑師父的問題，這是個最大的事情，師父很難找。大家很難得去理解一個人的實際情況，名望很大，就很容易去錯投了，而且密宗跟別的不一樣，密宗完全靠你依靠師父，依止師父，唯一依止師父而得成就。

 密和淨土都是要靠信心，淨土是叫你依止這個法門，密宗是叫你依止師父，因為咱們頭腦想不到這裏，比方今天說的話大家要聽了，有的就覺得很怪，「是這樣嗎？怎麼這話聽了很驚訝。」這就是自個兒的境界。說到這個境界，它和自己平常的不是那麼順，要接受起來不是很容易的。這樣的話你就一定靠師父，不管你懂不懂，你按你師父的話去辦，這意思是說師父替你考慮了，你沒有擇法的眼，不知道什麼對不對，你就按照師父做，絕對相信師父就是佛，要根據師父，絕對不能背叛，不能違反，一切要聽師父的，一切要向師父做報告，你什麼情形都跟師父說。你做了個夢，不許先向別人說，要是好夢，只許先跟師父說過了，才許跟別人說。對於師父是這樣的話，密宗講，師父要成佛，弟子都成佛；師父要入地獄，弟子跟著入地獄。弟子入地獄，師父成了佛可以把弟子從地獄中拉出來，地獄業力很重，師父也可因為弟子入地獄而把師父拉下去。別的沒這關係，這是密宗所獨有的，因為弟子的行為都是我給指導的，所以我要負責任。他要是滑了，我要去救他，我要救不了他，我被他拽下去。

 所以徒弟也不能隨便收，有時候很多人貪，就隨便收徒弟。師父你要拜錯了更糟，你本來想解脫，卻跟著師父入地獄。《楞嚴》講了很多，「師及弟子俱陷王難，死後入無間獄。」不是現在才有，老的也是這麼翻的，他有神通有什麼什麼，很多你就跟著去了，現在那些密宗，他們也都標榜有些什麼神通。你沒有般若，尤其喜歡神通，那很容易上當。還有人就從一種男女的什麼出發，聽說有雙身法就感覺興趣，這樣去學那就是…，而且師父也強調這個，這就大家都湊在一塊兒了，所以就「一盲引眾盲，相將入火坑」。

 所以密宗是要靠師父，這樣也是個捷徑，完全靠依止師父而得成就，而得度脫，它就叫你堅決信個師父。你總不能是信自己，是不行的，《四十二章經》：「慎勿信汝意」，你要慎重，不要信自個兒的意思：「汝意不可信。」因為你是眾生，你都是一些常情、一些世間的見解，對於無上的智慧現在自己有時候就揣測不到，所以只有逐漸地依止聖言量，讀經讀經，轉變轉變，看我們這個合不合，合的我們就把它肯定下來。一步一步的，像剝筍皮似的，把原來東西剝一層，再剝一層，剝一層再剝一層，最後筍心出來了。

 淨土宗沒有這個問題，它「千經萬論共指」，都告訴你相信這個。現在有好多人往生，你就知道這個法門絕對是對的。淨土宗不須要你拜師父，也不須要你靠師父，你有或沒有個師父，只要肯念佛都一樣。你在佛前也可以受三皈受五戒，你就是這麼去念，那不就行了，所以它穩就是穩在這個地方。

 本來都是平等的，結合了具體情況，這個時節因緣，不然為什麼到將來最後一百年，什麼都沒有了，只剩下《無量壽經》呢，這也是時節因緣的關係。所以現在我們說密宗當機，這個密宗應該也包括密教顯說的淨土宗。這兩個做為比較就是一個是靠上師，一個是靠法門。靠上師，你如真遇個好的上師，他確實是得了成就的，真的密宗所謂的成就還是要明心見性；你如果能依止明心見性的人，他所指引你的就是明路了，不是瞎子了。再有神通的人，他沒有明心見性，他還是瞎子。

 大目犍連在佛弟子中，神通第一，他把佛的眷屬都送到天上去了。別人敵人打過來，佛不管，「這釋種看了太可憐了，怎麼佛不救？」他就把他們都送到天。等到兵退了拿下來，都化成血水了。業力他逃不過就非死不可，所以佛不救。他的神通多大，他把這麼些人裝到缽裏頭，托到天上去了，但是在《華嚴》會上，他就跟瞎子一樣，跟聾子一樣，所以這不是神通的事。

 所以真正遇到這樣（明心見性）的師父，那確實是得很大的便利了。完全依靠，等於你也知道路了嘛，是不是，少走彎路錯路，但就是難遇。淨土宗法門就是這麼殊勝，所以可以廣弘大弘。確實它這個殊勝就在此，大家確實能得利益，而確實最穩。而且再高的根器你不屈才啊，有的認為這是淺的、小根學的法，上根利智他不感興趣。這文殊普賢都發願求生，你再高也高不過文殊普賢，文殊是大智第一啊。

 所以這上根可以上到文殊普賢，下根下到哪兒？上根上到文殊普賢那就最高了，第一個的人了。普賢已經是位後的普賢了，這個普賢王如來，阿達爾嘛如來也就是金剛薩埵，普賢都往生嘛。低，低到什麼程度？（YA居士答：地獄。）對了，低到這個程度。不但人的五逆十惡可以往生，動物也可以往生。夏老師那個老鼠，他那個屋子供著佛，脱了鞋下來就繞佛。回來之後把鞋脫了就盤腿。他說這兩個腳之間有個老鼠，兩隻鞋擺著，他穿著像和尚那種挺大的鞋，鞋裏兜著老鼠。他一起來，這個老鼠跟著後頭走，他一坐下來，老鼠就坐在這兒。他就知道老鼠是跟我修行的。一天起來的時候，他看見老鼠不動，他就用腳動動牠，驚動驚動牠，就告訴牠你該跟我繞佛了。牠還不動，再一看，過去了。

 還有那個雞跟著大家後頭繞佛，繞著繞著佛，忽然間一飛飛到廟裏頭去了。這不是第一手材料了，這是書上看的，最近的事，才看的。金雞獨立嘛，提起一個爪子來，沖著西，抬著頭，嘎嘎一叫，站著化了，牠這金雞獨立提起一個爪子來，等於是單合掌嘛。

 書上記載著楊玉環（楊貴妃）的鸚鵡，她叫它唸《心經》，這也是很特殊的智慧，她的鸚鵡能唸《心經》，死了之後埋了，後來從舌頭長出一枝蓮花來。所以動物也能往生。要緊的是地獄，在地獄中的人如果堅持念佛，他的業滿了之後一出地獄，就稱為清涼花菩薩。別的法門在地獄中那麼苦，用不了了，稍微能喘（口氣），稍微能容忍就是佛號了，這麼堅持去念，一出獄就是菩薩了。

 所以下能下到這個程度，因此這個法門大家要善為護持弘揚。

### 能禮所禮性空寂

 拜佛時，可以先觀想六道十方法界的一切眾生跟我在一塊兒拜佛，然後觀想每一個佛前有無量的我在頂禮，而這樣的觀法跟「能禮所禮性空寂」不二了。我在這拜佛，我不就是「能禮」嗎，佛就是我「所禮」。我一拜拜了無量的佛，而每一個佛前有無量的我在頂禮；雖然如此，然而我能禮所禮性空寂。

 這樣的修持就是《華嚴》境界的修持，也就是密教的修持。但是一般的修持就沒有談到這兒，你拜佛就拜佛，你就知道我這恭恭敬敬的給佛磕個頭，佛就保祐我。所以說佛法無止境。

### 發菩提心

 菩提心有兩個，一個是行願菩提心，那就跟慈悲心一樣；還有一個是勝義諦菩提心，這才徹底。發了這個心的話，那就是初發心時便成正覺了。真正發起勝義諦菩提心，這是覺悟的正因，這個就是須要時間，種子對了，發菩提心就是已經發芽了，我們本心都有，發菩提心就像這種子長了芽出來了。所以「發」字，這是有個具體內容的，真正裏頭好像種子長出一個芽一樣，有一個真正實質的變化。沒有意外的摧殘，將來它必定要長成一棵大樹、要結果、要如何如何，只是個時間問題。而時間是錯覺（這愛因斯坦的話），所以因果同時嘛，必定成就，這就悲智並運了。行願菩提心就是悲，勝義菩提心就是智。

 我願意度無量無邊的眾生，而我沒有度眾生，沒有一個我在那度眾生，也沒有眾生是我所度的。因為我看到你們都是我度的，所以講我在這度眾生，這就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都有了。

 蕅益大師有一部書叫做《金剛經破空論》。現在很多讀《金剛經》都偏於空了，這是因為它裏頭那八句偈鳩摩羅什翻譯得太簡單了，翻成四句了。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它後頭還有四句，他說：應觀法界性，但法界性深妙，非凡夫所能見，凡夫所能知，不是就斷滅了。所以蕅益大師說，很多人都偏於就是無為無相無我無念，就完全是空，也就說六祖的「本來無一物」就是一切。說是無心便是道，但古人說「莫道無心便是道，無心猶隔一重關。」還隔一重關啊。

 為什麼「本來無一物」五祖拿鞋給它擦掉了？這祖師的一言一行都是真實的。他看見神秀的，說：「這很好，你們都去念。念了之後可以生善趣，免墮三惡道，你們都去念。」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。」都去念，是啊這話一點沒錯，念了好啊，這「時時勤拂拭」。後來把神秀叫來說：「你這見地還不行，你這樣不能徹底。」那就是如此。那六祖寫了之後，他拿草鞋一擦，說：「也未見性」。

 所以不是僅僅「本來無一物」。「本來無一物」對於我們現在說，是最前的一步，所謂的出離心、出世心，這個有用。這一切都是虛妄的，都是如夢如幻嘛，還有什麼，所以就願意出離，但還不是究竟義。所以又再講《金剛經》，講到這兒六祖才大徹大悟，「何其自性本無生滅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能生萬法…」，一大串，認識自性了。尤其是自性能生萬法，但又不叫你死在「生萬法」這個地方。三祖證道的《信心銘》最後一句，就「無去來今」，沒有過去未來和現在啊，一切都掃蕩了。

 《金剛經》的重要不單是在於一個「無所住」，是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。」你生了一個什麼心？生了一個無所住心。你要生了一個有所住心，又錯了，所以難也就難在這兒。不是不生心都無所住，那就斷滅了，什麼都沒有了，那將來就成了真空管了，裏頭都真空了，這叫頑空。頑空一點好處沒有，有的斷空，阿羅漢是偏空，這都不徹底，不是這樣的空。「而生其心」，雖然生了這個心而不可得，不可得可是能生萬法。蕅益大師很重視這個生心，我們要發菩提心，要發慈悲心，要種種的。

 所以《金剛經》最容易讓我們能理解的是後頭這一句：「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不是把你變成個什麼全都不要搞，什麼都沒有，而是「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，修一切善法。」在都無之中可是修善法，修善法而「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」，這就得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所以不是偏於某一面，單偏於某一面這就不圓了。

 這圓和偏，《勸發菩提心文》裏說我們的心有四對，一個是真和偽，你是真的是假的；一個是正和邪；一個是小和大；一個是偏和圓。後頭這四個字那都是真的、正的，但還有小大偏圓之分；前頭那個就有真假和邪正之分了。這個要求很高，這個假，我們都說我們這個心都很真，怎能是假的呢？那拿他那個對照一下，我們就還要警惕啊。你「始勤終怠」，開始很起勁很勤怎麼怎麼樣，後來慢慢鬆懈，慢慢鬆懈，慢慢鬆懈，這就是假心。這一要求，那我們就不敢說我們沒一點假，都是真，完全真了，不假。所以我們不是跟現在這些人去比，我們要從古人的那些要求來要求我們，知道我們還有假，我們就警惕了。你太怎麼了，你就容易放任，「那我就放心了，我這成佛就是眼前事，不定哪一刹那我就成功了。」是有這個事，但它也是種種因緣的會合，總之絕對是沒有撿便宜的事。

 現在很多人就想撿便宜，譬如得到一個法，碰到什麼，或者師父加持，或者如何如何，我就怎麼怎麼樣。這叫什麼心啊？這叫做偷心！就好像小偷老要偷東西的這種心。有一個小偷曾說：「看見你有一個好的派克鋼筆在那兒，我要不把它偷來，我這難過得像什麼程度呢？就像我自個兒有一根派克鋼筆被別人偷走了一樣。」這叫偷心。再進一步就是想成佛、想得神通種種的，都屬於偷心，偷心當然就是「假」了嘛。所以用這種嚴格來求，這個偽和邪還要很警惕。真正的小乘也是好的嘛，他就沒有那個邪、沒有偽了。而小乘我們還不滿足，釋迦牟尼佛說是焦芽敗種，而且我們也願意度眾生，所以我們要發大心。

 我們要發起一個圓教的大心，那就是最殊勝的心。發起了圓的心，你就成為一個圓人。你雖還是個凡夫，但是你已經超過阿羅漢了。夏老師說：「阿羅漢跟我換，我不換。我當夏老居士，夏老居士作那阿羅漢去，我可不換。」圓人修一天，等於別人修一劫，所以說我們就是要產生一點圓見，這是非常殊勝的事情，這也是很自然的，我們現在是在圓法裏頭。

### 死盡偷心

 有的人就總是想有一個什麼法，我要得了那個法，那我就好了。這是偷心！哪個法都一樣，主要是含的這些密法的精義。你從這些法把它體會深了，一切法都是一樣的，也沒什麼叫做竅門，不像道教告訴你玄關一竅，我跟你指出來你當下就…。那它確實有這個現象，在玄關這兒給你一點，有時候你就看見光。覺得神祕的不得了，其實這都是偷心，互相的偷心。因為他相信到這，信心就能夠出生一切，這本來嘛，佛就是這兒放白毫光的，一個很重要的地位，所以這個地方放光沒什麼奇怪。

 中國的古人叫做「虛室生白」，虛室，空的房子裏頭生出白。「常觀鼻尖一點白」，常常看我鼻子頭的一點白，這個白是什麼？光。就是讀孔夫子書的人，他們坐坐也會遍屋子都是光，就是「虛室生白」，鼻前也會放光。「常觀鼻尖一點白」，就是放光之後就更好攝心了，老看這一點光也不想別的了。這個都是本有的，不一定必須別人點，他就是自己安安心心坐那兒，自然就生白了。而且就是有這些瑞相也不說明你什麼業障都消除了。

     我一個親戚也很用功，他有兩個特點，一個特點就是觀音跟他感應，有求必應，所以他也就很相信，他說：「你看看觀世音菩薩就是保佑我，不然你們將來看看，我就是好，我就是沒有問題。」他這裏就出了邪見了。觀音確實是有求必應，比方他要祈求讓兒子晚去鄉間勞動，因為要再回北京是很難的事情，他求都能達到。比方他這兒念起佛，上房那兒樓上鬧不安靜，他一祈禱一會兒樓上就安靜了，有求必應！還有他曾經看見，一進屋滿屋子都是光，他不相信就退出去，再進來還是滿屋子都是光。這個人呢，最後讓火車撞死了。

     我們不要對於這個去解釋，我們不是心外求法，所以這一切都不足重視。還是你自心，就諾那祖師的話，你今年比以前多明白一點了，慈悲一點了，這是最實際的。智悲雙運，明白一點是智慧，慈悲一點是悲心。你智悲雙運中，慈悲長了一點，智慧長了一點，不是好嗎。

     正法還不止於這些觀點，而且偷心也是人人都有的，就像癌細胞一樣，人皆有之，但是我們要慢慢的，逐漸逐漸的…。

 開悟有好多例子，比方說像萬里尋親，找自個兒的爸爸，萬里找找找，忽然在十字街頭一眼看見親爹，哦就在這兒，這是悲喜交集啊，沒想到就在這兒，這是一個譬喻。再一個譬喻像賊入空室，這個賊由門撬鎖，好不容易把門撬開進來了，這高興得…，一看，是空屋子！你偷什麼也偷不著，所以就「死盡偷心」。你這偷的心全沒了，無可偷，但屋子你進來了。見親爹的那個好像還有什麼，形容正開悟時候的那個，形容的很逼真。當年我在天津，大笑不能自止，同時大哭也同時不能自止，那眼淚就如雨，大笑如狂。後來我的愛人和我們的孩子回來了，我說幸虧你們不在家，你們要在家就以為我瘋了，哈哈哈哈哈………。所以形容像賊入空室，他就安心了。

     現在好多人都還在偷心之中，總想找個師父給我多傳一個什麼法，我有了這個法一來，我就成就。這都是騙人的，沒有什麼叫密訣。你要說密訣，那《金剛經》就是密訣，這諾那祖師的話，密宗境界就是《金剛經》，有什麼密啊？所謂密訣，就是你理解不到，因為它不可言說，現在通過語言大家能夠感覺一些，這個就都是佛力的加被，這是個極不容易的事情。說教比較容易，講經比較容易，把這個話給你講明白是什麼道理，你真正要的是能對於這個悟心啊，自個兒能什麼…。

### 善能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

 往生品位，你往生以後到底是多高多低，是上品中品下品還是哪一輩，那就看你念佛的深淺。這個念佛的深淺，夏老師的解釋，還不是看你念佛念得定力怎麼樣，是看你對於這一句佛號功德的理解。理解的深你品位就高，理解的淺你品位就低。

 你說這跟禪宗有什麼分別啊？所以這個見地，比方你一個人修法，對於一切眾生都有好處，這個見地要有了之後，實際上就是對大家有好處。實際上這一小時你是為一切眾生做了好事了，否則你這一小時只是為了你自己。你一小時為了你自己和一小時為了一切眾生，你的功德是不是差一千萬倍、萬萬倍、萬萬萬萬倍？這不是最明顯的例子嘛，這不是決定於見嗎？（不然）決定於什麼？你同樣在念。你理解我這一句就是遍滿法界，它就遍滿法界嘛，心作心是，起心動念，這心的力極大啊。很多很多人老這樣「我就是凡夫，我就只有這樣的功德，我就是不行。」謙虛是好的，但不是自卑。佛說：「我為法王，於法自在。」這一點沒有我慢，是平等得很哪。

 佛那時候一個人搗亂，她拿個盆擱在這兒（註：肚子），她說她懷孕了，跑佛這兒來：「你看看你，害得我都有孩子了，什麼什麼。」大家就都：「哎呀，這是什麼教主，真不像樣子。」很多人都毀謗。後來天王看見佛受這種侮辱，看不過了，那時天王不是拿著老鼠嗎，那個老鼠進到她衣裏頭一咬，把這個帶子咬斷，叭啦！盆掉出來了，這個沒有了，大家就看見這個是搗亂。佛當時受那麼大的侮辱、那麼大的冤枉，沒有一點絲毫的不滿情緒，或者是煩、或者是苦、或者是生氣，大家就讚歎禮拜；而大家讚歎禮拜，佛也沒有喜歡的表情，就是平等了嘛，所以都是在這一切之中。

 這個平等無差別，無古無今也就是無差別了。《維摩詰經》就是不二法門，一切事情都不是兩個，沒有對立面，都是一味的。雖是一味的，也不是好壞都不分了，它還是清清楚楚。這個語言很難表達清楚，所以還就是「善能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。」這常念念很好。是要分別，而又於第一義無分別中不動不搖；於無分別中不動不搖，還清清楚楚知道哪個行哪個不行，這樣做對，那樣做不對，還是很清楚。我們所謂死心塌地的信就是這個道理。

### 乩壇

這個乩壇要分成兩類，也可以分成三類吧。有一種完全是假的，就是騙術，這是最不好的。有一種呢，來的這個人自稱是誰誰誰，確實不是人在那兒操縱他，確實是另外有一種力量使得這個人寫出文字來，但他自稱是誰誰誰，他所稱的這個名稱是冒名來的，這種又是一類。你這是介乎真假之間，實際並不是人在那兒造假，這種往往屬於靈鬼，鬼之中有靈性的，因此他也會作詩、作文，也會回答很多問題，有時候他也可以前知一點，鬼也有一點前知的通。同時另外一方面，人世要有什麼災劫，或者有什麼大的變動，鬼神他也先造了冊了，他如果從那冊子上，也可以知道未來，他就可以告訴什麼什麼一切。再一種呢，那就是真的，真有一種或者什麼仙、或者某人、或者什麼什麼來。在三種之中，真的是少數，不是很多，確確實實是有真的。

 諦閑法師那個時候就出現這樣一件事，諦閑法師是咱們中國近百年中的三大高僧的首位。他是自個兒寫了偈子，自個兒走到龕裏頭去，自個兒坐化的，三大高僧中最高的一位。再兩位嘛，一位大概就是印光法師，一位是虛雲法師，我的師父。諦老是：我今念佛，西方現前，真實不虛，願各勉旃（註：我今念佛，凈土現前，真實受用，願各勉旃）。這個文字可能稍微有一點出入，實際說，我因為念佛，西方現前，真實是這樣，大家努力，就這樣。寫了之後走到龕，龕早做好了，就坐到龕裏頭，這個臨終的情況也是很稀有的。

 他在北京講經的時候，一個乩壇好久請不到來（降壇），後來來的這個人是個姓白的，他是管北京的城隍，叫白宮，就問他：「怎麼白宮這個日子不來？」他說：「不是，是因為現在多少大菩薩什麼都在北京，我們進不來啊。」因為鬼神跟鬼神可以通，他說：「關帝想請諦閑老法師到乩壇這兒來，他要問問題。」他稱關公為關帝，因為後來皇帝晉封關公為帝。他本來在漢朝是侯，漢壽亭侯，後來逐漸逐漸追加，最後追封為帝，是武聖人。

 諦閑老法師真來了，關公真問了問題，他又請求說：「我的朋友周倉，他自從遇難以後，一直到這個時候，每天在他被殺頭的時候，他每天還要殺一回。」（弟子問： 被殺一次？） 啊，所以這橫死的，有人自殺，這絕對不是鬧著玩的。這個臥軌的人，每天這班車到這兒的時候，他就還死一回。因為印象太深了，他不能抹滅，所以這個印象就重演，啊車來了，怎麼恐怖到家，怎麼痛苦怎麼死了，過去怎麼樣第二天還要怎麼來。「周倉他人這麼聰明正直，他還要受這個痛苦？」就請諦閑法師給他說法，在這以後他才解除這個痛苦，所以佛法不可思議啊。這個乩壇就可以肯定，這是一個例子。當然白宮也說有很多是假的，像這樣的乩壇是少的，真是一個城隍來，有的是冒名的，多半是靈鬼。

 再有一個可以肯定的就是這個彭（註：彭紹升居士），寫《華嚴念佛三昧論》的，他當時扶乩有一個菩薩降壇。他是晉朝的一個窮人，覺得生活太沒聊了，後來就念佛，念佛之後對於世間沒有牽掛沒有貪戀了，他看見阿彌陀佛了。阿彌陀佛給他說法，就悟無生法忍。所以念佛也不僅僅就都必須在臨終得往生而已，是吧，這有的就是即身成就，像他就證無生法忍。《觀經》的韋提希夫人、很多仕女當時都見著極樂世界，韋提希夫人也是得無生法忍。得無生法忍至少是初地菩薩了，甚至於到八地菩薩了。這個人他是以得了無生法忍之後往生，去了就是菩薩，叫什麼什麼菩薩，有個名號。他從晉朝往生以後到這個清朝初，到人間來過七次，但是大家都不認識，他來度生。他這裡說了很多很多偈子，有一個偈子就很好，「少說一句話，多念一聲佛。」就是他在乩壇傳下來的。

 我們也不是什麼人什麼乩壇都相信，因為彭還是很了不起的一個人。「少說一句話，多念一聲佛，打得念頭死，許汝法身活。」還有彭二林的一個姪媳婦還是什麼什麼媳婦往生了，因為他們來的人有便，把她帶來了。到了花開見佛悟無生，就隨便可以來了。因為她還在邊地，還沒見佛，她自個兒沒有力量來，她趁著菩薩來之便，把她帶來了。她也在乩壇作詩，也說西方極樂情況，她娘家姓陶，陶淵明的陶。

 我親眼還見過一些靈驗的事，那個乩壇可以寫對子，寫條子，寫的相當好，他們把它裱起來，掛起來。我一個姨母家裡頭，我的姨父是進士，他很風流，他住的地方就離前門很近，過去前門外頭就是妓院集中的地方。他很近，一繞就繞到前門，喜歡到妓院去玩。我姨母就想法子，阻止是不行的了，有時候愈阻止愈反感愈麻煩，就轉移他，在家裏也設了乩壇，果然就把他收心，收在這裏頭了。寫了很多對子，來了很多。一次來了一個國會議員，我看他穿著西裝來的，他是來參觀。他是將信將不信，那個人解放以後有來過我這兒，後來在文史館。他那時候很洋派，穿著西裝革履，在旁邊參觀，他心裡頭就默默的禱告：如果你真能知道說出了我心裡的事，那麼我就很相信你是什麼什麼。看著那個在動，不知道你們搗什麼鬼啊。寫著寫著嘛，出了四句詩，（看了詩他就）磕頭，磕了再磕，磕了再磕。把他那個妓女的名字都現在裏頭了，對他最有情的妓女叫什麼都寫在裏頭了。而且說這個人很好，你可以要她，你們將來還很不錯。他果然這麼做了，果然是如此。當時這個人正在那磕頭如搗蒜的時候，我那時最多十歲。所以這一些也是有，不過我們就是不去提倡它，這裏很多有時是靈鬼假託。

### 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

 「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」，這裏頭的意思還更深哪，人死了之後還想得人，那是很難的事情。有人問佛得人身和失人身的比例，佛就說得人身者如爪上指甲上這一點土，失掉人身如大地土。人身一失萬劫難復，所以我們要珍重這一生啊。

 得了人身之後，佛法還難聞呢。中國十億人口，美國那麼多人，像你們這有多少啊？再就華人來說，我看在美國你們也是稀有又稀有。這難聞，一個是他沒有機會聞，有的聞了不信。再一個難聞的意思，就有的人雖然也是佛教徒，也是這麼混，最深刻的東西他聽了跟沒聽一樣。這都包括在難聞裏頭，所以「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」。

### 因小果大

 因小果大有兩個事情。第一個，釋迦牟尼佛當年就是拿了花供佛。他去見佛，他沒有供品，發現一個女孩子手裏有花，他說：「你分點給我可以嗎？我沒有東西。」她說：「我可以分你幾朵，可是將來我們應當發願世世結為夫婦。」佛說：「可以，可以，你給我花。」後來果然世世結為夫婦，後來佛的王妃也就是她。因小果大，釋迦牟尼佛兩件事情，一個是供花，一個是地上有泥巴，釋迦牟尼佛那時是童子，躺下去把頭髮鋪在那兒，讓佛走過去。就這兩個事情的緣，後來成佛國。

 還有那個迦葉他叫金色頭陀，他是金色的，另一個名字叫飲光。什麼叫飲光？因為他很明亮，別的光到他那兒都不顯了，就好像月明星稀，月亮一亮，星光就不顯了，别的光就好像他喝了去一樣，所以稱他為飲光，而且他傳佛心印。

 他是金匠，弄金子的匠人。一個要飯的知道有一個佛像缺了一點金，她就發心說我要補足這一點。這要飯的錢純粹是出自她少吃少什麼，久而久之，多少年下來能買這一點金子。但那金子不能直接往上貼，就找了這個金匠，求他。這是個女要飯的，為滿足她的願，她也給不起工錢，金匠就說：「好，我替你盡義務，你的心很好。」就替她弄，就把佛像缺的金子補上了。從此之後，這兩個人也生生世世做夫婦，而且生生世世甚至是金色，稱為金色頭陀。到這一世不但是阿羅漢，而且是傳佛心印的第一代祖師。當初的因緣就是這個，就那一個人發心出了錢，他出了力，合作在佛像上補了一小塊金子，結果有多少生身是金色的。

 做惡也是因小果大，所以「菩薩畏因，眾生畏果。」今天我得了壞的果了，我才知道害怕。菩薩就高明一步，在因上就慎重。現在我們造這些因，將來這個果，就現世的這些果還會發展。

### 末法在家比出家好修

 我母親一直擔心我不會結婚，後來看見我結婚了很高興。她後來把做的夢告訴我的愛人，沒跟我說過。

 她生我的時候有夢，夢見到一個殊勝的國土，看見很多出家人，他們對我母親說：「給你一個有緣的。」那時候有這麼一個夢，所以她就覺得我以後一定是要出家，結果也沒有出家。他們有個條件：「我這個可以給你當兒子，但是你必須要把這個兒子還我。」我母親就以為我一定要出家當和尚，但是我就是一切都供養佛法了，所以不定在那個形式。

 現在的一個特點，就是在家比出家好修。過去在家的大德很多，像維摩詰，那跟釋迦牟尼佛就是平等。那時除了文殊，都不敢去問話，都被維摩詰說服了，所以大家都不敢去，「我不敢去問病，這個上人難以酬對。」後來文殊說：「世尊既然命令我們，我就去試一試吧。」他就去問法，多少人跟著去。

 維摩丈室，就是一丈方的一間小房子，擱了八萬四千獅子座，來多少人聽講啊，都進屋裏坐聽維摩居士說妙法。另賢護十六正士，也是居士；龐居士一家人，龐婆、靈照這都是居士；給梁武帝講《金剛經》的傅大士，這都是居士。所以不一定要出家，不一定要很執著，因為這裏有很多責任，要孝親，要種種的。

漫談篇三（1990年北京蓮舍開示）

（編按：1990年7月中旬，恩師在北京對我們自美國及台灣來訪的弟子做了數日的開示，此篇是根據當時開示的錄音所整理的。）

### 瘥病不假驢馱藥

 念《大悲咒》一遍的功德，等於念《六字大明咒》一遍的功德。有人持念《楞嚴咒》，我不大贊成，一個是注音不對，一個是太長。你費了很大力才記住，但是碰到緊張的時期你就念不成了，真有病的時候你念不成了，長的咒你的心定不下來。當你還能夠喊疼「唉唷，唉唷」，你就把它換成「嗡嘛尼貝美吽啥，唉唷」，「嗡嘛尼貝美吽啥，唉唷」，這短咒你還念得出來，或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…」，還是可能念，是吧。

 念很長的咒是可以攝心。心一跑就念不下去了，就得管住你自己，在修練時是有它的長處，但是在緊張急迫的時候，說馬上就能提得起來，那就需要短咒了。長咒等於是重武器，重武器是很有威力的，但有的時候你帶不上去啊；一個手槍你什麼時候都可以帶，只要能夠保衛你自己，這裏就有些出入。有時候念咒比念佛號還是稍微吃一點力，在我三十幾歲的時候，一次得病，念咒就念不動了，念長咒就更念不動了，後來念佛還是可以。到了現在，又過了幾十年，念咒就念得動了，這要有一些基本的修持，那也就平等了。

 佛號的好處就是如此，最要緊是在臨終時，臨終是一個十分困難的時候，正是生離死別種種最難受的時候。大家設身處地想一想，我這些個親人再也不能相見了，即使身體沒有病，就這一件事就悲痛難堪受不了啊，而這是生離死別嘛，是碎心的時候。你要在這個時候還能用，這不是兒戲，不是好聽，這個裏頭有很多很多選擇。

 觀想也是很殊勝的功德，我不十分重視強調觀想，你可以助修。我從前有個師兄就強調觀想，這他的主張。後來他告訴我不行了，他休克之後，全觀不成了。平常觀想得清楚極了，但在休克的時候全不行了。反正你還能呻吟，你就能念，「唉唷，唉唷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」這你不就念了嗎，一般都喊「媽呀，媽呀」。用這種喊叫的力氣，這種發聲，壽命不盡你的病就更可以馬上得到輕安，可以減輕，如果真正已經是盡了，就得到接引，就是這樣。

 我們現在也不是需要知道好多好多東西，「瘥病不假驢馱藥」，要給人家治病，不需要扛一驢背上的藥才能給人治病，有時候一個小手提包裏頭帶的東西就足夠了，只要對症就可以好。將來學也是如此，不是聽到什麼好，什麼我都想，當然如果做為法師，那就要多知道一些，因為來的人不一樣，你要滿足各個人的願望，你所知道的要多，你要告訴人家，教給人家，要使得別人會你自己需要先會。

 真正要解決自己的問題可以很精練，不一定要知道得很多。對於原理，我們要知道透，也不是要讀破萬卷書，也不是那樣，但總之要理解得很透徹。起碼對於自己要有說服力，知道我這樣的信，我死心塌地了，不只是試一試。有的人肯試一試也好，就練一練、修一修，這也很好，但是到了真正的、決定的，就「有信願就能往生」，那這個信願就不是試一試的那種水平了，那是得決定的信心，就錯了我也認了，要有這個氣魄。

### 修持的四大類

修持可以分成四個大類，所謂漸修漸證、頓修漸證、漸修頓證、頓修頓證，有漸有頓。

 「漸修漸證」，譬如登山，從底上去，之後是什麼情況你不了解，但你是一步一步往上爬，漸漸的上去了，這是漸。上去之後所看的就遠了，你所證的就不同了，一步一步漸漸的證了，最後才知道原來是這麼回事。我爬到鬼見愁才知道，到了鬼見愁也看不見那邊，那邊還是擋著的，漸證，這是一類。

 又「頓修漸證」，修是頓修，這譬如打靶，練打靶的人一開始就看見靶子了，雖然看見靶子了，但要像神槍手每一槍必中，就需要修需要練，這還是漸漸達到的，所以這是一種漸證，漸漸的證。一看見靶子是「頓」，向著目標在那兒不停地打著靶子才純熟是「漸」。

 再有「漸修頓證」，很多人屬於這一類，如拿斧子砍樹，一斧子，兩斧子，三斧子，四斧子…，這個是「漸」，一斧子一斧子砍下去。拿斧子砍樹沒什麼了不起呀，我這一斧子砍完，下一斧子毫無變化，就是多去點樹皮，而最後一斧子樹倒了！所以倒是「頓」，修是一斧子一斧子砍的，這是「漸」。

 還有「頓修頓證」，這種根器就好了。如煮絲，各種絲擱在染缸裏頭，一煮一下子全都染好了。

 所以就這四個類型。現在講一講這些也就是先讓大家知道這個靶子大致是怎麼回事，起碼要達到這個目的。這個目的就是要破除學密的人，尤其是從氣功來的，都要練功要什麼什麼，趨向於有為、有所得、有所什麼變化，讓他能夠知道了解這是無為法。那回不是說嗎，「十方同聚會，各個學無為」，到這兒是學無為；「此是選佛場」，選佛的考場，「心空及第歸。」心要空了就及第，就考取了，所以要明白這是無為。

 現在不是就走上有為，然後再把有為破除。我們是直接在選種的時候，就考慮到防病蟲害，先把這個種處理，種下去之後它自然病蟲害就少，先預防了。我們說法也如此，能夠先知道這個目標，免得一步一步跑到了有求、有得這一種偏差裏面去，而知道通達無為法者是真實菩薩，這《金剛經》的話，就「通達無我法者」，「無我」當然也就無為了。

 我們一方面就預防這個通病，都有些執著，在這些裏頭避免把這些法都變成有為法。《心經》裏頭首先就告訴我們無所得，「無智亦無得」，以無所得就遠離顛倒夢想，這無所得嘛。可是大家往往就忘了，總想今天得點什麼，得點什麼，其實這就不是般若。

### 談佛牙舍利

 佛牙舍利各人看的顏色不一樣，有人看的是綠的，有人看的是紫的，有的人看的是咖啡色的。那一次我看的先也是咖啡色，然後我就在那磕大頭，我磕了很多頭，後來大家都走開了，沒有人在，那兒有個凳子，我搬個凳子上去了，可以很清淨的看。它不是一個長方的嗎，一個斜面的槽在前，那中間就出來一條雪白的中分線，這是剛看時沒有出現的。第二次我去看整個就變成白顏色的了，所以這個顏色不是很固定的。第三次看的呢，也很有意思，正好跟第一次看的相反。頭一次看是咖啡色有一條白線，第三次看是白色的，而過去看是白線的地方變成一條淺黃的線。你說這個事，你眼睛的誤差不會到這個地方，三次都不一樣。

 八國聯軍時，拿那個塔當炮的靶子打，把那個塔打倒了。大家在撿殘磚爛瓦，撿出一個很講究的盒子，也不重視，就擱在大殿。解放以後，這些東西都清理到廣濟寺，廣濟寺也堆在那兒沒人管。一天斯里蘭卡的人來參觀，他把這盒子的文字一看，說裏頭是佛牙呀。就打開，才知道是佛牙，這驚動了。在世界上，這地球上只有兩個，一個在斯里蘭卡，一個在中國，很寶貴。

 再一個，法門寺有佛的手指舍利。而（佛牙塔）這個是沒有燒過的牙。記載是這樣，那個夜叉在佛要火化以前請出來幾顆，這幾顆沒有經過火燒，有的還在天宮。這一顆很可能是道宣律師的，中國不知道。過去打仗我們漢是在南邊，這北邊北京什麼都是番邦，這個是在北國，他那文獻什麼記載不詳。

 這個記載是關於道宣的，道宣是律宗的祖師，他不能胡說。一天他忽然間走到臺階，一下子摔下來，一個人就把他扶住了。本來要摔得很重，那人把他扶住了，當然他很感謝：「居士，你是哪一位？」他說：「我是天王的四太子。」「唉呀，貧僧怎麼敢勞太子。」「我們很敬仰法師的道德，我一直都在護持你。法師你有什麼需要的嗎？你覺得我們天宮你有什麼需要的，我可以給你找到。」道宣腦子一動，「我聽說天宮中有佛牙，你能夠找到嗎？」他說：「是有，本來我們這也是很寶貴的，既然法師說出來了，那我們就拿來供養。」就送給道宣了。這早有這個記載，這個佛牙可能就是這樣來的，不然別的沒有來源，只有這一個記載。

 當然現在大家不大採用這個，說這個太神了，太神了。天王的太子供養道宣的，當時是夜叉盜了佛的牙，從口裏頭請走幾顆，沒有被火燒過，天宮上有。斯里蘭卡也是，這說是從天宮中來的，也是其中之一，看一看就很殊勝，你就知道那時候人之大，所以到減劫什麼都減嘛，慢慢變成矮，彌勒的時候人是八萬尺高，有時候不可想像。

### 行解相資

 MT居士問：開始學佛在實修方面應該怎麼去著手？就說像定課方面。

 我可以給你建議《淨修捷要》，因為《淨修捷要》聽了一遍了，這就是有緣，而且自個兒也已經在這兒用了功了。如果每天能夠全部修一遍當然更好，不然可以幾天一遍，這個時間必定有的。一天一個定課，念幾篇《淨修捷要》，然後就念佛號，願意念一些咒也可以，修法也可以，這都不是死的。總之要有一個定課，比方像拿《淨修捷要》來說，一面念一面修，一方面這裏頭每一段的含義自己體會加深，拿這個做為中心，再看一點書。剛才我說的《學佛是怎麼回事》、圓瑛法師的幾種講義，這都可以看，他有《金剛經講義》、《阿彌陀經要解講義》。《阿彌陀經要解》是已經有蕅益大師作的註解了，但是看起來還費解，因為它文字雖不像漢朝文那麼難懂，但是道理非常深，那麼看圓瑛法師作的講義有很大的幫助。當然不等於說他這講義裏頭的每一句都是絕對的殊勝，但幫助是肯定的，總之功效遠遠大過消極方面，我們還就是通過註解來了解《要解》，通過《要解》來了解《阿彌陀經》釋迦牟尼佛的本意。

 這就有行有解了，行解只有並重。單打一邊就好像鳥只有一個翅膀，要摔下來的。行而不解，增長無明；解而不行，增長邪見，很多人只是理解，只是研究，並沒有真實的修持，就會生出邪見來。很多學者看來看去，就說這個經是假的，那個經也是假的，這裏頭生出邪見來了，他去研究之後產生邪見了，這偏枯就是很大的障礙。

 所以我們一下手的時候就是行和解並重，行解相資，福慧雙修。這些做功課、看經，都修了慧也修了福，另外一切善事多參與，這就是既修福又修慧，比方將來有印經什麼的，不在乎錢多錢少，總之我隨喜贊成，這功德很大。參與不是在錢多就是功德多，我一萬就比你那一千大十倍，有時候遠不一定，有時出一千的人比那出一萬的功德反而大十倍。看他的發心，看那個錢他出的時候對他的難易。

 從前有一個窮人，他毫無所有，他發心，多少次出資下來買了一點油，沒有器皿，兩隻手捧了油到廟裏去供佛。一個國王獻供養多少多少百萬。廟裏頭法會國王到時反而還不開始，國王問：「為什麼？」「等個大施主，大施主未到。」「我都來了，我不是大施主，還有什麼是比我更大的施主？」「大施主未到。」「好，我就看這個大施主。」後來看來了一個窮極了的人，兩個手捧了一點油，大家就去迎接，把他的油接著倒下來，這油就是他的命啊。這一點，你國王再多，你對於他並沒有什麼，這就是說不是在那個數量裏頭，是虔誠恭敬的心。

 夏老師有十四個字，這對於每個人都有用，是「察過去習毋自欺」、「持戒念佛看經教」，這很全面了。「持戒」，沒有受戒我持什麼戒啊？我們是等於以持戒人的戒律要求自己，戒的意思就是止惡行善。過去儒家的仁義禮智信，也是得人身的功德。你能夠仁義禮智信，下輩子還有人身。佛教說能夠保持五戒，這個功德是下輩子還得人身的因。我們受了戒的就要好好保持戒，沒有受戒的人也應該要止惡行善。「念佛」，大家都在念佛。「看經教」，從這些書開始，有註解的這幾部書，一個就是《勸發菩提心文》的講義；一個是《阿彌陀經要解》的講義；一個是《金剛經》的講義，把般若和淨土的同時看。這就是「持戒、念佛、看經教」。

 再有「察過去習毋自欺」。要常常去覺察自己的過失。現在已經知道有些就是不做了，但還是有習氣。中國過去臣子年輕時喜歡打獵，到老了多少年不打獵了，但看見人家打獵，心裏還是很歡喜，這才知道這個染得很深，這就叫習氣。我們不但行動上要注意，這個習氣也要覺察，不可以掉以輕心。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，這說的是什麼？走路都要抖抖瑟瑟的走，你不好好走？不是這意思，就是說你如果有這個習氣，可能一不小心一失足成千古恨，所以就是要善護己念，菩薩就是善護己念。眾生是畏果，這個果報來了就覺得可怕；菩薩是畏因，不種這個因，沒有因了就沒有這個果。你怕有這個果，你因上就注意，這不就主動了嘛，這些「察過、去習」就是畏因。不斷的形成過錯，還有習氣這些東西，它死灰可以復燃。

 「毋自欺」，人總首先是自欺。我常說一個人的通病，就是把這個「妄我」估計得過高，把這個「真我」沒有認識。你不知道有個「真我」，更談不到重視了。你的「真我」跟佛是平等平等，對於這個不認識，卻覺得這個「妄我」是我了，而這個「妄我」的本質是賊啊。現在沒有誰說「我是賊」的，在座我看，沒有一個人。這認賊作子，自個兒不但不覺得他是賊，種種方面還把他估計評價得過高。

 這樣的話，像阿難就沒有能夠免摩登伽女之難。他已經是證了初果的人，已經有神通了，碰見一個魔女他居然要破戒，所以釋迦牟尼給他總結，就是因為他不知道這兩種根本：生死根本、涅槃的根本。生死根本，就是你以為是你自己的那個〔妄我〕，那個就是你的生死根本，這個「妄我」你認賊作子，因此這種修行不但不能成佛，有時就變成阿羅漢，變阿羅漢也是墮落。大乘佛法要求高，不但生天是墮落，阿羅漢也是墮落。《楞嚴經》以阿羅漢當作魔的一類，是著魔最後的一個魔，成阿羅漢也是魔。你只求自了，不願意去度他，這從大乘佛法來看，你也是著了魔了。

 這是「察過去習毋自欺」。要很認真，這就很全面了，這個要做到的話，自然而然從光明入光明，一天比一天強，不是急於求什麼，你急，印光法師就講，這裏頭就出現一個急躁情緒。就是勤勤懇懇，老老實實，綿綿密密，這麼做去，福慧自然增長，到那兒就好了，自己就長出來了，越長越…。

### 談受戒

 HC居士問：受不受戒對修行有沒有什麼大關係？如果一個人修行很好，但是他沒受戒，有沒有什麼大的關係？

 一個人都有因果，做了善有時有好的果，善報；做了惡有惡報，這受戒不受戒是一樣的。但受了戒的人行了善，除了這善事所應有的善報之外，增加了一個持戒的功德；做了壞事就比常人要多想一點，做壞事要比不受戒的受的報都重，這樣就得謹慎一點。

 在受戒時問「能持否？……能持否？」你答應的時候就是受了，你不答應這個戒你就沒受。所以有的人應酬很多，我這個酒不能持，他問你能持否，你就不答應這一條。這都是允許的，到了五條都受才叫具足戒，所以佛菩薩是非常通情達理的，都不是硬性要求的，隨你志願。

### 禪淨密精神的融會

 現現成成的東西，就是《金剛經》。你就是不學密，你念佛往生就是密宗的即身成佛，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，我這兒不是賣膏藥，自賣自吹。你說我讚歎什麼呢？我賣膏藥，我是替誰賣膏藥﹖我現在在這兒替密宗賣？替淨土宗賣？替禪宗賣﹖沒有這些分別﹗要是融會了這個精神，每一個都是無上；要是不明白這個精神，每個都不是無上。你那個杯子裏頭有毒，你把有毒的東西裝牛奶，這牛奶吃下去了雖不至於送命，起碼你要住醫院。剛剛裏頭裝了「敵敵畏」，自個兒杯子裏頭種種毒都有，不洗乾淨，就往往對於這個殊勝的道理…。

### 熟處變生，生處變熟

我是主張廣學，普讚，一門深入。學習要廣，讚歎要普，我什麼法門都讚歎，「廣學原為深入」，必須在廣的基礎上才能深。而「一門深入」跟「兼修」是不是有矛盾﹖不矛盾，這個「兼修」是成了你的一門，就把這個做為你的法門，就這麼深入。但不要今天這兩個兼修，明天又三個兼修，然後又不放心所以就單修一個，這你就亂了。你既然決定這麼樣兼修，一比九是兼修，二比八、四比六、五比五都是兼修，也千差萬別，所以你現在定了，你就在這個原則之上從這裏開始，有小調整是可以的，也不是那麼呆板，這就是一門深入。有很多人聽了氣功什麼的，就學氣功去了，把自個兒的這些都忘了，那就很難很難，就太亂了，一會兒這，一會兒那。要一門深入。

 為什麼要一門深入﹖就是為了達到這六個字，為解決這六個字的問題，學佛也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，我們要「熟處生，生處熟。」要熟的那些地方變成生的，原來很生疏的東西變成熟的。我們最熟悉的是煩惱、貪瞋痴、慾愛、名利，眷屬、男女。人家一句話來，馬上就生氣，它熟極了，你不需要「嗨！這話不好，我要考慮一下，我應該生氣，因此我就生氣。」沒那回事。少男少女看見對方之可愛，也不需要個過程，一下子心就迷了，一見就傾了，心都傾了，熟﹗熟極了。妄想也從來不需要說「現在我沒事了，我要拿一點時間來打妄想。」隨時隨地，你跟它熟悉，它就是無孔不入。

 生！菩提心、念佛、佛的教導語言，在我們腦子是生的，我們因此該把覺悟、佛的教化這生的東西要變成熟。生的東西要變成熟了，熟的東西自然就會生，如果同時努力，生的我叫它熟，熟的也叫它生，那就更快。一方面把煩惱要看淡，很主觀的，一方面將這句佛號提起，真正要做到「萬緣放下，一念單提」，那就這兩個方面都有了。萬緣是熟的，放下；一念單提是生的，單提，這沒有不成功的。

 整個過程不過就是如此，「熟處變生，生處變熟。」一門深入就是使這生處容易熟一點兒，你本來就很生，這個摸兩天就換那個，又換那個，就始終不熟。如果這句佛號能夠達到跟妄想一樣的熟，那還有話說，就不念自念，它老是自然而然就出來了，有很多人念了很多，這種情形有時會出現，但不是經常出現，就是不知不覺在念，不是安排才能念，能達到這一步不是很難，都可以做到，就是還不能經常相繼。

### 必須除盡有所得心，方能行到行不到處

 唐朝一個船子和尚，他跟別人不同，別人說我要去傳法，他說：「我喜歡山水，我就在山水之間，我就擺渡，你什麼時候碰見有真正出格的人，有一個兩個，你打回來找我。」因為他擺船，所以叫船子和尚。他這個朋友叫道吾，也是有名的禪師，後來他聽夾山登堂說法。人家問夾山：「什麼是法身？」「法身無相。」「什麼是法眼？」「法眼無瑕。」瑕就是斜玉旁，瑕疵，也就毛病，法眼就沒有瑕疵了，沒有瑕呀。他這一說，道吾就笑出來了，失笑。「我問你一個問題，你為什麼發笑啊？」「我笑你答話。」夾山就向他請教，道吾說：「你不要找我，你到四川去找船子和尚去。」所以古時候這些人他就是負責任。別人一笑話他，告訴他，就真去了，他就不說法了，而現在的人沒有這修養，你笑話我，是你不懂。

 這就去了，見著船子和尚。船子和尚一問話，他剛要答話，船子和尚一篙子把他打水裏頭了。他好容易爬到船邊，剛一出頭，船子：「你胡說！」剛一說，一篙子又打進去了。就這麼幾個反復，答了最後夾山悟了。這好像解決問題了，他就走。走的時候，夾山他還回頭看看，又回頭看看…。船子和尚就知道他還不放心，為了鞏固他的信心，不要命了，就連人帶船翻在水裏頭，你看看這個師父。「我還有什麼沒告訴你！你還回頭幹什麼？」所以要知道，要護持一個人的成就，這些為師的人是這樣的用心哪，他連人帶船都翻進去了，夾山這才真放心。

 底下有個廟，夾山回來之後又上座，人家又問他：「什麼是法身？」「法身無相。」「什麼是法眼？」「法眼無瑕。」還是那兩句話，道吾：「啊！這漢子這回徹悟了。」

 所以超情離見！他回來換了兩句話，你說你就承認他徹悟了？還是那兩句話，他要換了那確實他是白去了。所以中國的禪宗殊勝，殊勝啊！所以王上師拿著《指月錄》經常看啊。我常說學密人的一個通病在於執著，把這些殊勝的無為法變成了有為法，無漏法變成了有漏法，就在那有得有求，求功用、求境界，你是可以得到功用、得到境界，然而都是行得到的地方，「必須除盡有所得心」，有所得的需要去得乾乾淨淨，你才能走到那個走所不能到的地方。

### 顯密圓通

 真正佛法要昌了，這個世界就自然好了，所以《無量壽經》：「佛所行處。……天下和順。日月清明。……兵戈無用」，沒有戰爭，內部也沒有內戰，外部也沒有侵略。「民無冤枉」，沒有錯案，做官的都是好的。「各得其所」、「強不凌弱」，這《無量壽經》的十二句。

 現在就是強國壓迫弱國，過去日本就打我們，富國就剝削窮國，很可憐。不但是國，大資本家吃小資本家，也是富強凌弱；一些匪徒結成一塊兒就欺負良善的人，所以有冤，以致於黑天有人就不敢出來，這都是靠勢力欺負人。「強不凌弱」，你只管強而不欺負小的，而且幫助小的，「佛所行處」應該是這樣。我們要真正的把佛法推展到各處，種種的念佛的人就多起來了，諾那祖師來所帶到的這些精神，今天我們來看就覺得跟我們原來的東西十分的吻合，這不是我們故意的拉在一起，要把它說成兩樣是錯誤的，它是一味的。

 我們過去出了多少大德，這個化光咱們中國禪宗就有。唐朝時候挨三頓打的臨濟，後來開悟了。跟臨濟同時也有個人叫普化，臨濟那時到北方弘法。這普化瘋瘋癲癲的，有一天他說：「我跟你們化緣，我化一只布襖子。」有人就給他做了衣服，臨濟給做了個棺材。他說：「唉，還是臨濟小廝兒，別有一隻眼晴。」就把這隻棺材扛走了。扛走了就搖著鈴鐺：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你們來看。」他出了城，出了東門，躺下來說：「我就要死了。」待會兒：「今天不好，我還不死。」又回來了。很多人在那看，看沒死，那就回來了。

 第二天出南門，說：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。」好多人又跟著去看，看著他躺在棺材裏又搖著鈴，摇了一會兒：「唉，今天還不死。」又出來了。到第四天就沒人跟他了，不理他了。有個過路的，普化說：「你給我釘棺材。」那個過路的就給他釘上。他先在裏頭還是搖鈴鐺鐺鐺，鐺鐺鐺，再過了些時候不響了。那釘棺材的人就回來說：「今天普化死了，我給他釘了棺材。」「這很可惜，他死了，我們去看看。」他真死在裏頭了，「走走，把棺材給他埋了吧。」就把他埋了。又過幾天，大家覺得真怪，這個棺材怎麼這麼輕？抬的人覺得這輕得不盡情理，「咱們打開看看吧。」就開土把棺材撬開，沒人！這屬於化光嘛，同樣修的是大虹光身，所以禪跟密是一件事情，所以懸別顯密，在密宗也是禁止的。

### 八識二無我，五法三自性

 總之就是把你的知見去掉了，你所有的都是佛的知見，就最後全成功了。在過程中就是在變化，有一部份是佛的知見，又有一部份是我的知見，唯識有些東西說的很好，彌勒就是唯識的教主。它這個「八識二無我，五法三自性」確實是好的。

 他講到了有第八識，「二無我」是人也無我、法也無我；「五法三自性」，那天說了「三自性」：遍計執性、依他起性、圓成實性。就是一些事情，這遍計執裏頭你有主觀就變成依他起，依他起還沒有認識真實，但是好多了，真實就圓成實了，所以又簡單又明瞭。還有「五法」，一切不過就是「五法」，第一是「相」，一切相，各種相，山河大地、男男女女的相；法相，法也有相，清、淨、小、大、頓、圓，這不都是法的相嗎，這一切相。眾生所接觸的頭一個就都是這些相，有了相它就有個名字，就給它安個名，這個叫什麼那個叫什麼，桌椅板凳什麼什麼，各有各的名。一個是「相」，一個是「名」。

 再有就是妄想，把眾生就完全代表妄了，哪還有眾生還有什麼？不過就是「名相」和「妄想」嘛。我們剛不是說相與名字嗎，「名相」，中國人說話很講韻律，有許多是倒過來的，其實原來從印度那邊所起的就名相和妄想。這妄想中也就包括許多名相，不管什麼東西你只要想了，從妄心所出來的都是妄。

 第五個是「如如」或者「真如」，第四個是中間這個，這是關鍵，從「妄想」到「真如」。所以說不過就是這些，這些都是名、相和妄想，擺脫了這些名、相、妄想，最後是證真如，這過渡期間是什麼？是「正智」，正的智慧。正的智慧是什麼呢？就大家現在當前的情況，在妄想裏頭出現了無漏成份。

 TC居士：那現在我們說世間是虛妄的…

 你還在妄想裏頭。你「世間是虛妄的」這一念還是妄想。但是這裏頭，比方今天說的這些，也知道念法本，裏頭有發菩提心，要持戒，也知道要度眾生，最後要證到平等種種種種的。這一些就正是屬於正智，你還沒有完全離開妄想，但這裏頭有正確的部份，就是無漏的部份。要發菩提心、要利他，這個純正的思想本身是無漏的。不過是妄想心和這無漏的成份都融在一起了，這個情形之下我們還是承認你是正，而且是智，這就不同於妄想了，這裏頭有了無漏的成份。

 佛的知見，那就要打譬喻說，因為它是咱們以眾生的語言表達不出來的，是不可思議的，不是言說所能宣說的，也不是我們頭腦馬上能夠理解的。所以「不可思議」，頭腦沒法辦的，就不可思；舌頭沒法用的，就不可議。「不可思議」不是隨便說的，「啊這好得不得了」，而實在是舌頭太短了，說不出來。真實的佛知見說不出來，我們只能夠說用言語所表達的是指月，立標指月，依傳承而言說的，說「那個是月亮」，言說就只能到這兒為止了，這是文字般若。

 你依著這個方向去找月亮，最後就看見月亮了，但是有的眾生，我一告訴他這個是月亮，他誤解說這個（註：手指）是月亮。我說這個是月亮，我是指那兒，但他後頭卻告訴我說這個（註：手指）是月亮。很多人是這個毛病，問題說的就是這個，其實這就難得多了。這個一錯了之後就麻煩了，他不但找不到月亮，他還一個錯誤的概念，覺得月亮就是這個樣子，所以依文解語那就是……。

 既然不是言語所能表達的，那要這個經幹什麼？我們要講是幹什麼？指一指。禪宗叫《指月錄》，這麼一部禪宗很厚的書，給你指一指月亮，給你做個指路牌，往哪兒走這都畫上箭頭。箭頭上寫頤和園，但這個牌子不是頤和園，是你照它的方向走，你就到頤和園。

 還有巴黎地圖，你離開地圖更不知道巴黎在哪兒，但是巴黎絕不是地圖那個樣兒，那一個小方塊就是巴黎？一個小黑線是鐵路，再細一點的是公路，再就是河，它都對！但都不對。你說山就是那一條線，一條弦稜那個樣子？它是符號，但是它可以讓你知道那是什麼東西。有那個地圖可以有很大的幫助，你都到了巴黎之後，把地圖全都對下來，沒錯。比方到了頤和園，那導遊圖上一對，全對，但那導遊圖不是頤和園，這一樣的事。一切就是給你指一指，導一導。

 所以就需要不盡的修持，所幸者就是阿彌陀佛有一個極樂世界，你這一生沒有解決的，可以到那裏去進修，不然解決問題還是很不容易。

### 談一持戒的例子

 有一個人，他在廚房裏頭幫廚，和尚這吃飯有很多的事情，有很多勞動的。這個人在廚房勞動的時候，他打了赤膊，這就是說不很如法了，這要求是很嚴的。廟裏頭的方丈就批評他：「那麼熱天還在為大家服務，在廚房奔走，在那送這送那，很有福報嘛，但你打了赤膊，沒有嚴格的守戒。」給他指示了他的將來說：「你將來座下千僧，無一衲子。」你座下有一千個和尚，大廟大方丈了，福報大，而沒有一個真和尚，「無一衲子」，「衲子」就是真和尚。就有這個話，給他授記說這就他的將來。

 這個記載就是這樣，後來他果然是廟裏有一千人，都是講誦之徒，而不是真和尚。所以古時候要求很嚴哪，只有開悟，明（識）心達本你才真正能算是和尚，你只是會講會念，不是衲子，不是真和尚。所謂講誦之徒連個真和尚都不夠，更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導師了，只是會說、會念。而現在有個人會說會講，那已經是難得之至了。

### 密在汝邊

 清朝那個時候廟多極了，房子好極了，僧人多極了，省庵大師哭啊！感到佛教可憐，說佛教有教無人哪！那現在他更哭了。大家只是想到支持這個教，要蓋道場、蓋房子，有多少和尚、有多少經典，教有了，沒有人。說有人，你們算算看有幾個什麼人，你們說給我聽聽，所以省庵大師大哭啊！所以我說我跟別人不都一個思想，我的思想是希望省庵大師收眼淚，我不是什麼蓋廟什麼什麼這些事，是讓省庵大師收眼淚啊，這才是真實我們佛教徒當前要發菩提心的地方。這是他在《勸發菩提心文》所說的一個原因，就是佛教有教無人我痛哭。那麼大家要發起菩提心來嘛，現在就是你自己要變成省庵大師所認為的人，只有這個他才能收眼淚，就從你自己做起，不是指望別人，而是你成為省庵大師承認的，你是他心目中所謂的人，所以千言萬語還是回答到這。

 有人問怎麼幫助和尚的忙，我說你自個兒好好去修，都是這一類的話。比如有人來問，我說關鍵問題就是你自己好好的深入。當年有人問六祖，六祖說「密在汝邊」，這個密，最密、最寶貴的就在你那邊。他的話跟這個都是（一味的），現在就需要大家都知道這個情形。 我們做成一個佛教徒，你是個居士，就要真正稱得起我是個居士。我要受了五戒，我真正受得起，我就是受了五戒的居士。我受一戒，那也很好嘛，你只要是堅決的，都好，真實嘛，先要真實，真實老實是很寶貴的。

### 13.《淨語》數則答問

**《淨語》：入海算沙閒活計 尋枝摘葉舊通家 面皮脂粉重重洗 始倩麻姑癢處抓**

 「麻姑」是個神仙，這寫字帖的人都知道，《麻姑仙壇記》，顏真卿的字。這就是那個的記載，那時候大家把麻姑請到了，麻姑的手指甲很長、很美，坐中有一個人心裏就想：「麻姑這手指甲這麼好，要給我搔背才好哪。」麻姑知道了，說：「你這麼輕慢」，打，打了多少鞭子。所以說要請麻姑在癢處搔一搔，就是這個意思，用這個典故。

 由於臉上的脂粉重重洗，一層一層都洗掉了，才想要求麻姑在我的癢處抓一抓，搔著癢處。你談問題沒有搔著我的癢處，不關痛癢，就說沒什麼不對題，但也就隔靴搔癢。這個是說什麼呢，就是我知道癢處在那裏了，就盡在癢處地方搔一搔，由麻姑用那指甲來搔一搔，那不是很好嗎。這是有用了典故。

**《淨語》：金豈畏爐泥怕水  雷生數語是司南  投針見血方知痛**

 **持棒掠空事豈干**

**《淨語》：感君毒棒連三月  警我迷頑廿九年 今日相酬唯一語**

 **須知淨土外無禪**.

 「雷生數語是司南」，這是一個最有意思的事情了，後頭還有一段《寄雷生》，就是專寫給雷生的：「感君毒棒連三月 警我迷頑廿九年 今日相酬唯一語 須知淨土外無禪。」我始終不知道，最近我才知道，這個雷生是我先父至好的朋友。我先以為他只是我舅父的把兄弟，我跟他兒子是同學，我到他們家，我見過這個雷道亨。他當時跟我舅父他們幾個人都在山東，都是佛教徒，雷道亨是教育廳長，管全省教育的；夏老師是鹽運使；我舅父是檢察廳長，檢察廳是審判廳嘛，他從日本學法律回來的。這幾個人在教育、司法、鹽務這幾個方面，當時都是全省的第一把手，都是佛教徒。不過這幾個人裏頭，夏老師晚一點兒，夏老師覺得信佛是由於我舅父，好像有一些接引之功，所以後來閉關的時候誰都不見，只見我舅父。夏老師在關中的一些情況，他家人都不知道，沒有人知道的，而我舅父知道。這我舅父告訴我的，所以我知道。夏老師確實關中情況很殊勝，你說那是大手印、大圓滿也行，你說是理一心也行，不是言語所能說的。

 這個雷生就最有趣了，這個事大家可以聽。都是在同一個機關，那會兒夏老師還沒有十分信。他到了中午，就到夏老師的機關裏頭，把皮包一放：「耶，你們給我預備，給我做炒蝦仁、海參、什麼什麼東西。」點了幾個菜，今天吃威士忌，第二天要白蘭地。把菜酒都點一點後，大家預備了就弄上來請他吃。吃得差不多了，酒也喝了有幾成了，飯也都吃得差不多了，這個時候開始就罵了。吃完了，吃得高興了那就精神也來了，疲勞也恢復過了，就罵，罵到什麼程度呢？「你是孔門的奴才。」你看都是同機關的，你罵他是奴才種種的。這個祕書科長都不可忍了，就給他取了個外號，說這個人是混蛋，渾球加三級。是混蛋，而且是渾球，而且是加三級。就聯合起來跟夏老師說：「您不好意思跟他說，我們來說，把他轟出去。」夏老師說：「罵你們了沒有？」「沒有。」「沒罵你們，那你們管幹麼？他罵的是我。」就有這麼一段，所以「感君毒棒連三月」，天天地罵。

 這個地方（註：「雷生數語是司南」）也是，就說他當時說的許多話，真是難忍的司南，這還是紀念雷生的話。

 後來就不說了，「問你一個問題，看你回答得怎麼樣，你要是回答不出來的話，那我就不再說了。你需要粉碎虛空。」夏老師說：「粉碎虛空？虛空怎麼粉碎啊？」這雷生提高聲：「啊，你不懂啊？我看錯人了。」所以他不是隨隨便便把人罵的，「我看錯人了。我再說一句，你要是還不懂，我提腳就走，再也不來了。你需要打碎了另造。」這當然懂了，我聽到這一句話時我說：「是啊，這很對，就是要徹底的否定自己！」大家都不肯否定自己，把你打碎了另造！不就是這樣天天的什麼你恭維我，我恭維你，你來我去這樣的，不但不打碎，連打都不肯打，哪裏有另造的一天啊，打碎了重造！

 這一句話的意思，我一直說它就是一個主流，就是徹底否定自己。你怎麼能把自個兒打碎？讓人自殺？不是自殺嘛，是徹底否定自己！不僅是否定自己，我們要徹底否定。

 那麼他就接著談下去了，後來就表揚。這表揚到什麼程度呢？夏老師從來沒說過，只有一次告訴我了。有次來一個開悟的，講說他開悟了，很有名。我屋裏請他相會，其實他是禪宗很有研究，談不到開悟。那天我談了算是很多，過了幾天我又去了。夏老師告訴我說：「你那天談的話很好。當年我跟雷道亨的會見，先都是罵，後來就是他說我賞你一個圈圈，賞！賞賜的賞。」這都是同等的，你是你機關的頭，我是我機關的頭，我談話你說我賞你一個圈？一般誰願意受這個。「我賞你兩個圈圈，我賞你三個圈圈，我賞你四個圈圈。」再到後頭就不是這個態度了，就是站起來合掌，眼睛裏含著眼淚，嘴唇顫動，說四個字：「諸佛佑汝。」夏老師說：「我今天以當年雷道亨表揚我的，我表揚你那天說的話。」

 所以雷生就是這個雷道亨。他們這些人從我這門口路過，我以前都忽略了，因為他常說：「路過，想起老朋友住在這兒。」因為我舅父也在這兒住，我知道他是我舅父的把兄弟，我總是以為說的是我舅父，最近同學會開會我才明白。又說起這個事，他說：「我一看就知道是我的老朋友住在這兒，我怎麼知道他是我這個老朋友呢？因為『黃寓』那兩個字是他的親筆。」他認得我父親的筆跡，說的是「黃寓」，那寫「黃寓」的只有我父親，是我父親的字。他並且說：「這是我朋友中的最年輕的一個，可惜我現在看不見他了。」說的時候眼睛還流眼淚，所以這老一代的人，他們這一些個知交，這些關係很真哪，就是這樣，這是雷生。

 這個公案，這麼來人來批評，夏老師就這麼接受批評，這都可以給我們做為一個典範。而最後的轉化關鍵就「你需要打碎了另造」。

 夏老師是什麼人呢？夏天一個人在屋子裏頭，不肯脫著上身，這「不欺暗室」。屋子雖然沒有人，還是很恭敬不放肆，不是沒有人就可以隨便，都不打赤膊的。十七歲的時候，跟幾個人路過一個地方，在井邊上喝了一點茶，大家講《四書》，互相的一人講一段，夏老師講了之後，他自己都聽見每個人的毛孔都開了。是個非常遵守道德，很有智慧的人，這樣的人現在真是人中麟鳳了，他還要打碎了另造，因此還不如夏老師的人是不是需要打碎了另造啊？這個很要緊哪。而且不只是打，要打碎，打碎了之後重頭造，就是要完全是個新人。

 所以我們剛才說要嶄新的，每個人從自己起，你只要打碎了另造，省庵大師對於你，他就沒有眼淚了，就是歡迎了。這都是真實的修持，不是就做一些功德，求一些福報，求一些什麼，佛菩薩就加被我、保佑我，而求得平安，死了往生極樂世界，就什麼都好。活著也好，死後還要比別人好，為自己打算得比誰都週到，那阿彌陀佛就不收了，阿彌陀佛那兒要收的是發大乘心的人，純一是大乘心的人。只是考慮自己的人，是二乘種不生，二乘種性的就只想自己求覺悟，自個兒求解脫的人生不了。純一是大乘，要利他。

 「雷生數語」中間最重要的一句就是「粉碎虛空」，在這兒的註解就是「打碎了另造」。這都可以跟《四十二章經》講的「汝意不可信，慎勿信汝意」是一味的。那現在我們怎麼辦呢？就是剝筍殼。我回答那個話還是對的。反正要剝筍殼，這裏頭正確的和不正確的總之都是筍殼。你剝掉一層，下面一層保證比這一層乾淨新鮮，好得多，要細，但還不是筍心，再剝。見到筍心就大事圓滿了。

**《淨語》：聽佛軒記**

**法門無量 要在明心 功高易進 無如念佛 此方真教體 清淨在音聞**

**欲成三昧 先修耳根 一切時中 佛號歷然 聲不越竅 耳聽常滿 隨緣自在**

**聞性內熏 思專想寂 滯情融朗 佛是本覺 念是始覺 以念啟聞 以聞修念**

**聞即是念 念成於聞 有念必聞 無聞非念 有念念息 無聞聞盡 從聞入流**

**返聞自性 但能聲聲喚醒自己 即是念念常覺 但能不隨顛倒 即是翻破無明**

**初則背塵向覺 繼則始覺合本 久則始本相泯  自然能所兩忘**

 這講耳根三昧的，整個這麼長，後頭說的是重點。《聽佛軒》，一上來就很好，「法門無量 要在明心。」無量的法門最重要、最緊要的是在明白本心；功效很高、容易前進，沒有再比念佛更好的了。這跟諾那祖師的話一致，成佛要成的就是明白自心和彌陀大法，這些大德的話，字雖不一樣，實質沒有分別。

 這個就是聞和念，聞是屬於耳根，而念就是舌根和意根。你這個念到底是成功不成功？你今天要是成功，就是由於你自個兒聽到了。你聽到了，你這一念才算；你念的時候沒有聽到，這就是用這個話：「己尚不聞，佛豈聞。」自個兒還沒聽見，佛哪聽得見哪。這句你聽見，你這句就真念了佛了，就是念佛，那經上說的功德你都有，你不念就沒有。你這句聽見而又沒聽見了，就剛才有，現在沒有了。

 所以「念成於聞」，要聽見才算。「有念必聞」，你念，當然要聽就會聽見。「無聞非念」，你沒有聽見那就不算念了，這都是前頭的補充。「有念念息 無聞聞盡」，這句話就是無念而念的意思。「念息」是無念，無念而念，既然在念就是「有念」，可是是無念而念，這有念的時候念是息的，沒有了。「有念念息」這四個字不大好懂，就無念而念，沒有存心在念，沒有這個念的念頭，可是心中和口：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……。

 你自己織毛線，隨時隨地什麼什麼都可以織，有的是不需要用心就這麼的織，一邊談話一邊就織了，純熟。念佛也是同樣的，到了純熟之後，你不用心去照顧，不用什麼，自然就能念。不用起個念頭要心專注再念，做作這麼去念，就很自然而然的念。有念，而念它是安息的，沒有動念。

 無聞就聞盡了，就觀世音菩薩返聞聞自性。他就是入流亡所，把這個所忘了。聞所聞盡，先是無聞，後來聞和所聞都沒有了，聞和所聞都盡了，這是「無聞聞盡」。觀世音菩薩先是在那聞，後來就是把這個能所都忘了，聞和所聞都沒有了。

 TM居士： 就是能所兩忘？

 兩忘。真正到了無聞，聞就盡了。無聞，沒有聞，那也沒有能沒有所了，沒有什麼叫聞了。「從聞入流」，這就是在聞上入的流。「返聞自性」，不是聽那個聲音，從這個聲音中我來觀察自性。這一點是耳根的一個便利，啪！（註：黃老拍桌子），聽見聲音了是吧？我再一來，啪！（註：黃老又拍桌子），又聽見了，又沒有了。這個聲音是有生滅的，你能聞的那個本沒有生滅。聲音沒有了，你的這個能聞方面沒有滅，這就是常，離開生滅了，聞哪。

 所以這個返聞自性就是這樣的，不是追那個聲音，而是聞這個能聞的聞性，聞性就是自性的一部份，那就是返聞聞你的自性去了。這個「聞自性」就是禪宗的辦法，返聞自性。

 TM居士： 那這個「生滅滅已」呢？我現在想到了這一句。

 「生滅滅已」就在幾層以後了，所以這一段《楞嚴》可以看。先是動靜二相了然不生，這動靜都平等了，聞和所聞都盡了，但這「聞所聞盡」還是你自己知道的，你還是覺了，你覺了「聞所聞盡」，那麼這個「聞所聞盡」就是你所覺的，那麼你還有個能覺，那就有能覺和所覺。就要再進一步，剝筍皮嘛，一層一層的剝，所以都是空，空掉什麼？覺和所覺都空了。空掉了覺和所覺，那不是有所空嗎，因你有個能空的嘛，空所空滅。空所空滅也沒有了，這還是滅啊，不但空滅了，滅還要滅，生滅滅已。生滅滅已就寂滅現前，忽然超越世間兩種殊勝。不是都沒有了，所以就是這樣，觀音成功就是這個過程。

### 14. 理事無礙

 理事無礙的含義很深，大乘經典都是在說理事無礙。無所得、無所有這都是理，但是三世諸佛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這不又是得了嗎，得就是事，無得說的是理，但是在事上是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

 「無智亦無得，以無所得故」，才遠離顛倒夢想，才有這些，無得才這樣嘛，後頭又說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得…」，自相矛盾？不是啊，所以我們現在要研究首先就要善於發現矛盾。把這個經念了過去之後，這個矛盾之處你沒有感覺，就讀得很不深入。發現了矛盾自個兒要能解決最好了，不能解決，或者問人，要能解決你就提高一步嘛。 無得是理，有得是事，兩個不相妨礙叫做理事無礙。本體是離念，這是理，而念阿彌陀佛，這是事。咱們經本來是離念才是真心，這是理，但我這個念是事，事不礙理。再進一步說，事都是理所成的，因為事是波，理是水。打個比方，池水不動就不生波，就是理了，而風一吹，出種種波，這是事相，各種不同。但再問句波是什麼？波不是石頭，不是別的什麼什麼比方說木頭，它就是水。波是事，水就是理，本來是一家，理事無礙就這道理。

 那天蔡某某來問了一個問題，她看了黃蘗《傳心法要》說臨終看見什麼，你不要跟著他走，無來無去。她問那往生怎麼辦啊？禪宗他是法身境界，真的證悟是見法身，破初關；破重關是安住於法身；破三關是法身還要向上。法身境界啊，這個就是如此，往生，你是凡夫，你不要怕法身的境界，那個境界是你往生到極樂世界之後，再去進修，你才能達得到的，所以這一步是什麼情況呢？在我們來說，你看見佛，你老老實實就是往生嘛，跟著佛走；（書上）說不要跟他去，那是法身境界。現在你往生了，去了之後凡聖同居土你還是凡夫，所以需要跟著佛的接引。

 而這個時候不會著魔，「如果臨終時是魔怎麼辦？」我說不會著魔，這是蕅益大師說的，臨終不是著魔的時候。那個說的是沒有來沒有去，這即是理，理是這樣，而我不妨還是隨阿彌陀佛去。

 所以往生有四料簡，佛法要研究才深入啊。「生則決定生，去則實不去」，生到極樂世界是決定生，但是我沒有去啊，極樂世界跟我們在一起呢，這個見就高了一步了。有的說是「去則決定去，生則實不生」，我們到極樂世界去是真去，去了之後我們將來要證無生，沒有什麼叫生，生沒有生，所以就有四料簡，就是這。有的是理，有的是事，事跟理不相妨礙。

### 事事無礙

 真是講事事無礙的只有《華嚴》。事事無礙就是十玄，十玄在《無量壽經》裏頭都有，所以《無量壽經》就是充份的事事無礙，就是《華嚴》。

 事事無礙，很多事相是顯示出來了，你要是執著這是大波小波，或者小的不能容大的；短時間就是佔的時間很短，長時間包括短時間，這種種都是分別，但這都無礙了，小的能包括大的，一的能包括多，一秒鐘包括一萬年，這叫事事無礙，把這一切都打破了。世間的這些個成見現在科學幫我們打破，就說時間、空間、物質，都是人類的錯覺。因為這個事相都是理，理是一個，水上有一個波，你說這個波給劃到哪兒算是它，到哪兒就不是？這界限你劃不出來的。它這個水和水是連的，整個水就包括整個波，它一裏就有多。

 那個例子最好了，就是全息照相，我在《資糧》裏有引，那個最有說服力了。全息照相，立體的，光一照，成了一個立體人出來了，華盛頓在那兒一照，照出來它就有一個畫像，出來一個真人在那兒。如果你把那個底片，拍的顯像的底片給摔了，摔了之後剪成一個小渣渣，一小部份，一點點，那麼你還把它擱到原來的地方，再通過光線，結果還出來那整個的人。就一個小渣渣它就包括了全部原來的那個信息，都在裏頭，局部就包括全體，一切信息都在裏頭，但是出來的像要小一點。

 現在我們經常聽到所謂信息，從信息來看就是如此。你想北海它這個水生了這個波，裏頭是多少種因素，多少種信息所決定的。北海是什麼形狀，它是什麼樣子，剛才風是什麼樣，剛才水是怎麼動，現在又怎麼動，這許許多多的因素，最後才形成這一個波，讓這些東西形成這一個波，所以這一個波裏頭就包含所有的這些因素、這些信息，所以一裏就有多。這事事無礙，不一定多裏有一，一裏也有多，就剛才說的，局部可以包括全體。

 這個例子一來，佛教就不是玄談，不是什麼什麼了，現在越來越證明，就是科學人來證明，越來科學是向佛教靠攏，但它始終是靠不攏的，因為怎麼的它也是妄想這些東西出來的，不過就是它越前進，差的距離就縮短了。我們也可從中找一些更好的例子來說明問題，這是一個好現象，以前沒有的。

### 六即佛

 這個「六即」是很殊勝的，這天臺的，一切都有六即，理事無礙裏頭也有六即，事事無礙裏頭也有六即，什麼都有六即。「六即」就是理即、名字即、觀行即、相似即、分證即、究竟即。

 現在一切眾生都是佛，你是佛，我也是佛，這是「理即」，從理上說都這樣。

 「名字即」呢，這都不像科學那麼嚴格的，彼此下的定義不見得一致，總之有寬一點的，有嚴格一點的。寬一點的話，你知道什麼叫理，什麼叫心，什麼叫真如，而且你對於這一些名字都能如實的理解，這個就是「名字即」。嚴格一點說呢，你要是能夠悟才算「名字即」，蕅益大師說：「名字位中，真佛眼。」我的位雖然只是一個名字位，可是我是真正的佛眼。所以蕅益這個大德是…，我們就是說過度的謙虛就變成虛偽了，他自稱我雖然是名字位，可我是真的佛眼，因為一般說開悟的人可以肉眼當佛眼用。所以為什麼要尊重開悟的人？他還是個凡夫，雖然是肉眼，但他可以當佛眼用。蕅益大師就更直接了，我就是真佛眼！那這名字位就高了。一個就是低一點，一個高一點。

 「觀行即」呢，就是觀行能夠用得上了。「相似即」，就是很像了。

 我打了一個比方，這個比方能說明問題，就蓮花。「理即佛」，還是一個花苞，花還沒開，沒有開但它那（蓮蓬）已經在裏頭了，但是你看不見。「名字即佛」，花剛開。「觀行即佛」，花瓣多了，蓮蓬出來了。「相似即佛」，長得很大個兒的，跟成佛的差不多，可是裏頭的蓮子還沒長，蓮蓬長了一個，跟實際成熟時候差不多。你這時候把這個拿出來一些去種，種不出來的，就「相似即」。「分證即」，就幾個蓮子熟了，還有的沒熟。全部熟了就是「究竟即」，究竟的佛。

 所以就是這，一切都有這「六即」。說個無住生心也有六即，各個不同，這「六即」能夠幫助我們知道好多。所以有什麼次第？禪宗就是不講次第，黃教一般都抓個次第，像菩提道次第，所以它是漸法。我們是說有次第，但不一定非得在這次第上停住，如電梯一樣一直爬上去了，每一層樓都經過，但是我不要在每一層樓停下來。是有這個次第，可是我不是被這個次第拖住。你每層樓樓口電梯都可以停，可以下，這是對的，就有這麼個上上下下，一層而一層，但不是說每層下來都要轉個圈，然後才能上去，就是這樣。是有，但是可以頓。漸教的人是不承認這個頓的，說你必須跟我這一樣，你爬樓梯，爬上一層算一層。

### 密勒日巴的事蹟

 窮禪富密，其實密宗也不是完全要富，那個密勒日巴，知道密勒日巴的，只要聽見這個名字，三生就不入地獄，只要這個名字聽見一次，就三生不入地獄了。他這修持太艱苦了，師父那時候對他那個磨難，這都是要經過考驗的。蓋房子，蓋四方的，搬石頭，指定什麼山、什麼地方的石頭，一塊塊扛著石頭來摞起來，房子蓋好了。「真是混賬！你怎麼蓋這樣的房子，我是要圓的！你做錯了」，其實師父說房子是要方的，就認錯。「你錯了，我說的話你不聽，拆掉，把所有的石頭送回原處！從什麼什麼山那個地方去搬石頭，給我蓋圓的。」就照辦了。圓的蓋好了，又來罵一頓，要三角的，石頭扛回去，到另外一個地方找石頭，肉都磨破了，骨頭都露出來了，還在那扛哪！這麼著之後之後之後，還很久很久才傳法。

 但他修持的時候都在山洞裏，真是一無所有，連衣服都沒有，西藏那麼高寒的山上。吃的是什麼呢，吃的是一種野草有毒的，渾身都綠了。他妹妹和未婚妻來看他，洞門口一望，不敢進來，不好意思，因為他沒有穿衣服。他是沒有衣服，不是不穿。不好意思進來，他說：「這有什麼不好意思，人的身體就是這樣，有什麼奇怪啊！」這樣她們才掩著眼進來，都哭啊。她們就供養了一點點什麼什麼，做了幾個套，十個手指頭尖、十個腳指頭尖做了幾個套。沒有衣服穿，吃毒草。

 密勒日巴是屬於白教的大祖師，大成就。那也什麼供器都沒有，佛像也沒有了。我所以說這一些，就我們不要只著眼在佛堂蓋大了還要擴大，像多了還要多，供器講究了還要更講究，這些地方我們要知道。是要有一定的一些（供器、佛像），因為要啟發人的莊嚴心，但是要想到密勒日巴，那我們就另外有一種更高的感覺了。密宗並不是必須要這一些事相壇城，就是這樣，不是必須啊。

### 神通是聖末邊事

 神通是聖末邊事，聖道的末了的、邊邊上的事情，也可以說是最不重要的事情。大家都顛倒了，把神通看做是最重要的事情，自個兒修法也希望早得神通，而且現在很多人發現自己得了神通了，就用它來度眾生，佛法不許！佛法不許！

 一個小喇嘛顯了兩次，兩次挨打、申叱。從漢地接了去的一個小喇嘛，一次給父母說：「要打亂（仗），打亂（仗），你們快走！」父母就走了，他們是打湖北來的。後來事情過去了之後，廟裏問：「他們為什麼走？這麼巧。」「佛爺說的。」一問是這麼回事，就把小喇嘛打了一頓，廟裏有鐵棒喇嘛，但活佛一樣打。「你為什麼事先宣佈這個！」打了一頓，挨了一次打。

 又有一次在門口玩，那時候在那兒有好多少數民族，一個部落的首領騎著馬從這兒過，一看見佛爺，馬上下來給佛爺頂禮。「你還在外頭玩啊？你這危險得很哪，人家帶著兵都來打你們了，你還在外頭玩！你趕緊回去，趕緊做好準備。」首領回去剛剛一準備好，敵人就到了。自個兒因為有準備就沒吃虧，就帶了多少東西送禮來感謝，到了廟裏就把供養送上去，廟裏也都收下。把客人送走後，鐵棒喇嘛來，再把活佛打一頓。所以要知道，現在很多胡鬧，胡鬧。這就再也不敢說了，挨了兩次打。

 你對大家宣揚這些事情，還拿這個來弘法？根本不許說！只有在臨終才許說，臨終才許顯，所以夏老師告訴我之後，不出一個禮拜就走了，顯了之後就是要走了。你看這個事情顯教和密宗一樣，剛才那不是密宗嗎，活佛嗎，鐵棒喇嘛就打啊。大家標榜顯神通，大家有時候迷信神通，這我跟你說，徒弟看師父看三年，指的是沒有使神通的師父，師父要有神通，你再多看三年，要看六年哪，要加倍的小心。大家一句話「師父有神通」，噢多少多少里之外都跑來了，呵呵呵，不得了啊。

 所以現在弄得這個事情就是很麻煩，我們就是要正，要正就要在這些地方上正，這就要靠群眾大家，不是一個、兩個人的問題。大家都邪，一兩個人也正不過來呀。所以釋迦牟尼佛，多少菩薩、多少佛都到這兒來弘化，多少像須菩提、舍利弗他們，沒有一個不是佛的示現，這要有一個集體的力量。我們要知道，要維護正法是不容易的。

### 談法報化三身

 佛的成就就是三身都成就了。法身本來就成就了，不但佛的法身本來成就了，你的法身、我的法身都成就了，但就是現在不能顯現出來。顯現不出來的原因就是你在執著妄想，你有執著，所有的思想都是妄想。所以修，法身是本有的，就是成就這個報身。

 為什麼叫做報身呢？就是你無量劫來的修行，種種智慧、種種苦行、種種慈悲，造了種種的因而得到的果報，現在形成的身稱為報身，是果報。這福也圓滿了，慧也圓滿了，所以顯現報身。但報身眾生就看不見，報身分兩種，一個是自受用報身，這種報身菩薩也看不見；他受用報身菩薩才看得見，其他的眾生無份，所以這就需要應化身。

 這應化身才能真正實現度眾生的本願，而眾生也才能接近，而且還得有緣的眾生，沒有緣的眾生（不能），所以緣很重要。這緣有不同，你如遇見了佛，對於佛你所得到的印象也是不同的。當年釋迦牟尼佛降世在印度，大家看到的佛不是一樣的。有人問我說怎麼去找一本最準確的佛的傳記，我說不可能啊，你所見的不一樣。你看見的佛滅度了，他看見的佛還在，隋朝的智者大師念到《法華經》的時候，那個靈山一會還在那兒進行呢。

 所以有的人看見佛是有種種莊嚴；有的人看見很普通嘛，就是丈六之身；有的人連丈六都不夠，只有八尺；有的人看見的就是一個黃臉的和尚；還有的人看見的是塊黑炭；有的人看見的是像一個象的腿一樣的東西。所以各人各個是不一樣的。

 有個城東老母，她就是沒有這個緣，佛今天在城東說法，她在城西；佛到了城西，她在城東。有人看見她老是這樣，故意給她安排在一塊兒，在一塊兒她拿扇子擋著臉，她不看了，所以沒有緣嘛。還要有緣，這應化身眾生才能見著，但是也隨著各人的緣，所見的還種種的不同，所以需要有善緣。

### 善知識怎麼挑

 我常說，圓覺就是你能夠觀察到善知識。善知識怎麼挑呢？善知識要有正知正見。你能夠發現到善知識，你就全心跟他學，那麼你雖然是凡夫，也可以來學習圓覺。我年輕一點的時候，覺得釋迦牟尼佛這個要求很低哪，沒有提很高的要求，只要能這樣就行？到了現在，知道了多一點，接觸得多了一點了，才明白這個條件就是很高啊。你怎麼能知道他是不是正知正見？你要具備這個能力的時候，起碼你懂得什麼是正知正見了吧，這就很高啊。

 所以釋迦牟尼佛的話是沒有能允許你打折扣、懷疑的，它是絕對又絕對的，就是這樣。所以這不是個容易的事，現在一上來就要問這個人是邪是正？那個邪的從來沒有告訴你「我是邪啊」，他說：「我是佛，我比誰都覺悟。」哈哈哈…，他的弟子稱讚他：「我的師父了不起！」他有一套人哪，他還有雜誌，很多工具替他做。

 你要是沒有眼睛，就是墮入魔網自己也不知道，魔就是喜歡這個嘛，他希望自己的勢力壯大，少一個學佛的，魔就多一個群眾，他就高興，他開歡迎會，他就是要破壞，不然怎麼叫做魔呢。魔就是要破壞正法，他妒嫉障礙，他給釋迦牟尼佛說：「你的法，你在這兒我沒辦法，你死了之後我一定給你破壞掉。」釋迦牟尼佛說：「你破壞不了。」他就說種種方法，種種方法，種種方法，佛都不在意。最後說了一個法，釋迦牟尼佛落眼淚了。「我用一個法子，我是穿你的衣裳，說你的話，就不辦你的事。」主要魔就這麼把佛法給毀了嘛。

 這一些就是來破壞佛教的，他們穿佛的衣裳，說佛的話，就不辦佛的事。這樣的話，你怎麼能辨認得清楚呢？穿的是這個樣，說的是這個話，你怎麼知道他辦的什麼事？他那都是保密的啊，他這些壞事很多都是偷偷幹的，你不是個中人，你不知道啊。

### 學佛的根本三心

 這個學佛的事情，剛才談到大家知道重法，其實最根本的還是心哪，心地法門。我們都知道要如何好好觀想，好好結手印，好好念咒，這都是法，對於這些能看重，那是很不容易了，也很稀有了，但這一切根本還是心啊。我們學佛的第一個心是什麼心？要有出離心，這是共同的，都需要有的。沒有這個心，那你學佛就只是結結緣就是了，你不可能真正的入佛教的門，更別說登堂入室了。出離，我們先要出離世間的這一些功名富貴，這種種的享受，我們不是為貪戀這些事情而修。

 這些例子裏頭，釋迦牟尼大家都知道，一切王位眷屬他都不要了；那中國唐朝的大居士，龐居士，財寶沉江，把所有家裏頭的錢財、寶貝沉到江裏頭去了。他說：「我不要這個東西害我，我為什麼沉到江裏？我也不要它害人。」你看把財寶給人家是害人，哈哈哈，咱們現在慢慢地思想要變，就是這個，不害人。那麼大家怎麼辦？怎麼過日子呢？兒子種田，他自個兒就是種種菜，女兒賣菜，媽媽就給大家做飯，一家人過這樣的日子。雖然是個居士，但是那鳥巢大德都跑他那兒去訪問了，都去拜訪這個龐居士。所以出離心，釋迦牟尼、龐居士都是出離心。多少禪宗有名的人都到他們那兒去訪問，他們全家都成就。

 這個龐居士說我要走了，讓女兒給他看：「你看時間，到了日中你告訴我一聲，我就走。」這個女兒到外頭喊：「爸爸你快來看，今天太陽怎麼彷彿長了個什麼東西了。」他爸爸就跑出去了，跑去看了半天看不見，「這個胡說胡說。」就跑進來。跑進來一看，女兒把他那個座位佔據了，女兒先走了。那他就不能走了，先辦女兒的事，把女兒的事情辦完了。之後來了一個人來看他，他就側臥，說了兩句話：「但願空諸所有，慎勿實諸所無。」說到諸法空，為破諸有。把這些有要空掉，不要去把那個無弄得實在了。填了他最後的這兩句遺言，走了。這老媽媽去給兒子送信：「你這痴傻孩子，你的爸爸、妹妹都走了，你還在那種田！」「我正種田哪，哦，他們都走了。」把這鋤頭一放，站著走了。這一家人都大成就，所以有出離心才能得到這樣一個結果。老婆婆：「都是一些瘋子！」就把這三個的事情辦完了，她後來不知所終，或是入山，或怎麼樣了。這龐家一家。

 出離心也就是《金剛經》所說的，實際都是有為法，一切如夢、如幻、如泡、如影。小孩吹肥皂泡吹得五顏十色，很好看哪，但你一抓就破，不抓它也破，一切不過是如此。我就快八十了，這八十就是一個肥皂泡，再活十年那也不過是一個肥皂泡，所以要有出離心，知道這一切也就如夢如幻。這是第一個。

 剛才那個K居士說的，最初他們念就是結合著、夾雜著想把世間法辦好，把這個心跟念佛的心擱在一起，後來覺悟這樣不好。這個覺悟是很好的，這個對了，這是進展，因為我們要有出離心嘛，這是兩件事。當然你修完法之後，還是允許你去祈禱這一方面的，但總之就是這方面要淡，一點點淡，出離的心要一點點增長。

 第二個就是要有慈悲心。佛跟魔的分別就在慈悲心上，魔的本領大極了，他的聰明才幹也大極了，神通也大極了。他跟帝釋玉皇大帝打仗，佛教叫帝釋，不叫玉皇大帝。玉皇大帝打不過，就求釋迦牟尼佛，因為他要護法。佛就傳他一些法、一些法器，他應用了這些，阿修羅就打不過。魔王敗了，他領了他的八萬四千魔軍一藏，藏在一根藕絲裏頭。你說這神通，八萬四千魔軍可以藏在一根藕絲裏頭，神通是很大，但是魔和佛的主要分別，就在於有慈悲心和沒有慈悲心。 諾那祖師說：「你們中國人學密，就是喜歡神通、喜歡當上師。」這中國人好為人師的毛病，尤其是學佛之後，尤其是學密以後，確實是很突出很突出，很多人有這一方面的毛病，這一點特殊。「在我們西藏人不是這樣，我們一年就是總結，問我今年修了一年，我是不是明白了一點，慈悲了一點？」這要有慈悲心。對一切一切人，和自個兒最喜歡的兒子是同等同等。有一個人問我，他說：「我修法迴向給別人，但有兩個人專門給我搗亂，我還要把功德給他們？我這真的怎麼心裏也想不過去。」哈哈哈…，都是老實話，都是老實話嘛，是不是，所以真話很好，我們不要…，我們就是要有慈悲。

 所謂的慈悲是無緣慈，我們是有緣慈，你跟我有緣，你是我的獨子，或者你有恩，或者…，這樣才出現了慈心。慈是予樂，讓他快樂；悲就是拔苦，把他的苦惱取消。那是有緣的，是有分別的，到佛菩薩就無緣慈，無緣大慈，不靠因緣，是同體大悲，大家和我都是一體的。佛是最高的，是我們的導師，雖然我們一時做不到，但是我們應該向他學習，我們把這慈悲心，從小慈小悲一點點擴大，然後變成為大慈大悲。

 所以說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，這就是我們的慈悲心，這四弘誓願。這悲心，眾生是成佛的根，所以能夠成佛，開得出花、結得了果就是在這個根上。眾生我們來澆水，這水是智慧，來救度眾生這個心是根本，密宗以大悲為根，這一切的根本是你的悲心，要給眾生拔苦。所以我們要培養這個悲心，我舅父說，屠宰場什麼那些地方你可以常常去看看，啟發你的悲心，看見眾生可憐哪。

 在文化大革命之中，幹校就派我殺豬這任務，那我確確實實感覺到豬很可憐，一刀下去，這種種情況。其實是存心給我造成困難，我倒是藉這個修持了，認識了眾生苦啊。看見養豬就看到沒有一個豬不被殺，變了雞也無不被殺，這一刀就躲不過，而且牠的子子孫孫都要被殺盡吃光，沒有一個能免的。誰不愛子呀，你想想將來你的子子孫孫都要被殺光，豬就是這樣，所以眾生確實是苦。人要變豬是很容易，稍微一個不小心就…。還有過去的事情，而且在我們附近的這些個豬、雞，所以會碰到一塊兒就是過去中有緣，或者前輩子不一定怎麼樣是什麼親戚，所以要引起悲心。

 第三個心就是菩提心，所以始終是心。法法都導歸圓頓，問題是在於我們的心，你要是個大心，那這個果就大了。這三方面最後就是個菩提心。菩提就是覺悟，就是佛，所以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種菩提得到菩提。你發了佛心這是因，成佛就是果，什麼因就一定得什麼果。你要發覺悟的心，就得覺悟的果，也就是你發了佛的心，必定得成佛的果。

 我們不管初修老修，這三個方面同樣的都要很繼續，所以綠度母說：「這菩提心，未發起者勸令發」，沒有發起這個心的人，我要勸他發；「已發起者，護增長。」老修行的有人已經發了這個心，要護持他再長。人人都在這一方面要護持他去發起和增長，還沒有發這個心的話，我們要能發。這一部份就包括了大慈悲心在裏頭了，你有慈悲心就要度眾生，而且徹底度，而且叫他成佛，要叫一切眾生的煩惱都能夠斷，那四弘誓願不就都在裏頭了嗎。那麼要去度他們，你就要學種種的法。

 光是一個慈悲還不夠啊，耶穌教他們也都講愛，講慈悲。耶穌可以把自己釘在十字架上，替眾生贖罪，所以耶穌也是很了不起。還有的人考證耶穌到過印度。耶穌立這個教，和淨土宗也很有相似之處，強調信心，強調信者就可以生天國。但雖然他是初地菩薩，初地水平只有那麼高，所以他只能說到那個教，說到天道為止，所以按他的去修行只能生天。

 那麼僅僅是一個（行願）菩提心，剛才舉了耶穌教的例子，就不行嘛，我們除了行願，還要有勝義諦菩提心，那天不是說了點。勝義諦菩提心這很不好體會，老修行還聽的多了，初修行的人這個地方確實是很不容易體會。聽聽是好嘛，就是慢慢地薰，我們叫做薰，我們學佛不一定你一上來就要求懂。這虛老，我們皈依之後，第一個師父就叫我們看《楞嚴經》。「你們看不懂，就是一遍一遍看。」那我們真是照這麼做，在重慶的時候，那看得苦極了。《楞嚴》一遍一遍地看，確實也懂不少。

 還有，我舅父南梅說的，南梅北夏，他說你不可能對於佛經的每一句話都懂，所以夏老師和我的舅父兩個人在山東，彼此有問題時就湊在一塊兒，兩個人一交流，一研究，就解決問題了。這兩個人跑在一起有時候還解決不了，這兩個人就哭，就坐那兒哭。為什麼呢？說這經過兩個人的討論還研究不了，這沒地方懂了，沒地方問去了，解決不了了，因此哭。

 所以我們碰見有些地方還不明白，別著急啊。有的時候操之過急，這欲速則不達，你只能去欣賞，我能懂得一點兒，哪幾句我能明白一點，我能覺得好，我能夠歡喜、鼓舞、讚歎，就是很好的事情。「當信佛經語深」，佛經所說的話很深，佛法是無盡藏，佛法如大海，不能只在海灘上那一點，那麼淺哪。你越往中間走，越來越深，是無止盡哪，所以要有廣大的心。所以我們遇見有些什麼事情一時不懂不明白，聽聽，它就自然而然裝在你的第八識了。再聽一遍的時候，就熟習一點了，再聽也就明白了。

 行願菩提心就叫世俗菩提心，就是世俗人也能明白的心。勝義諦就不是世俗，是超世俗了。你是個俗人，是個普通的人，凡人，你的頭腦裏頭對於這個確實覺得很困難，所以就稱為勝義諦。它不落兩邊，比方說這個東西你說它是有，你很好懂，有；說是沒有，你就告訴他沒有；那這東西也有也沒有，這就難懂一點了，但還不算很難懂；再有，也不是有，也不是沒有，這是第四種說法。這四種說法都不是勝義諦，要離開這四句，你發的心是離開這四句的才是勝義諦，這個是不大容易懂。所以在這裏頭，這很不容易懂的問題，我們要能夠開始懂得，就需要舉個例子，剛才說到布施，我們就（舉布施的例子）。

 布施中，你送給張先生兩萬美金，你覺得很幫助了他，救過了他，你這就很執著，很著相，有時候還計較他將來要來回報我。這都有計較，這個心就不偉大。三輪體空就不是這樣了，我給張先生兩萬美金，我沒記得這件事，首先我不記得有我；我也不記得張先生；我也不記得兩萬美金。也沒有我，也沒有張先生，也沒有這兩萬美金，腦子都沒有，但是實際上我拿兩萬美金給他了。這個人在我腦子裏都沒有了，我更不會記得他應該回報我，應該感我恩。他受恩於我、我有恩於他，這思想全沒有了。這就是在布施裏頭有了勝義諦，三輪體空了。三輪體空可是你還布施了，你布施了可是不見這三輪。

 一切都是，我要度盡無量無邊的眾生，可是實在沒有一個眾生我滅度了。這兩句話不是自相矛盾嗎？我要度盡這麼多的眾生，而且是無餘涅槃，都成佛了，但是沒有一個眾生是實際得到滅度的？你說他沒有成佛，他不算滅度，可是他都無餘涅槃，得到最高的涅槃了，無量無邊的眾生都得到這個涅槃了，而真實說沒有一個眾生得滅度的？這咱們就覺得不大好懂了。

 要想這個地方做一點解釋來幫助大家懂，也還有一點辦法，那就是釋迦牟尼佛開悟時候的那一句話，一切眾生他本來成佛了。所以你度了他半天，他沒有什麼叫滅度，他本來成佛嘛，他將來成佛，他沒變化。他沒有變化，不是實無得滅度者嗎，但是你確實是幫助他了，讓他從眾生變成佛了。他本來是成佛了，這一點你堅信，你就勝義諦了。信這一點不大容易，所以密法，問題是說，你連這都信不起來，那你能相信師父是佛？你不能相信一切眾生是佛，你師父是佛你能不能信啊？你要連師父也不能信，那就更沒有什麼是佛了，那你這完全是個空話。

 而這個信了，再來一個，信你自己是佛，所以是平等的，你信師父是佛了之後，底下就要信你自己是佛，沒有把師父看成是至高無上的。就是要叫你懂得一切眾生是佛，你才平等，你這個慈悲就沒有撿擇。都是佛，沒有說這個是我的親，那個是疏；那個跟我有冤，還要我的功德回向給他？我多冤枉！他這麼對我不起。這都沒有了，通通是佛，這個心才能夠廣大。

 所以我們這個法不是只看到法上，實際是個心的問題。我們修那些法就是要洗掉我們這些個塵垢，恢復我們本來的光明，一切法不過就是這麼個目的。法本身又怎麼呢？法本身不就是要達到這個目的嗎？你現在鏡子上好多髒，這個法就是去污粉，你一擦就把這個髒去掉了，去掉之後這個鏡子就亮了，是不是。對於自己也就是這麼個過程，我們修行就是這樣個過程，關鍵是去東西，在這個地方上是一個必須要知道的事情。

 做學問是長東西，所以求學你長進，學問越來越大，為學就日增。學問本來不能懂的地方，我懂了；這個事情不知道的，我知道了；而這樣的方程式我從前不會解，現在我能解了；這樣一個化學變化我不懂的，現在我懂了，這就增長了，都懂了。很多有學問的人學佛不很遲鈍，就是為學問的人他嚐了些甜頭，他有了些辦法，他也用這種情況來看經來學佛，希望有所增長。這樣子就困難了，往往還不如沒有學問的人。

 這個「為道」，我們學佛是為了道，這個「道」字後來翻譯成覺，道路嘛。做學問是增長，但你要是學佛修佛，是「日減」，要懂得日減的道理，才能夠有希望入門。你老是求長，那個是得學問，你要是得點定，得點什麼，那都沒有入門，真要入門是減。剛才說的那個剝筍殼，是把東西剝掉，把鏡子上的髒擦掉，去掉東西。你的智慧德相本來都具足了，不增不減，跟佛一模一樣，還有什麼可得？你如果說有得，就成了魔法了。只能恢復你本來，所以《心經》說「無得」，怎麼能有得？有得你就壞了。

 現在為什麼你不顯現佛的功德智慧？你就是多了些東西，你心裏的妄想執著，執著得非常之深，所以這些東西要破除，真正的修持要在這。什麼咒、什麼手印什麼什麼，你用什麼，哪個用得順的，都可以，只要你能去東西。這個武器，古時候的那些大將，這個拿槍，那個拿刀，那個拿什麼，那個拿什麼…，他那個順手，他就是那個東西，他從來不換，只有舞台上才換，古時候有換的嗎？《三國演義》裏頭那個典韋，那是三國中第三名大英雄，他就兩個方天戟。後來讓人偷走了，之後他沒有武器，他的本事就拿不出來了，他就是用慣了。

 這一切法都是這樣，你有這麼一個用得順的，你用了之後能夠日減，你用下去就對了。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。」《金剛經》這麼說，可是每個人心裏頭總還是惦記著，什麼時候我碰到什麼經，或者碰見什麼什麼大德傳我一個什麼什麼法。總是不踏實，總惦記某天有一個什麼機會，得了個什麼我就行了。那我就說你這一天在驢年，說不定哪一天是驢年，你用這說法就碰見了，哈哈哈……。所以這個心法，這又到了阿的了，阿的就是心法，不是只講這些。

 布袋和尚，廟裏頭畫的一進門就一個胖的和尚，大家稱為彌勒和尚。現在更錯誤的稱為彌勒佛，這非常錯誤，彌勒還沒有成佛，彌勒菩薩。稱為彌勒菩薩這個說是可以的，實際這個像是隋唐之間的布袋和尚的像。他在長安，他喜歡和小孩玩，很胖，他是彌勒的化身。因為他這個形象很受人歡迎，很歡喜，所以廟裏頭山門喜歡塑這個像，說是彌勒的化身。他的偈子：「只這心心心是佛」，三個心字連在一起，只是這個心心心他是佛；「十方世界最靈物」，十方世界他最靈，是神靈、聖靈，他最靈的了，就是心；「妙用縱橫可憐生」，神通妙用，種種的妙用，縱橫的妙用，這個可憐的很，算得了什麼呢；「一切無如心真實。」這一切一切沒有一個能像心是真實的，這是說心的功德。有人就批評淨土宗是心外求法，假定密宗不能體會大圓滿、大手印的精神，你那修法也是心外求法。心外求法是錯誤的，心外無法，你往心外去求法，這就白費力氣了。

 所以也以這個作為離別贈言，不要變成心外求法，關鍵這是個心地法門，就是我們這個心，就是你每個人的本心，你每個人能念佛，能修法的這個心，「只這心心心是佛」。所以神通妙用那可憐得很，這個話很有意思。大家都把可憐得很的這個事當作了不起，誰什麼什麼怎麼樣了，現在我也要出一點，什麼時候我修出一點來之後，我就考慮弘揚了，我就大大的給你們顯一顯了。所以貢嘎上師有弟子來問這些問題，他也沒辦法，「你去問喇嘛去吧。」就是我不答這些問題，實際說你們也不要老問這些問題了，呵呵呵。

## 漫談篇四（1991年北京蓮舍開示）

（編按：1991年9月中旬，恩師在北京對我們自美國來訪的弟子做了數日的開示，此篇是根據恩師當時開示的錄音所整理的。）

### 準提咒與六字大明咒是連結的

在《顯密圓通》裏頭特別讚兩個咒，一個準提咒；一個六字大明咒。顯教經典裏頭有圓法，就是《華嚴》；密宗裏頭那這個咒就是準提咒或者六字大明咒。這兩個咒是連結的，修準提法觀音也現身傳六字大明，所以說這個是相聯繫的。在過去唐密裏頭是準提最盛，現還是，你看叫大家加持什麼，經常還都是念六字大明。

### 往生就是密宗的即身大成就

 這個蕅益大師殊勝啊，夏老師為什麼要會集《無量壽經》、《阿彌陀經》，都是這一個精神。不是主張你必須修到什麼程度，這一點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！而是決定於你的信心和願力，他這一些話就超乎大家的見解。一般總說你要念到一心不亂，不念到一心不亂你就不能去。

 還有一位了不起的大德，名聲大極了的，他也都有類似的一些話，他說你要見思惑都斷了才能往生。見思惑都斷了，那就已經是豎出三界了，還有什麼叫易行道呢？所以它不是要求這一些，就是蕅益大師的話：「往生與否，全憑信願之有無」，你能不能往生，就完全靠你有沒有信願，有信有願你就能往生，所以信願行三資糧，連行都沒有提。我們現在就是老抓這個「行」字，外頭人一說也說你要念到一心不亂。

 往生，我問過貢嘎上師，那就是密宗的即身大成就，這是貢嘎上師說的。你已經就可以得到密宗的即身大成就，現在你雖沒能顯現出來，但你不要著急，之後直到了…圓滿的時候吧，就成就了嘛。這一點就是我們要信的事情。淨土宗為什麼說是難信之法，因為它不是平常地就叫你今天看見佛了，明天佛跟你說話了，那你就可以來了。幸虧你沒有這些現象，你有這些現象可能更壞了，可能你著魔了。就是這樣，今天這樣念，明天這樣念，再逐漸逐漸的信心增加了，願力加深了，這就是很主要的進步。

 大家現在來看，這一方面的進步還是很大，傾向於佛、傾向於覺悟，這種傾向力，這點得承認吧，向佛靠近，這個是內心的，這個是關鍵的。

### 道在平常中，惜君未曉此

有許多人就是想要得證明、得什麼什麼，結果就得了一些什麼什麼。我見到一個老居士，他說：「我一輩子念觀世音菩薩，我就是想見觀世音菩薩，我就真見到觀世音菩薩了，從此就不得了了。」這些事情在修持中是很大的一個什麼…，有的時候想進步，反而是退步了。

 就這麼綿綿密密、誠誠懇懇的修，就老老實實、平平常常的，所謂「道在平常中」，平常中就是最高深的道理。今天這麼修，明天還這麼修，後天還這麼修，雖然老是這麼修，可是不知不覺這個進步還是很大的。你的無明薄了，眾生之所以是眾生就是無明作怪，所以大家不要氣餒。現在有很多人很想求些證明，印光大師不是講嗎，沒有到一心的境界，不要見佛見光。反而更是不能求這個、希望這個，有了這個心就很容易著魔。大家要是把這個都拋開，心還在那傾向，那也就應該說我是進步得很好嘛，很正常嘛。

 每年總結一下，這快到九一年年底了，該總結了，我這九一年是不是比九零年再慈悲一點了？再明白一點了？就提這兩件事情。諾那祖師說我們西藏人到了年底就是這樣的總結。這都說到根本上頭去了，你所謂的進展是什麼呢？就是悲心和智慧啊！這俗話來說，你就覺得好像很平平常常的，實際是了不起的事情。過去我不明白的現在明白了；過去我對待事情沒有慈悲，現在我慈悲了。這個情況就是悲心和智慧在增長。

 悲和智就如鳥之雙翼，車之二輪，不可偏廢，一個沒有都不行。光有智慧，沒有慈悲，很容易變成阿修羅王，阿修羅王本事很大，他的一些個本領很大；光只有慈悲，沒有智慧，變成愛見大悲，耶穌愛眾生，替眾生釘死自己，愛見大悲。

 心外求法有的時候就容易出魔障。不是心外求法。心地法門必須要知道最高的道理，最高它就是沒有能所了。所以當你覺得好極了什麼什麼的，你這不是有個所覺了嘛，你就有能有所了。看見觀世音菩薩，觀世音菩薩不就是你所看的嗎？所以有人就以為那個是什麼了，有人是能達到這一步，這一步有時也很危險哪。究竟來的是什麼，這很危險，有的時候。

 所以夏老師那個《淨語》：「道在平常中，惜君未曉此。」大道就在這個平常裏頭，可惜你還不知道。所以我們不要覺得好像就是這樣子，天天都是如此，沒有什麼，這裏頭有很殊勝的東西在。

### 往生法門是殊勝的方便

 「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與人言無二三。」誰都是一肚子氣，你做工作，它就是常常有氣，但是我們學佛的人要跳出去，這都是考驗，要超啊。我們叫做超，就是超，不然還是被它捆住了。每一個都當作考驗。夏老師是多生多劫的關係，他智慧最突出了，但是脾氣也很大，他也就是不斷的鬥爭，他說慢慢慢慢的就是發的次數少了，再有，發的時候變短了，比方說以前一氣要氣兩個鐘頭，後來二十分鐘就過去了，這就是進步。你要說我根本不發，這要求太高，就是要知道它在那兒，是在那兒收斂哪，就是起作用了。要是一天比一天發展，你就要注意，不能讓它發展，要能夠控制，但有時候個別的情形之下，也可能它突然一個反撲，很厲害。

 人的過去那什麼都當過，釋迦牟尼佛當白狗的骨頭摞起來，有須彌山這麼高，其它各種顏色都不是，狗有黑狗、黃狗、花狗，它光是白顏色狗的骨頭摞起來，就有須彌山那麼高，那變了多少世的狗啊。所以人家說我們前生什麼事都有，要不是往生法門，那很難哪，這都是殊勝的方便。

### 5. 佛法的前途是光明的

 佛法有很多的跡象，前途還是光明的，但是中間需要我們很好的去修持努力，這就可以早日的出現。

 這個時代就是這樣，所謂天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勞其筋骨，空乏其身，還苦其心志。你的心要很苦，這個事情不是好辦的，大家都希望很簡單地就把事情都辦好，事實是偷懶，把事情估計得容易了，就是不容易啊。這就怎麼呢﹖就是「動心忍性」，咱們中國這些儒家的學問很好，心得忍哪，心頭上一把刀，忍辱，很多事情驚心動魄啊。結果是什麼？「增益其所不能。」這話很好，增長你本來所不能的東西。你本來不能理解的、不能達到的、不能承擔的，增長了。這個增長是從這些考驗得到的，所以把這個應用到佛法來就是如此。

 我們要碰到一點逆境，碰到一點什麼東西，就是增益我們所不能。你不是要長嗎，就通過這個長。不是今天給你加一級，明天還加一級；今天發一萬獎金，明天發十萬獎金，天天給你送來，這個能增長？它增長的是錢，不增長善根。受人埋怨、受委屈，種種的不如意、種種人的不諒解、種種的困難，還堅持，這個可貴。現在我們就是要奮發這樣的精神。

 正果法師有一句話，他說：「有我在，就有佛法在。」他這話也不是瞎說的，是後來那個被他剃頭的和尚親自告訴我的。不是一剃完頭就禿腦袋了嗎，正果法師眼淚灑在他禿腦袋上，啪啪啪啪掉眼淚。又給和尚剃頭了，不就又有一和尚了，佛法就不滅。他在給和尚剃頭，他感動了，因為他有這個願心：「有我在，就有佛法在」。

 實際上居士的責任非常大，我常常說要佛教好，先要居士好。而且白教的祖師就是居士，穿著是白衣，所以叫做白教。真正白教的法服裏頭有一件白袍子，這是如法的穿法，就是不忘本，是白衣。在白衣的外頭穿袈裟、穿法服，是在家人。

### 6. 般若為導，淨土為歸

 如何才能接續從上諸祖諸佛心印？今天尤其到了末法，我們末法眾生應該如何修行？我常說就是以「般若為導，淨土為歸。」不管你學習哪一宗，你學習密宗，不管是哪一個支派，總之都不能離開這兩句話。

 以般若為引導，這有人也同意，可能有人還是誤會，以為這個般若是開始時候引導一下就行了，而不知道這個般若是永遠的領導。你修六度萬行，尤其小品的《般若波羅密多經》講：你要沒有般若，都不能到彼岸。沒有般若，你這六度萬行都是虛功，所做都是虛功了，都不得究竟。那怎麼行，所以永遠要以般若為導，一直導到你成佛。

 成佛的時候還是要破無明，等覺菩薩還有最後的一分生相無明要破。我們最先破的是滅相的這些無明，最後是生相無明破了，最後是極難破。要破無明就要靠般若，不是其他的所能夠破的，所以「觀世音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」這就是般若的力量，最後就是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這般若是一直引導到最後，一刻都不可須臾離也，這才是「般若為導」。成了佛之後，就涅槃三德：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脫德，還是般若。

 「淨土為歸。」淨土是我們的歸宿。目前一切眾生如果不想求生淨土，往往刹那就可以成佛的事情，都不知道要拖多少劫了。阿僧祇劫是無數之劫，三大阿僧祇是三個無數，中國以「三」這個數代表多，往往用三來表示眾多的意思，不是說恰恰是三。三大阿僧祇劫就是眾多的無量數的劫，那這是多少時間啊？不可以量計的時間，要到那個時候才能成佛呀。這刹那際可以成佛呀，這歸向淨土就是讓眾生能夠很迅速的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 大家有時也要問，「我這證涅槃，而涅槃是歸宿，這又要相通於小乘了，小乘也證涅槃，那我們為什麼說是淨土為歸﹖」就是你成佛之後，還要以淨土法門來救度眾生，一切眾生成佛之後，還是需要淨土法門。唯有這個法門才能讓眾生在他那個水平上，在他那個具體問題上，得到真實之利，淨土法門的殊勝就在此。

 當時我曾經問過貢嘎上師：「往生淨土是不是密宗的即身大成就？」貢嘎上師他反問我：「你說的是哪個淨土？」「我說的是阿彌陀佛極樂淨土。」他笑哈哈：「那就是！那就是！」所以現在恐怕你們在座的還有人有這個想法，以為往生淨土總是比密宗的即身大成就還差一點兒，好像現在自己根器不大夠，就這麼湊和著也可以。這在貢嘎上師就不然了，他說：「就是！」所以就是一個「淨土為歸」，我們今天所要談的還是這個精神，不離開這兩句話。

 佛法在咱們這個世間出現，就是由於釋迦牟尼佛在臘月初八夜裏頭看見星星悟道了，而一切佛法就從世尊的第一句話開始的，「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」。沒有一個例外，都有和佛一樣的智慧德相，「都具」就已經有了，「具」是具有、具足。如來的智慧德相在任何一個眾生，蒼蠅螞蟻，都是具足的。這就是佛法不同於任何學術，任何宗教之處。我們都在學佛，如果不從這一句上，緊緊地從這個地方出發，而是在枝葉上用功，這個就很可惜了。

 都是啊，但現在唯一的事情就是你「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。」你老在這兒妄想執著，你的（如來智慧德相）就沒有辦法顯現。今天是陰天，屋子這麼暗沒有陽光，只是陽光沒有照進來而已，不能說沒有太陽。你坐飛機來的時候，雲層底下是沒有太陽，實際上上頭是大太陽，你在雲層之上嘛。眾生的妄想執著就像那雲層，你要上去超過這個雲層，那太陽就在那兒。咱們這兒依然是沒有太陽，在你那兒太陽照耀，一點也沒有分別，就是如此，同時存在。底下的人說沒有太陽，看不見，上頭的人太陽一點也不缺少，就是差這一層。

 而這一層它本來沒有真實之性，一陣風吹就全沒有了，沒有什麼東西叫做雲，你拿塊雲給我看看，沒有啊。你在雲層裏也抓不到一塊雲，但是它能擋住太陽。它到底是什麼味兒？甜的？酸的？長的？方的？都沒有，但是它能做障礙，妄想執著也是如此。所以這一切就是如此，由於妄想執著不能證得。這就是直指我們眾生的本心，所以心地法門到了密宗紅白教，是九乘次第中最高的所謂無上乘，也稱為無上密。有人把金剛法看做無上密，雙身修是無上密，都是錯誤的，只有釋迦牟尼佛傳的這個心才是無上密。

 現在我們先從永明大師的著作裏頭（去了解）。就說我們除了修法什麼之外，為什麼要重視般若，為什麼要去研究這個本心？這有什麼利益？永明大師，禪宗一花五葉之一的法眼宗，他是法眼的徒孫，嫡傳的，就是接法的，衣缽相承的第三代，所以他是禪宗的大德，也是淨土宗的大德。我們都知道永明大師是彌陀化身，每天念十萬「阿彌陀佛」，經常的，還有一百零八樣功德。

### 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

 我們剛才一上來談了般若，談到了《宗鏡錄》，了解這個心宗，那麼真正完全是以參禪、以明心見性為宗的，就是禪宗了。從世尊拈花，迦葉微笑，禪宗的特點稱為教外別傳，在這個大教之外單有這樣一支，不立文字。所以有的真正禪宗的寺院裏頭，大家不念經，不立文字，不涉階梯，不是一步一步的，達到哪一步再上升一步，再上升一步。像密宗就是生起次第，圓滿次第，一步一步，你先修氣，然後修脈、明點種種種種的，一步一步修上去，修到大圓滿、大圓滿次第。這個都是次第法，禪宗沒有次第。

 這一點大家很難相信，尤其習慣於次第法的人，他就說簡直不可能。次第法對不對啊？對，是漸法，它是慢慢來的。還有個頓法哪，它是教外別傳，不立文字，不涉階梯，它只有兩個情況：迷就是眾生；悟了就是佛，沒有中間。所以凡是在中間，一步一步爬這一切的，總之就流入漸法。

 那麼這是禪，那密宗呢？剛才說它是強調次第，王上師就說：「禪呢，是直趨大手印的密法。」不經過前頭這些次第了，我們是從生起次第直趨大圓滿，現在我們主張是這麼個主張。但不是否定圓滿次第，是大家顧不得修了，而且也容易發生偏差。這個離開上師修很容易著魔，就連一般的打坐都不能離開師父，就練氣功的時候都不能離開導師，非常容易…，所謂坐禪走火，第一步是走火，然後就入魔，很多人練就練出毛病來了。所以我們就是從生起次第直趨大圓滿，現在主張這個修法。

 諾那祖師的開示錄裏頭，諾那祖師說了一件事情。這也可以說是最高的密，但是大家都忽略了。這《諾那祖師開示錄》恐怕大家都看過，但對於這一個是不是當時曾經重視﹖一個國王供養釋迦牟尼佛，國王說：「你這法是很好，可是我要日理萬機，國家的事情、人民的事情我要辦，我沒有功夫再修這些，但你要能傳我一個不需要像你們這麼麻煩修的法，我也願意學。」他說：「有啊，你學吧。」他就學了，學好了就告訴他一句話：「你是佛。」他成功了。那麼很多弟子就埋怨釋迦牟尼佛說：「我們跟你這麼久，現在我們還在修，我們怎麼還沒趕上他﹖」這就是根器的不同，這國王他能信啊。

 所以大圓勝慧裏頭就講，真正的說這事很容易，真正的上根他聽了之後就信，信了之後就解決問題。這就是刹那就解決問題了，沒有過程。禪宗也不是講過程的，就是要達到那一步，臨了你上不去，那你迷就是眾生；不迷就是佛。像這種開示禪宗很多，所以就很可以統一起來。

 禪宗，歸宗的弟子請法，他說：「即汝是佛。」你就是佛呀，弟子馬上就領悟了，就問：「如何保任？」他已經接受了，但如何能保持啊？禪宗叫保任，「保任」兩字很好，一個是「保守」的「保」；一個是「任意」的「任」，我想幹什麼就任了，放任，單人旁一個壬字。「保任」這兩個字，「保」是要保持，「任」是任意，要坐就坐，要走就走，要行就行，沒有那些個限制、拘束、框框。

 這弟子馬上就問如何保任？回答說：「一翳在目，千花亂空（一翳在眼，空華亂墜）。」你眼睛裏有一個翳子，空中現了種種的花。那就給說白了，他就頂禮了。這一切世間的種種種種，都是因為你眼睛裏有個翳子，你有個翳子就大地山河、男男女女、聲色惑利什麼什麼都出來了，千花亂空嘛！你只要明白這個不是別的，是你眼睛有毛病，是你毛病的產物。他就拜辭。「那好你去準備行李，準備好了你再來，我跟你說上上法」，臨別贈言，「我有上上的法告訴你。」他就準備好了，來找師父，他頂禮告辭，要聽師父說上上法。師父說：「現在天氣很冷啊，路上多多保重。」完了。這真是無上，所以這些禪宗之妙，它的妙就在這些地方，這就是上上法。

 我常常說大夥都是執著，這麼一想，多一些法執吧，但現在的法執不要怕，先執著再說，呵呵呵…。這就是禪宗的這種說法，再說的稍微什麼一點，「什麼是佛？」答覆的：「清潭對面」，很清的潭水那個對面的，你往清潭水邊站著，往清潭一看，裏頭有一個影子，那個影子是自個兒的影子。「那個是誰的影子﹖」「是我的影子。」那清潭的對面就是自己嘛，你跑到清潭去看去找，那個對面就是自己，就是你，就是佛。

 都是直指，所謂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」這就為什麼禪宗當時是一言兩語很多人就成功了，那個時候根器也是好，他就能夠決定相信，就能夠承當，而且沒有懷疑，那就很快。

 那麼臨濟，現在天下兒孫都是臨濟的兒孫。人家問臨濟：「你說佛是什麼﹖」「就是你說法的人，聽法的人。」說法這個人是佛，你們聽法的人都是佛，那就人人都是佛呀。

 所以我們這麼來看禪宗、密宗，密宗一般的儀軌裏頭所看到的，還是漸法多。真正到了頓法就是諾那祖師所說的那個事情，那個就跟禪宗最高的完全是一模一樣。當時國王就成就了，弟子很抱怨：「為什麼你特別優待國王呢？」這也是根器的問題，其實這個話弟子也聽見了，不是沒有聽見哪，而是自己承當不起來，就是這個問題。

 淨土宗同樣的，今天我們不多談淨土宗，不過都是一樣的，這個事念、理念，事一心、理一心，到了理一心那就破無明了，這同樣的。這就好像上山，一個喜瑪拉雅山，你可以從這方上，那方上，上的路可以完全不同，遭遇也不同。從四面八方上，等你上到山頂，就是一個地方，到了頂就沒有兩樣了，你上的時候各個方面不一樣。修行也是這樣，各個都可以上。真正高的人，這一種差別就比較少，愈是在山底下的，那就差別愈大，只有我這個是對的，你們那都不對。條件跟你合適的，你就由這個上，那你是正確的，但是不要武斷說別的人不對，這種話不好說，等到上去了才知道。都上來了，都可以上得來的，那上的地方就都是一樣的。

 我們這個地方是談了一些最直接的，最直接的就是直指啊，這個直指。

### 阿賴耶識不斷不常，相似相續

 《塵影錄》（《影塵回憶錄》）裏頭有一段記得很詳細，是倓虛法師說的，別人記的。這個人他是吳佩孚的祕書。吳佩孚因為馮玉祥倒戈失敗了，馮玉祥本來是這一邊的，當時奉天打吳佩孚，就兩邊腹背受擊，馮玉祥後來把溥儀趕走了，是吧，那麼就是那一段歷史。

 這個人就不做官了，他就跑到湛山寺的佛學院教國文去了，在那兒他除了上課改文章之外，就是關起門來念佛。他這很妙，一天他忽然間動了一念想拜佛，就拜佛了。拜完佛之後，心想我還在那關裏念佛，那就回去念佛。就走回到自己屋子，回到屋子一看，門都鎖了進不去，所以就在外頭等。後來看見一位和尚過來就說：「師兄你想個法子給我開開門，」他說：「你看看，你叫我給你開門，你怎麼出來的？」自己怎麼出來的不知道。

 這跟剛才說的一樣，這些都是心所生，當你自心清淨的時候，這沒有啊，空啊，不空他怎麼出來呢？身體也是空，以空通過空有什麼障礙啊？但是當你這一念一起來它就又有了，我們就是這樣。因為這些念老起，老起啊，它是不斷的，這一念剛頂上來了，那念又生了。我們現在整個的人生就是電影片子，是刹那刹那生滅。你看電影是相續，其實是刹那刹那生滅，那一片子過去了，一生一滅，下個片子過來了，又一生。

 為什麼是連續的？因為人眼睛的慣性，電視什麼都是這個道理。電視傳來的是點，是多少點多少點你把它拼成了圖。因為你的身體腦子器官的這些習慣性、這些妄想住持，所以有這些圖像音聲，實際都是不連續的。所以「相似相續」，我們阿賴耶識就是這個，所謂「不斷不常。」

 我們佛法高深就在這兒，「不斷不常，相似相續。」不但我這一說把阿賴耶識又發展了，現在我們也是如此，整個都是，一切都相續，就好像電影的底片，一片一片，這一片和那一片是相似，絕對是相似，就知道是我們幾個人，還是我們這幾個人，不就我的手跑到這兒來了，第二個在這兒，第三個在這兒，都是相似的，它有連續就構成這兒的一切。因為相續所以就不斷，因為相似，不是一個，所以就不常。這一片跟下一片就不是那個東西了，只是和那個相似而已，已經換了，不是常。所以不落斷常，斷常都是邪見，所以非常殊勝。

### 漫談禪宗公案

 師資稟授，師徒相傳，這個師父的作用很大。我們舉一個禪宗的例子，馬祖是所謂「馬駒蹋殺天下人。」在印度古代就有參馬祖。他家裏頭有八十四員大善知識。馬祖的侍者是百丈，馬祖一吃餅，手上拿一塊餅就問百丈：「是什麼？」經常問他。

 一天百丈陪著師父在外頭散步，天上的野鴨子在天上飛，馬祖問：「是什麼？」「野鴨子。」一會兒這鴨子飛跑了，馬祖就問他：「野鴨子呢？」他說：「飛過去了。」後來馬祖就拿著他鼻子一擰，擰得疼的叫起來了，這就開悟了。你看這師徒的關係。

 開悟了之後大家就問：「你哭什麼？」他不說他開悟了，他說：「馬大師擰得我鼻子疼。」大家就問馬祖說：「他鼻子還是腫的，師父你責罰他，把他擰得一直哭。」「啊他會了。你們叫他來吧。」來了就問他說：「你昨天的事怎麼體會啊？」他說：「昨天馬大師擰著我鼻子很疼哪。」「今天呢？」「今天又不疼了。」他並也沒有說他是開悟，但是師父已經給他證明了。別人就告訴他說：「師父說你開悟了。」他大笑！別人說：「你神經病啊！剛才你哭，現在笑。」所以師徒的關係嘛…。

 一天，百丈站在那兒侍立，馬祖看見那個床犄角上掛著一個撣蒼蠅子的，像戲臺上的和尚拿的一個蠅甩，因為古代不能用蒼蠅拍子，蒼蠅拍子要殺生，這蠅甩可以轟蒼蠅，是吧，都拿著這麼一個。就掛著一個東西在那兒，馬祖眼睛看著那個，這百丈就問了，因為這都是在用心啊。你眼睛看這個蠅甩，你的心到底和你這個看，是個什麼情形？心在這個上頭，還是不在這個上頭？

 所以這個學道的人，他的用心很密，隨時都在那兒用心，看見師父在看這個東西，他心想「你看這個東西，心是在這上面，還是不在這上頭？」所以他就問：「即此用，離此用？」你心即在這個用上嗎？還是離開了這個用啊？馬祖沒有直接回答，就反問他說：「你這將來開著兩片嘴，怎麼給人說啊？」也就是說「你這開了兩片皮，怎麼為人啊？」百丈就把這蠅甩拿起來，豎在手裏頭。馬祖就說：「即此用，離此用？」就百丈所問的話馬祖把它拿回來說。百丈就又把它掛在那兒。

 後來馬祖大喝一聲，他就聾了三天，又大大的飛躍了一步，就再徹悟一次。禪宗雖不提是師父的加持，但是這裏頭你看看這一切一切，百丈雖還不是完全依靠了馬祖，他當然是有自己的領會，但還是須要有一個帶路的嘛。馬祖就老問是什麼，吃餅就問是什麼，看見天上野鴨子問他是什麼，他說野鴨子，等没有了問他野鴨子呢？「飛過去了。」

 「是什麼？」剛才不是說這一切都是你自心所顯現的嗎，吃的這胡餅不就是你自心嗎，野鴨子也就是你的自心啊，你只認得是野鴨子，走了就飛過去了。那觀音的耳根法門不就說嗎，聲音是有生有滅，你的自心哪有生有滅。問的是你自心，自心怎麼能飛過去啊，你再說飛過去﹗擰鼻子，呵…。他這一疼，一想不到，就這樣一下子領會，頓然就開悟，就是這樣。

 他這「即此用，離此用」，他拿起梭子來了，就是答你這個梭子就是即這個用嘛，他說這個話就是這個意思，我就是即這個，我看見那個我就是這個了。那馬祖就反問他這：「即此用，離此用？」他一想這個話，既然馬祖這麼問，可能這就不對，就把它掛回去了，這就偏到離了。離又不對，大喝一聲！即，什麼叫即？什麼叫離？都離了，是吧，他這還有「即此用，離此用」，還在那揣摩，這一來即也不是，離也不是，都不是。那即和離都離了，這一下子更進了一步，大悟。

 所以就說明這個跟那個是依靠師父，禪宗雖不這麼提，實際上這種關係還是很明顯的。密宗同樣也是這個意思，師父在大家兩個心非常近的時候，都很清淨的時候，這一種你說是他的加持力也好，說是他的一種殊勝的啟發也好，說逗機也好，是可以使弟子開悟的。

 這個趙州，大家常常有很多錯覺，比如趙州有這個話：「佛之一字我不喜聞，念佛一日漱口三天。」大家就說趙州看不起淨土宗，這都是錯誤的說法。趙州有一句，人家問他：「什麼是佛？」「你試試聽聽隔壁那個老太婆在念佛。」原句是：「試聽隔壁老嫗念彌陀。」

 所以他那「佛之一字我不喜聞」，就像那天我說的這個事。我本來不信佛，二十歲第一遍看《金剛經》的時候，看了踴躍歡喜，這就體會念佛是最好的達到無住生心的辦法。後來我不是說我一轉念「可能念咒更好」，因為念咒它沒有這個佛字，這就和這個趙州的「佛之一字我不喜聞」同等性質，然而他並不是不贊成淨土法門，就是避免這些法執。

 禪宗確實是超情離見，是中國很殊勝的一宗。現在我們不能夠去弘揚禪，因為眾生很難接上氣，但是它十分殊勝，所以我們還是很讚歎。而且很奇的呢，是有一方面比較明顯，常常就是自自然然的，也沒有去想它，也沒有什麼，從來不去動念，所以把這些（註：指公案）早忘光了，但它有時候自己就解決了，這妙就妙在這兒，它自己解決了。

10. 萬法歸一則大可，是一非餘則不可

 現在就是一方面看到高的，一方面這個行，從現在這個地方要行，你要到哪裏去都是要從立腳處開始。你們要回美國，就是現在從我這兒開始，是不是？從這兒才將來到飛機場，再上飛機，得從立足的地方開始，不可能脫離了立足地方的動作就到美國了，不可能的。所以現在我們的立足就在這個地方，抓住淨土法門、密法，抓哪個都可以，抓住這個。

 所謂密法的特點就是即事而真，在事相之中，這有事，有所為，有什麼，它就是真如。別的法是要撥開這些才是真如，它這是即事而真。這個即事而真就有大圓滿的味道，顯教裏頭的《華嚴》講的都是大圓滿，《無量壽經》的十玄都是大圓滿，「一真一切真，一成一切成」，都是圓頓之法。就是全在當人，要知道這一些中國的禪宗、大手印大圓滿，提高我們的般若智慧。一方面扎扎實實，從我們的立腳處一步一步的用功，「初步即是到家。」這又是大圓滿的見解，你第一步就是到家的那一步，就這麼念，就是這麼修。我們不要輕視自己，就這麼老老實實，平平常常。那一些所謂的有什麼禪定，有什麼神通，都不是問題，要真正得到（解決）問題，還就是那幾句話，有煩惱什麼的都不礙事，智慧自然在增長；你的肉眼有慧眼的光明，你的凡心出現了佛心的知見。

 所以今後的一切修習就是在這方面的進展，我們不是去求天眼，有了當然也好，但是沒有不要緊，更要緊的是，你要有慧眼的光明，要出佛心的知見。佛心的知見是最要緊的事，佛之所以出現於世，《法華經》：就是開示悟入佛的知見。學佛整個是個知見的問題，現在我們是眾生的知見，我們都有所執有所見，我們有些道理、有些邏輯、有些思維，總之都是眾生的知見。

 佛要出現於世是什麼呢？就告訴我們，開、示佛的知見是什麼。因為我們聽到了之後，就思維、就修。聞了之後就思就修，修了之後我們自己悟佛知見，入佛知見。佛到世間來的一個大事因緣就是這麼一件事，開示悟入佛的知見。我們學佛也就是這麼一件事，要放棄我們眾生的知見，而悟入佛的知見。佛是為這件事來的，我們學佛也就是這樣一件事，所以知見很重要，將我們的所知所見，把它成了正知正見。

 清淨，知見之所以清淨，就是不但沒有世間那些髒的東西、不好的東西，什麼名利、眷屬兒女，除了這個之外，一切一切的分別等等，都是我們的知見。要無分別，無分別之中這裡頭再有個巧妙的，就是剛剛我們說的這些不好的知見，它和真如也沒有分別，這是消除這些知見最好的辦法。

 你要去壓它，制它，排除它，那個水裏頭已經有些髒東西，你老來攪它，那個水就永遠不得沉澱乾淨。你不要去攪它，不去動它，水自己就澄下去了，水就可以喝了。那個蛇，就剛打的那個比方，蛇打的那個結，它自己會開。這一切都無分別，所以煩惱跟菩提也沒有分別，所以《圓覺經》：「淫怒痴、戒定慧具是梵行。」淫怒痴跟戒定慧是平等的。這是佛的境界，那我們現在應該怎麼做呢？這句話當然是正確的，知道淫怒痴戒定慧具是梵行，可是我們還是勤修戒定慧，息滅貪瞋痴。雖然我們勤修戒定慧，息滅貪瞋痴，我們還知道這彼此都是梵行，都是清淨。

 這是初步，也就是到家，到家也就是這兒，所以我們就以這個做為我們的初步，而這個就是最好的解決這些煩惱障礙的辦法。貢嘎上師說：「這一切煩惱從本以來是清淨的。」有人喜歡發脾氣，你發脾氣雖然暴跳如雷，但你內心裏頭有一個沒生氣的。能體會那個人，修行就好了，他從來不隨著你發脾氣。

 臨濟入門便喝，一進門就喝，喝斥。德山入門便棒，不要你問話，不讓說話，一進門就拿棒子打，不用開口就知道你錯了，先給你棒子。德山生病，在那兒疼：「唉唷，唉唷」，弟子說：「師父你疼嗎？」德山說：「我有個不疼的。」這話就很好了，雖然我在唉唷，我有個不疼的。弟子就問：「哦，有個不疼的，他來看老和尚嗎？」他回答：「老僧看他有份。」我可以去看他。所以在發脾氣的時候，你去看看你那個不發脾氣的，脾氣也就不發了，而且這個不疼的確實很有用。我有幾次病得真難過，想到這個，當時還很解決問題。真到了很痛苦時，這念不成了，我就說有個不疼的，讓這個不疼的念，那麼這個不疼的就可以念，那當然就安了。

 咱們一個就是說，人人都可以現在就去行的，就這個持咒念佛，這就是大圓滿，一切皆大圓滿，一切具足一切功德，這它就是。

 黃蘗那個金剛王寶劍就是無分別智，他那個非常好。人家問他：「爭奈有劍在」，你不是有金剛王寶劍，你不是無分別智嗎，可是你還有一個寶劍在啊？這問話很尖銳，你有一個寶劍在，那不還是有所執嗎？黃蘗回答得很好：「劍自斷劍…智自害智。」我這個寶劍可以自己斷除我這個劍，這個智慧可以消除我對於智慧的分別，後來成立了，所以黃蘗《傳心法要》這是看了可以成佛的書，大家好好看，恐怕咱們這裏頭還有不少人和禪宗很有緣。我們不去參禪了，古人也不參禪，就是到唐宋以後大家根器不夠了，才用那個參話頭的辦法。所以我們恢復到古時，古時就一句話什麼的，就了結了。

 比方剛才說的那個話，把眾生知見變成佛的知見，一個就是你有眾生知見，所以你還是有分別；底下再說，你這個有分別和無分別就是分別，所以他這個「劍自斷劍」，這一切分別與無分別的分別也沒有了，斷一切分別嘛，那你就沒有什麼所執了。

 我們要一門深入，同時不是很狹隘的，就是「萬法歸一則大可」，萬法歸成一法那太好了，你先到萬法歸一再說。古人又問：「一歸何處？」那你先歸一再說嘛，還不歸一，不要問「一歸何處」。「萬法歸一則大可，是一非餘則不可。」我就承認我這一樣是對的，其餘都不對，這個就不可。現在有的就形成這種偏差，是一非餘，就是我所弘揚所修的這一個是最對的，其他的就都是不行，這個不好，就是要互相都非常能夠幫助。

### 11. 談行解相資、福慧雙修、定慧等持

 就在佛學院的時候，他們學生問我說：「我們是不是要研究佛學？」我說：「既然叫佛學院，有佛學院的學生，當然研究佛學。可是你們要知道，佛學的內容是叫你們怎麼學佛，内容是這個，而不是叫你們去考證、去寫文章。」佛學是學什麼呢？就是學怎麼去學佛，學到佛的一切，就是這樣。研究經論、研究什麼，專在紙面上作文章，就「依文解義，三世佛冤。」就是從白紙黑字上去理解他的意思，三世諸佛都冤枉。有人就以這個當做究竟了，這些都是指月的標，指路的牌。

 現在我又打了個好的比方，比方說地圖，你要去巴黎，地圖上巴黎在哪兒？圖上巴黎左邊右邊前面後面是什麼，有多少鐵路，有多少條航空線怎麼怎麼樣，巴黎在什麼什麼地方，都對，沒有一句不對。但是你拿著地圖站著說這是巴黎，這只是地圖上的巴黎。你手指所在的這個地方是北京。地圖擱在這兒（註：北京），你說地圖上這裏是巴黎，不錯這是巴黎，但是你手所指的這個地方，實際那是北京，是某某胡同一號。

 你現在所謂的讀書什麼就是地圖，很有用。等你到了巴黎之後，你跟這地圖一對照，就全對了，沒有一點不合的。所以開悟之後還要跟聖言量來印證，要跟聖言量合，沒有一處不合，你才知道你是對的。所以它很有用，它也可以幫你找到巴黎，但它不是巴黎，那是紙面上的東西。

 理解就是叫你學地圖，它啟發你的行動。你去研究佛學，是教你去學佛。你研究了半天佛學，你不肯去學佛，這就是解而不行了。我有理解，可我就不去做，這本身就有毛病，是你沒真實理解。那就有偏差，就是你理解錯了，這就增長邪見。所以「行而不解，增長無明；解而不行，增長邪見。」我們就是要行解相資。修行和所理解的互相資助，互相促進，實際是這樣。

 你用功要是上了一點路，誰都有這個經驗，你們都有這個經驗，你們回想一下，是吧。修過了一陣時期，以前不懂的東西現在懂了，以前不感興趣的現在感興趣了。增長了嘛，因為行的時候你就消除了無明、消除了業障，智慧增加了，所以你就能理解了。你理解的更清楚深刻，就相信佛法確實不可思議，就信得更結實，你用功就更容易得力，就又幫助了你的行。

 在這個行的基礎上，你又行了一段之後，就更可以理解。理解之後，在新基礎上它又可以幫助你的行。就這樣子互相促進。這是良性循環，是吧，良性循環的話就不得了，就是這樣，所以我們要行解相資。

 行解相資，都是雙的，所以定慧等持、福慧雙修，都不是單打一。定和慧要等持，慧當然是最重要，但這就像燈和燈罩，過去那個油燈要是沒有了燈罩，風一吹就沒了；但是只有燈罩，油沒點著，這個燈就不起燈的作用。當你點著一下，哪怕一會兒功夫，它也起了燈的作用，但它不能防風，風一吹就把它吹滅了。所以要有慧，還要有定，但以慧為主、為重要，這說的定慧等持。

 福慧雙修，我們修福也要修慧，做這一切功德，布施什麼的、種種救度這些事業、說法種種的，都是培福。梁武帝一見到達摩就問：「我蓋了這麼些廟，度了這麼些和尚，我有什麼功德？」「你沒有功德，你只是福德。」只是培了福。這梁武帝很能講經，不光只做這一點世間的痴福，修這些叫做世間痴福。雖是世間裏頭很愚痴的福，但還是要，但這不是功德。梁武帝講《般若經》的時候，講的天空雨花，然而他也還不能理解禪宗，與達摩見面，還是錯過。

 現在我們談不到慧，談不到定，只能說增加一些理解、增加一些修持，這個合乎大家的身份。定和慧，現在我們說這個話還過份一點，福慧雙修可以說，我在修福修慧。

 從前一個羅漢，他在化緣，就沒人給他供養，他就餓著。這阿羅漢大家要知道，證了阿羅漢，你說他怕殺不怕殺？我們常常都想證了阿羅漢，他有這麼大的神通，你就不可能殺了。如果不可能殺，怎麼五逆十惡有一條罪叫「殺阿羅漢」，「殺父、殺母、殺阿羅漢」？

 我們要善於從這裏頭找出它的矛盾，要善於發現矛盾。什麼東西都吞下去了，那你就不知道它的矛盾。你知道矛盾，發現矛盾，再把這矛盾解決了就是進步。自己能解決就自己解決，自己不能就要找人幫著解決，要善於發現矛盾。

 阿羅漢是可以被殺的。阿羅漢到涅槃之後你才殺不死他。在涅槃之前，你看大目犍連神通第一，他的業力發現，被人家打得渾身爛得都是一塊一塊的，打得都爛了，連肉都磨得成了末了。後來人家問他：「你怎麼讓人家打成這樣，你神通哪裏去了？」「還通呢，我連神都昏了。」不過這個身體不行就要趕緊般涅槃，這還神通第一哪。

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不要以為誰修得很好，但他或者臨終還有病，或者還有什麼什麼事情，就否定他。玄奘大師臨死的時候也相當痛苦，可是我們不能因這個來否定他。當時曾現了一個一丈多高的人，拿個大白幡在那兒跟玄奘弟子說：「你們不要因為你們師父的病而輕視他，往往成功的人不再來受這些餘報，就把他以前的報集中讓他受一下，這就是這個情況，你們不能因此而否定你們的師父。」這是神人怕大家誤會所以來告訴弟子，也免得後人誤會這些事。現在還有這些事情，不是說（十六世）大寶法王也是插了好些管子，最後拔了管子坐起來，端坐就走了。這些事情都可以用這一個例來說明。

 我們要福慧雙修。有一個阿羅漢托缽，沒人布施，看見一個象，他就明白了。這阿羅漢跟那個象原來是師兄弟。這個象長得非常好，國王最寵，配了很多錦繡，吃的是最好的東西，他最愛的東西了。阿羅漢就走過去跟那個象打招呼，象看見他也就明白了前生，因為阿羅漢的神通加持它，它就掉眼淚了，就哭了。有人就告訴國王說：「來了這麼個妖人，他來了之後這象就不吃飯了，而且直哭。」國王就很生氣，就把他叫來問：「你是什麼人，給我這個象搗亂哪？」他就說了：「不是，我們前生是師兄弟，我因為只是修慧不修福，所以今生證了阿羅漢，沒人供養我。」「羅漢托空缽」就這個典故出來的，羅漢還托了個空缽。修福不修慧呢，接著就變成了國王的這個象。這是畜生道，生活很好，就好像動物園的一些動物，都是有福的畜牲。你看看那個長頸鹿住那麼大的一間房子，裏頭還有暖氣，夏天有空調，比這還強。那是畜生道，是有福的畜生。

 每一道中都有六道，畜生道裏也有它的六道，畜生的天、畜生的修羅…，像黃鼠狼這些精，那是畜生的修羅。人也一樣，有人中的天，比方像你們在美國的這種生活，跟非洲的去比，還要跟這些都在挨餓的國家比，那你們就是天道。那個挨餓的就苦了，那就是地獄道了，還有那個受刑的、慘死的，這種種的都有六道。

 剛才說，現在的問題在如何入佛知見？就是要行解相資，而裏頭著重這個「捨」字，我們要揭筍皮，以這個做為檢查。是不是揭掉一塊，去掉東西？不是增長東西。行持上行解相資，也可以福慧雙修。福慧雙修嘛，就做一些功德了，一方面我們修慧，這一些修持是屬於修慧；一切應做的，大家已經都在做了，這些都是修福。用功再進步一下呢，能夠產生智慧，也能有定力，這定慧等持。那這成就就非常快。這個是入佛知見。

 《宗鏡》有兩句話最什麼了，就是雖然是肉眼，可是已經有慧眼的光明。「匪易凡心」，不須要換掉這個凡心，還是凡心，還是肉眼，可是你有慧眼之見。你還是凡心，可是你有了佛心的知見。我們研究無上的心地法門，不管哪一宗，這個是殊勝的地方。所得的果，人人都可以在這個道路上前進，有的多一點，有的少一點，總是可以在道路上前進，這是主要的。你得了天眼通了，得了什麼什麼…那個進步，但你並沒有慧眼，並沒有法眼，那還差得很遠。那只是天人的眼睛，現在一般得通，頂多就是這個。

 那還談不上天眼通，即使有了天眼通，阿難就有了天眼通，還不是讓摩登伽女弄得神魂顛倒，差一點破根本戒。他那個很嚴重，說一般的事情找文殊和很多人去，不就解救了嗎，誰能夠這麼多人來了還破戒，這不可能了。但是這還不夠，還叫大家念咒去，才解決這場難。你要知道，那是大家持咒去的。

 但是這個淫女得好處很大，淫女聞咒就得三果，《楞嚴》說完了她就證阿羅漢，就超過阿難，呵呵，這個罪魁禍首超過阿難。她也有咒，她是梵，就是原來印度的，就是外道婆羅門。她兩個人持咒，女兒持咒，媽媽幫助她也持咒。阿難到天宮中的時候，最美的女人他都不看，他不是酒色之徒，這些事情我們要知道，阿難不是個酒色之徒。他到了天宮，天宮那麼些天女他都不正眼看，就是這樣的話還會出毛病。

 所以我們要警惕，就是在這個地方。他出毛病的根本就是剛才說的，不明白這兩種：有一個真我、一個妄我。現在都是所謂認賊做子，把這個妄我當做寶貝，當做祖宗，把他供養起來了，而那個真我，打入冷宮。不知道了這個事情，所以就出了這麼個狀態。

 我們說法，就是要喚醒這個事。《楞嚴》的重要就在於把這個問題直接提出來了，有兩種根本。所以這麼錯亂修習的話，不明白這兩種根本，才會只證阿羅漢。你本來修的是佛的法，卻只證阿羅漢，甚至於變成魔王、魔的眷屬，由此而入地獄。你修的是佛法，但是你入了地獄了，成了魔王眷屬了，為什麼呢？因為你不明白這兩種根本。現在佛教徒能夠知道這兩種根本的，確實不多。我們將來要弘法也是在這個地方上，不僅僅說教你一個咒，一個什麼經去念，我們總是逐漸逐漸的要去循循善誘，引導他了解這個根本。總之你要「無我」，不要處處這個「我」字打不開。

### 12. 漫談拜見虛老

 見到虛老也有一個很特殊的事，我們幾個人去的，他都接見我們。

 他就叫我們念《楞嚴經》，看不懂再看，看不懂再看。我們有四、五個人，大家後來就是合掌作禮而去，我站在他的背後，忽然間生一念很清淨的心，他就跟觸電一樣。他那正在跟前頭的人打招呼，我在他背後，我心中剛生出這樣一念，他跟觸電一樣，馬上回頭看我，就他已經知道了。

 禪宗是不講神通的，虛老他確實有神通，不但是開悟，確有神通。他曾經在北京，就在廣化寺，我岳母問他個問題，問他念白衣咒有沒有功德？後來我把虛老的回答告訴夏老師，夏老師說這回答是最好的回答。就是虛老在講這個（問題）之後，裏頭提到，他說有些是不見經傳的，陝西有一個廟裏頭有一個觀音的肉身，這個不見經傳，而確實是觀音的肉身在那兒，他去看見過。他就學那個觀音肉身的樣子，那個樣子就是咱們紅教的綠度母的樣子，綠度母就是觀音。

 我看見過一尊印度的綠度母像，這麼高，黑的。我看像很莊嚴，但要的錢超過我一個月的工資。我那時候工資很高，但還不夠請那尊像，所以就沒請。後來告訴王上師，王上師說：「應該傾家蕩產都要請來，趕緊去請。」再問，沒有了。那應該很寶貴，跟別人的不一樣，你翻別處誰的儀軌，沒有這樣的。

 它身上的那些莊嚴東西不是很多，可是虛老這一比，一百多歲的一個老頭，穿著一身破布的衣裳，這個莊嚴就不可形容了，簡直就是度母現前哪。他也是無意，他就回想他那個見了的樣子，他就比那個樣子，無心之中，這時候這個莊嚴沒法說了。

### 親見夏老師的金色光明身

 夏老師在天津閉關的時候誰也不見，所以後來我跟我舅父說：「將來我要到北京，我想見見夏老師。」我舅父就笑：「你想見？我不剛剛才給你說過，除了我他誰也不見。」後來居然有因緣見到，不但見到了，還很得法益。

 我舅父接著就說夏老師這閉關，夏老師先就講他見佛見光，到極樂世界聞種種法，種種的受用。這還都是可說的，再到後頭的這些就不能說了，後來就到了理一心的境界了，理一心的境界離言說了。

 這本來我不知道，是我舅父給我這樣的介紹，同時我自個兒也親眼見了，我親眼見了夏老師很長的一個時間都是光。這我跟任何人都沒說過，跟自個兒的母親、自個兒的愛人、自個兒的親信，任何人都沒說過。什麼時候才說？在我家最後一次《無量壽經》的講解會，在這個會上我才說這個話。而且我說我恭敬夏老師不是因為我看見他都是光，這是我的特點，所以我沒有翻車。很多人修不久翻車了，我沒有翻車，這也是個原因。我所著重的不是這，我之所以恭敬夏老師，不是因為他放光。所以黃蘗看那個（同行的）和尚從水上過去，他說早知打斷他的腿。不是在這些地方，「但今天我為什麼要說呢？我是鞏固大家的信心啊！」

 夏老師這個情形不光是我一個人看見，還一個姓徐的，這個人就更突出了，所以有兩個人看見，這是一個女的。她介紹了一個姓孔的，一個禪宗很出名的人，他說他要見夏老，就通過她引見夏老師，陪他來就相見了。夏老師那天正好泄肚，肚子很難受，人很痛苦，皺著個眉。這姓孔的就不依不饒的批評夏老，用禪宗的觀點：「你執著禪相，你這個低，愚夫愚婦。」沒完沒了的，他這就罵夏老師，看見夏老師就皺著眉。這個徐就非常難過，她說：「我今天怎麼造這個孽，引了這麼個惡人來，讓老人招這種責辱。」沒辦法，急著就趕緊念《大悲咒》解除這個困境。

 念著念著，後來夏老師問姓孔的：「你說完了沒有？」「我說完了。」「你說完了，聽我說呀。」他才聽夏老師說。說來說去，說了沒有多少，他就給夏老師磕頭了。這徐就大惑，剛才他還這麼兇，就這麼幾句話就磕頭了。

 所以這個禪宗，好像那時候在一種極驚…，就是你在這個時候，你的思想本來就是沒有了。所以開悟就都是在無心三昧中，已經達到無心三昧才有開悟的事。現在有的人就不大相信開悟這個事，覺得就是這麼說說，實際的事情！夏老後來就說了，她也很奇怪，她在這時心中也安了，看見這個很驚奇。所以她這時候咱們要體會這個心情，心中在這時候不會還想家裏頭鍋上還煮著什麼掛麵，還有什麼錢還沒寄出去，後頭還要買什麼東西，沒有這些思想了！就在當前又很高興，又很驚奇，就看見夏老師說：「如果是個…，這不一切都是金色世界嘛。」就當下就金色世界嘛，就手這麼一揮。夏老師這個話一說，她就看見夏老師金色透明，而且她以後任何時候看見夏老師都是這樣。

 所以你說光明身都要等密宗？不一定。那個普化，後來大家把棺材打開，棺材是空的，也是不留肉身，這禪宗。密宗修到最後化光，這肉身不存在了，這個從解放以後到現在一共有六個人。第一個人是貢嘎上師跟我說的，他說是最近的成就。那是1950年告訴我的。

 一個居士死後化光，大夥兒才非常驚訝：「唉呀！這大成就的人，我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。他活著時候我們能知道的話，多跟他請教請教多好啊！」也沒辦法了。大家再追憶追憶，就說他沒有別的特別，就是說話很怪。這他不是故意說話怪，他自然說話跟大家說話就不一樣了，這樣一共有六個。

 一個活佛到我這裏來。有的人化光了還留頭髮在，這個活佛在他帶的護身佛的龕裏頭，還帶有這種人的頭髮。他寫了一篇論文，論化虹光身的這六個人的情況。所以不是沒有，現在解放五十年，中國十一億人口，總共就只有六位，一億也攤不上一個。這千個萬個難得一個半個，這一億，萬萬中也難得一個，頂多只攤上半個，剛剛半個。所以還是很難哪，就是很難。密法有它的殊勝之處，但要達到這一步很不容易。

 夏老他確實最後是破無明，證常寂光。他當時在天津閉關的時候，那個不可說的時候，已經是入理一心了。理一心就破無明，這就是「破一分無明，見一分法身。」所以我們還能夠直接接得上這一些，這是很殊勝的因緣。這個大經現在是剛開始，大家很快就接上來了。

 有個姓黃的，在夏老師家住，《淨語》有這個人，《淨語》後頭有一個人寫了一段短的東西，寫長白黃什麼什麼，這個黃是一個道德會女校的校長，沒結婚，一生獨身，一生的修持，修持很謹嚴，住在夏老師的客廳。他這個客廳是裏外有兩間，一般人來就在客廳坐，很熟的人來就請到夏老師的房間坐。我去了有時在客廳，也有時候到夏老師住的房間。要是在客廳，那這個黃居士當然都在那兒；到夏老師房間，她也會跟來聽。所以她每次和好多人一塊兒去的時候，都也很多。她後來都總結了，她說：「這個事真怪，這兩人說話大家都不懂，可是他們懂，這個說這個懂，那個說這個也懂，真怪！」我從來沒有想到，這一些談話別人不懂，從她這麼說了之後，我才初步感覺到。到後來初步更證明了，確實當時大家就好像如風過耳朵一樣。

 剛才說那個化光的，別人也是認為他說話很怪。這位黃居士反應我跟夏老師有些談話她聽不懂，也是覺得很怪。其實並沒有什麼怪，但是呢，你自個兒的成見很堅固的時候，那聽起來就確實是怪，甚至於反感，想不通。不過當時也不都是說這種大夥兒聽不懂的話，可是真正到了關鍵問題上也只能這麼說。越說的多，就越說越不對了，就畫蛇添足了。你畫蛇添了好些腳，越添越錯，也沒有好多言語可以加上去的。

### 一莖草當丈六金身用，丈六金身當一莖草用

學密殊勝是由於發菩提心，因為發心大，所以得果大，就是如此，尊師是個方便。所以哪裏有那麼些法，那些法都要修嗎？那印度國王怎麼一句話就成功了？直趨大手印一句話就成功了，這是密宗最頓的法，大手印。過去祖師王上師說：「直趨大手印是禪宗。」我現在想到這兒很高興。密宗是無所不包，密宗自個兒也有直趨大手印，這個就是諾那祖師說的這個事，所以直趨，你還有比這個更直接？譬如那個國王沒學過密，什麼都不想搞，對佛說：「我忙，我學不了這個密，你要給我簡單的我就學。」「好，你就是佛。」就成功了。他弟子就很生氣跟佛說：「我們跟你這麼久，你怎麼不給我們這法？」他說：「這就是說這個鞋你穿不合適，就他穿合適。」就是有這樣，這個頓就能這樣頓呀。

 所以一切法無非是「應病予藥」，你沒有病吃藥幹什麼？因為眾生都有病，所以要吃藥，現在就這問題。但是你病好了，藥就別再吃了。病好了還吃，那你就執藥成病哪。你老吃藥，吃藥中毒就得病了，是吧，你腎臟負擔不了，排泄不了。

 所謂大菩提心不是說大了還要大，比誰還大，我比你還大，這個大的意思就是我們說的那個大，它究竟、徹底。不但一切見都要捨，佛見也要捨，所以禪宗的祖師訶佛罵祖。他就是罵那些說禪的人，那是在唐朝，「現在這些說禪的人都是妓女。」他那痛罵緇方，緇方是些什麼人？都是在那兒廟裏頭上座說法，受多少人頂禮的人，才叫做一方，不然他怎麼說法啊？「這些人都是野狐，說的法都是野狐流的涎，都是妖魅、都是妓女。」事實上他本人何嘗不想說法呀，為什麼要挨罵？就是在這些地方他不透，總還不符合如來心印。

 這個法付予禪宗，那不光是拈花公案佛說的那幾句話：「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付囑摩訶迦葉。」後頭佛就囑咐，將來一切經典你們都問迦葉。那就是他秉了佛的心印了，所以我們傳心，以心印心。再說就是六祖的話：「不識自心，不明本性，學佛無益。」學佛沒有好處，很多人不明白這個話，（梁武帝）就是告訴（達摩）他做了些什麼好事，達摩就回梁武帝說：「你沒功德。」所以一個話，你不明白這個話就覺得這個人說話怪。梁武帝想不開就不理他了。「我這麼做，又蓋了這麼些廟，度了這麼些和尚，我沒功德？」就是沒有嘛，你要同意這個話，這話不怪；你要是梁武帝那個思想，就「你好怪，我怎麼沒功德？」所以怪就在這兒，不懂也就在這兒。這其實很深，他不同意這個，就以為是怪。

 我常常說我們不怕聽到一點兒不懂的東西，或者自個兒不同意的東西，或者發現一些東西。發現一些東西，自己再深入把它解決就是提高。我們不貴於很籠統地就承當下來，還是要很負責任，敢於懷疑。首先要敢於懷疑，不是就馬馬虎虎的信，得認真確確實實的，「這個是真理，唯一的真理，不可動搖，沒有比這更上。」自個兒確確實實把它這麼接受肯定，這才有動力，才能產生力量。在這種信仰之下，決定的信心，功德也就不一樣了。

 咒都加一個附註，唐密的很多經典，咒的附註我看了很多，講了很多很多功德。有的人問，有的不等人問，佛自己就說了，這麼多功德只有一個例外，「唯除於咒生疑」。就是對於這個咒你懷疑它有這麼大功德，你就在裡邊，你就不屬於這一類，經上說的功德你就得不到了，你就給打折扣了。除掉對於這個生疑的人。所以講六字大明咒那麼多功德，你還「能有這麼大嗎？」這就生疑了。那這個大，確實大得你不可思議啊。怎麼把這麼多的一切有情都成七地菩薩，把這麼多七地菩薩功德加起來的總合，等於我念一句六字大明咒？列個數學方程式，大家就覺得這個等式不平衡，兩邊不一般重，等不下來，就生疑。你不生疑，等下來，念一句就有這樣的功德。所以貢師說你念六字大明咒就是大圓滿，這句是超情離見的話，你還要去看光幹什麼？就是執著、分別。

 有位出家人今天來問話，他擔心一個問題，他說：「觀想不清楚，我修蒙山對得起眾生嗎？能讓他得利益嗎？」三密相應當然是殊勝了，但是末法的眾生能三密相應的人很少，一密相應就可以。東密弘揚這個法弘揚的很多，在你一密正相應的時候，你三密同時都相應了。反正你從一密入門達到相應，一入門之後全開了，三密都相應了，但一密相應就比較容易。

 他把意密的相應完全解釋為觀想，當然觀想也是可以，但更主要的是般若。你的思想是般若，心是般若，口裏念的是咒，手結的是印，這三密相應。他這個人觀想吃力，實際真正的觀想，心緣於般若，但能三密相應的人很少。不過跟他說了，他倒好像覺得解決了他的問題，他就可以放心修了。

 你相信有這個功德，就有這麼大的功德。一密，就這一多相即，這是《華嚴》的道理，一就是多，多就是一。這個十玄，所以一句咒，一句聖號，就是一切經論、一切法、一切禪宗的公案、一切戒律、一切禪定，都在裏頭了，一就是一切。這樣你才能夠「一莖草當丈六金身用，丈六金身當一莖草用」，這禪宗的話。不要存佛見，你丈六金身就是一莖草，若能「丈六金身當一莖草用」，你就也有可能將來「一莖草當丈六金身用」。微妙之法！

### 下士聞道大笑之

 「世不能知，道始尊。果能遁世，方無悶。」夏老師出這一句叫遁世無悶，我不入世間，我沒有煩悶，很自在；「果能遁世，方無悶。」真正能夠超脫世間，你才能無悶，不然你還是悶。「世不能知，道始尊。」到世界不能理解你了，你的道才尊。這個道好像還有點生，我再舉個大家很熟的例子，大家就會接受這個話了。

 全國唱的都是下里巴人，陽春白雪和者皆難。就大家那跟著唱的只有下里巴人，沒有什麼人跟著唱的，陽春白雪他不欣賞，所以你到底是想當下里巴人，還是想當陽春白雪？好像很熱鬧，很多人贊成，很多人說你很什麼，那你只能是下里巴人，這是很自然的事。

 所謂「下士聞道大笑之」，這老子的話，下士聽見道：「哈哈！可笑可笑，你們真荒唐。」這是下士。別人聽了不笑，就證明你這還不是道，不覺得可笑。要真是道，下士聞道就大笑之：「可笑，可笑，這是胡說八道。」他不承認你這是道，自然之理。所以我們不求很多人了解我們，我們也不要去跟人解釋，你自己信多少算多少，是吧，所以不好說了。

### 斷除妄想重增病，趨向真如亦是邪

 這張拙秀才的詩：「斷除妄想重增病，趨向真如亦是邪。」唐朝的詩，張拙秀才很有名。有人看見就生氣，說非得改，這不行，改成「斷除妄想能除病，趨向真如不是邪」。一對比，這兩個不就矛盾了嗎？

 實際上張拙秀才那個高一步。斷除妄想是去一添兩，你想斷的心就是妄想，你需要斷就亂，這就是剛才說的那個蛇自己打結，自個兒開。水不乾淨了，澄一澄，你越攪它越混，不可能澄清；你不去動它，待會兒它就會澄清，這是方便。不是不要去斷妄想，這才能斷妄想，你老攪就斷不了了，整個的一個問題在這兒。

 但當眾生一聽見這個話，他只體會那個別斷妄想了，隨便妄想來吧。現在我們也不摸底，反正這兩個之說，我們還是同意張拙秀才的。「趨向真如亦是邪」，有取有相，心外取佛，這一切有取有捨都是邪。對很淺的人就告訴他：「應該趨向真如，你不要去當國師、當大總統，你要趨向真如。」那麼那個話就對了，所以就看怎麼說。但真正要談到道呢，它裏頭就一層一層的，它這裏很有分寸。這個事就這麼個事，大家也就信不信由你，信不信由你，呵呵呵…。

### 悟達國師為什麼長人面瘡

 悟達國師為什麼長人面瘡，這我很警惕，寫這個也就是因為大家來稱讚的多一點，自個兒就很警惕啊。

 悟達國師，那個國王呈檀香，雕了一個寶座請他登座。他有了一念自滿之心：「唉這檀香寶座！」國師登上去後，馬上長人面瘡。人面瘡很厲害，你們聽說過人面瘡嗎？他長的有鼻子、有眼睛、有嘴，那個瘡的肉爛了，那個形樣，會吃東西、會看戲，這怪病，是業障病，很多人知道，治不好的，痛苦得很，要吃好多肉，給他肉，他嘴就吃下去。只有一種東西他吃了有點皺眉頭，說他怕這個，就給他這個吃，但也治不好。有的更特別的，這人面瘡要看戲，所以就有長人面瘡的人，在戲台包廂裏坐著，把膝蓋露出來讓他看戲。這是業障病。

 他就長人面瘡了，那一下子就聲名掃地，國師怎麼長人面瘡？你業障病。所以你說拜《水懺》，《水懺》就這麼出來的。那麼他就想起來，曾經有個和尚，生了很重的瘡，他一直招呼他，不嫌髒、不嫌累，替他洗，替他上藥，後來把這和尚養好了。和尚告訴他：「你將來有難，在有難的時候，你到四川什麼什麼地方（註：四川彭州九隴山）來找我。」他一想，看來是這回事了，就找他去了。後來這和尚看見他：「啊你來了，現在你長了瘡了。我這兒有三昧水的池子，你下去洗，洗了就會好。」他這剛要下去，那個冤魂就出現了：「不行，菩薩你太不公平了，我這幾世都追著他，但他都是高僧，沒有機會。今天好不容易他這一念自滿，我找到機會了。你又給他洗，我的冤誰管啊？」

 那是漢朝的事情，這已經到了隋朝了。這是袁盎與晁錯，晁錯是當時的宰相，他不要六國諸侯有軍權，這六國就聯合打來了。皇帝打不過，他們就圍城。之後袁盎就說：「你把晁錯殺了，腰斬，當替罪羊。這是他的主意，把他殺了，等於就賠禮道歉了。」就把晁錯殺了。晁錯的冤魂不服氣，袁盎就是國師。「先給你洗。」先給晁錯洗，晁錯就解脫了，也就同意悟達國師洗了。後來悟達國師也洗了，回來之後就寫了一部懺法，叫「水懺」。

 為什麼稱為「水懺」？就因為洗這個三昧水。那麼種因在什麼？就是他給那個和尚全心全意治好了病。就是這些事情，所以像六祖他不當國師種種的，印光法師這一生不當方丈，不當法師他不說法。去登座說法當方丈，往往和名利心會有所結合。現在就有一些和尚，大家要搶徒弟，要搶的隊伍大，要爭領導權，「我這是權威」，不知道這些思想都是癌細胞，這個弄下去，弄來弄去，弄得彼此都是「一盲引眾盲，相將入火坑。」

### 天變，道亦不變

 我們現在就是真正要報佛恩、要度眾生，所以必須自個兒的覺悟水平很高，因此我們給別人所提供的信息、所指引的道路是正確的，沒有後遺症、沒有副作用的，這才是真實的報佛恩。關鍵是要提高自己。省庵大師當年痛哭，在清朝時候佛教極盛，到處都是廟，和尚都受優待，多少什麼什麼，都印了《龍藏》，《龍藏》就是清朝印的。他痛哭，「有教無人」哪，那個時候己經有教無人了。所以我們就是要發出這種大的心，我們雖然是在家人，但起碼願意讓省庵大師不要為我們哭，能使他收收眼淚，這才真正能夠繼承佛的法，佛的教化。

 實際上淨土宗很深，就是有很多把它看淺了。它是圓教的法，是圓頓法，道理很深。當然很淺的也能度人，但度的人就少。有的人就覺得看不起淨土宗，我們都要能折服他，而且是正確的，所以我們千言萬語種種的，都歸結到就是要提高自己的覺悟，所謂報佛恩、度眾生、自己的成就，都在裏頭了。

 那麼自己怎麼做呢？個人根據自己的特點，每個人跟每個人不會一樣的，因緣也不一樣，根器也不一樣，沒有絕對一樣的。只要適合於你，對你有幫助，你能起信心，安定的修下去，不能太求速效。就今天修的是這樣，明天修的還是這樣，貪求速效那你就不安了。聽其自然，相信這一點。

 你看那古德開悟之後，還須三十年，香林是三（四）十年才打成一片，他的保任期間這麼久，那坐破幾個蒲團的還有。這都是開悟以後的事情，所以我們怎麼能著急呢，就是要沉著。在我們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，已經很肯定的，我們就弘揚。這個沒有錯，千經萬論都這麼說，這個就放膽了，不要把自己意見再加上去就對了。

 有的人就喜歡加一點，所以我們看有些書，他引證的並不錯，就他加了一點不好。常常是這樣，自己一發揮就出毛病了。有的人就喜歡自個兒出主意，就這個主意出壞了，不能老老實實的繼承。就是往下傳這個燈，傳，現在咱們就是傳燈。佛的東西都在這兒，我們就是傳遞人，屬於如來傳語，沒有什麼要去創造，都是繼承。頂多說你可以用現代的語言，把這個東西介紹的清楚一點，讓大家容易懂。這都是說明，沒有發明，只是把它介紹出來就是了。你不可能發明，你要發明你就蓋過佛去了。跟寫博士論文不一樣，博士論文就要出新，別人寫不好你再寫，沒用哪。所以搞成學問上去就不行了，他在想出奇制勝。

 這法法相傳，中國有一句話：「天不變，道亦不變」。也可說：「天變，道亦不變。」這大爆炸，咱們宇宙都空了，但是道還是不變。我們就是要很好的把這燈傳下來，先把自己點亮。自己點亮就可以照亮無盡，你這個燈是個燈塔，在苦海中就大救一方。大家的心願也就是如此。

### 報恩無術仍思報，試演心聲應遠鐘

 **浮世滄桑幻夢中 皤然鬚髮一耄翁**

 **虛名譁眾慚實德 弱燈無罩懼微風**

 **掩扉鬧市堪藏拙 捨智如愚始大通**

 **報恩無術仍思報 試演心聲應遠鐘**

我寫的《心聲錄》後頭八句就這八句，那一天有人看到就寫信來。中間四句就這樣：「虛名譁眾」，這一點虛名譁眾取寵，「慚實德。」自己的實德跟這個名不相稱，很慚愧。「弱燈無罩懼微風」，很弱的一個燈沒有燈罩。一個人要開悟了，定力不夠，開悟就算你有智慧了，你燈是點著了，（但是沒有罩子）；你要不開悟，燈是有罩子，但你沒點亮那沒用。你是有個燈，但是沒有罩子，風一吹就會滅，所以一個弱的燈沒有罩子，就一點微風都怕。

 「掩關鬧市」，這西四算是鬧市，在鬧市中關門，就「堪藏拙」，就可以藏拙，藏起來，閉關嘛可以藏拙，拙就不顯露了。底下一句就是自己要努力的，「捨智如愚始大通。」沒有智慧了，就如個愚人一樣，才真正是個通人。

 後兩句，「報恩無術仍思報」，想報佛恩沒有辦法，但還想報；「試演心聲應遠鐘。」我試著演唱心聲，正好寫《心聲錄》，這是雙關的，以應遠處之鐘聲。

 就是這個事，就是說很倉惶，所以聽到一些讚歎我是感覺很大的壓力，《金剛經》這一句話：若為人輕賤，是人先世罪業皆得消滅。那不但不來輕賤，還再讚揚我，我這怎麼能消業呢？哈哈哈…。相反的，超過我的實德，是人的福報即將消滅。這就是福報嗎？你沒有這個東西，你換取了名聲了，這不是好事。

 所以我們不是這樣，我們不去告訴人家說是我們怎麼怎麼樣，我們關起門來修，大家老老實實的提高自己的覺悟，提一分是一分，這是真實受用。那表面現象，那個塗脂抹粉很譁眾，不中用，不中用的，在這個地方上。

 我看了那次重病之後，大夫給我鑑定：「你這個病，也許今天晚上睡覺，明天就起不來了，就死了；你要養得好，也可能能八十、九十。」說這話的時候，現在已經馬上就快八十了。夏老師一個學生一百歲了，前天他的孫女來找我。我始終得不到他的通訊處，她把她爺爺的照片拿給我看，唉呀老了都不認識了，但還是在。孫女回去跟我來了一封信，說她一回去，爺爺在門口拿著枴棍等著她：「見到黃爺爺沒有？」「見到了。」就把我送給他的一本書：夏老師的《淨語》，帶給他。他老人呢？馬上拿到屋子去看。

### 人傑地靈

 這個風水之說，我們不要過於的…，有是有一些，有時候也不那麼絕對，主要還是在法上面。大家在那兒有個道場，有的在那兒好好修。你在這兒好好修，龍天就經常在這兒護持，護法在這兒加被，這就是最殊勝的吉祥，所以不是靠這個地。過去「天下名山僧佔多」，和尚都會看風水，都挑了好地，怎麼就全都破壞了？沒有剩幾個嘛，過去我從上海到杭州，沿途倒的塔不知有多少，當時也都是廟，廟都沒有了，所以這不是風水能決定的，主要看護法的人，修法的人，關鍵在人。只要法老有人在修，就一切吉祥。靠風水，一個死東西不起活作用，關鍵在人，《滕王閣賦》：「人傑地靈」嘛，這就說你人傑了，地就靈了，就好了。要靠環境來幫助自己，那就必須地傑而後人靈，你就離不開這個地方了。

 如來的正遍知海在眾生心想中求，眾生心裏想的是什麼，這就是如來的正遍知海。觀世音菩薩心佛眾生三無差別，觀世音菩薩和大伙兒的心就永遠在一塊兒。只要你這個心，這一切一切正當，觀音就在這兒，就是在大家心裡頭，諸佛正遍知海就在裡頭。所以是決定於人，這點大家要堅信。

 反正很多這些是助緣，談這個地方好不好，過去很多風水說老實話是科學。風和水，你選了一個地方沒有水，都要去挑水吃，怎麼辦呢？所以必定那附近要有水；而這地方老把你淹起來，那怎麼辦？所以這地方又不可以太多的水，不能淹哪，這就是水。風的問題更大，我們在河南建設了一個幹校，後來龍捲風，一個能裝二十二萬公斤糧食的倉庫，鐵筋洋灰的，剛剛蓋好，一陣風整個倉庫吹跑了。

 所以「風水」兩個字是很科學的東西，往往一個山窪裏頭，又向陽，這是很自然的環境，你把它說成要有靠背要有什麼。一個山窪裏頭，風不很大，又向陽、又暖和、又避風，附近又有點泉水，風也自然，這不是最好的嗎？是這樣總結下來的，所以你就能夠安住。要去迷信，那個也不是沒有，但那個就是…，真正突出的，而且又很合乎方位什麼什麼的，而你恰恰合適，都要趕在一塊兒的。

 而且（「風水」）也是活的，現在好，不見得老好。地也是變化的，方向都是變化的，這一方是什麼，那一方是什麼，年年變、月月變、天天變。現在是吉房，二十年後可能是凶宅，講風水要講這個啊，那不是死的，還是和你本人也有關係。你本人是什麼命，這個地是什麼，它跟你有相生相剋，和你相生就有幫助；和你相剋，別人住好，你住不好。所以還是求你本人，你好好用功比什麼都強。

 現在在國外，很多人就靠風水，像某人給人看風水什麼什麼，弄得好多人送錢，大家就是願意給他送錢。你現在不要像去弄個魚缸，擺個什麼東西，那個金魚有什麼大威力啊？哈哈哈。所以有些人看起來好好的很什麼，其實有的時候關於這些事他就暈頭轉向。就不理智了。

### 修持以淨土宗為穩當

 我常常說這師父不會神通，看三年就夠了；師父要會神通，弟子要觀察的話，要觀察六年。所以挑個師父不容易，有神通更要小心，要看他的一切一切，菩提心到底如何。真要有菩提心，有神通還不礙事；很有神通，沒什麼菩提心，那你趕緊向後轉吧，這很危險，很危險。

 北京有一個自稱為羅睺羅轉世，他的神通到什麼程度啊？在酒席桌上，他一杯酒空中一撒，變成一條龍飛出去，你們能見龍嗎？他能顯一條龍就飛了。後來這個人不行，我這兒有證實，不是隨便說的，就是後來一個某某縣的縣長，家裏供養他，他就跟這位縣長說：「你應當要造一只金子的羯磨杵，十字杵，好長，這麼擱在座位底下，鎮這個座位。」這下大了，這縣長很有錢。另外，佛像還拿多少金條去裝臟，這也做了，做了兩件事了。

 再有，他跟縣長說：「你要讓你的女兒給我當佛母。」這讓這個女孩子的哥哥知道了。這個人脾氣很暴躁，就拿了一把刀：「誰敢欺負我妹妹，我白刀子進，紅刀子出。」他就不敢再提這問題了。後來父親（縣長）死了，再一找，金子全沒了。他常常顯種種神通，很多人恭敬他。他的一個徒弟在北京還很有名，叫某某某，就愛喝酒，狂飲，醉了之後再修法。那就不如法了，這些事情不如法。這兩代人哪。

 是有這些事情，我們是大量的事實觀察，總結出來了這些情況，這不對頭的就是多了，自古有之。密宗一般都說誰是什麼什麼轉世，你們很少聽見我說這個話，最好不談這個事。你要說，都是，都是毗廬遮那的化身，都是，每個人都是。要說某個人是某個人不是，這話就不好成立了。要說是的話就都是，都是，都是毗廬遮那的化身。毗盧遮那都是了，你還有什麼別的化身？那對我來說還不如一點呢，呵呵呵。

所以就不大說這些話，說這些話和顯教就不一致，而且《楞嚴經》說魔就是這麼說的：我是什麼什麼佛再來。密宗現在有很多人跟《楞嚴經》說的就是一樣，但只是那些人，不能說密宗是這樣，關鍵就在這兒。那說的就太活生活現，又是雙身修，又顯神通了，還有種種的，又說我是什麼什麼佛來的。所以只要碰見這樣的人，跟這個都相合的，就要多提防一點。他自個兒也不知道，他以為他成就了。

 那神通大了，他講你每人頭上都放光，你都看見，我也看見；說「我的房子可大了，你們不要以為這麼小，誰誰你從這兒往那邊走，來回走，不要來回走也可以，就走一趟。」結果那人走多少時間也走不到頭，就這屋子，他走不到頭。諸如此類的神通多了，經裏頭講的很清楚。

 《楞嚴》好就好在這兒，就把這些種魔指出，這些種魔都是很深境界中的魔，都是破了色蘊、受蘊、想蘊、行蘊，要破了識蘊就解決問題了，五蘊皆空了。在這個之前，常有一句話就「八萬四千魔軍在行者的六根門頭，等待你得神通、入禪定、開悟的機會，來控制你。」所以有時好事變壞事。要發大菩提心，謹慎，越是在成功的時候，越是要謹慎，八萬四千魔軍在那兒等待這個機會。剛才說的那個水懺，那不就等了多少年，等到最後國師那一念，他就來了，就長了人面瘡了。

 所以我們修持，這麼一說呢，還是淨土宗穩當。你還是凡，老老實實不要有這些。你就是要持戒，相信因果，出世三福，是不是，這是做得到的。你到了極樂世界還是凡夫，凡聖同居土，但這就好辦了。極樂世界為什麼還有飯吃，還給你穿衣服？因為你是凡人，雖然是凡人，但已經不真吃了。因為還有習氣，到了吃飯時間想吃飯，擺了一桌自己看看就很滿意，很高興。這完了之後，都是自然就化了，也不要洗碗，也不要打掃傢俱，就沒了。到時間又想吃飯，又來了。就這習氣，就有習氣，呵呵呵……，凡夫嘛，就是凡夫。

### 談戒律

 虛雲老和尚是我的先師，他到了西藏，這是我親自聽他說的：「西藏這些法都是佛法，包括雙身、男女合修，這都是佛法，但可惜戒律鬆弛了，就是沒有按戒律辦事。」這個話就很好，又肯定也否定，肯定這是佛法，不是邪魔外道，像那某某人就否定，不懂的就否定它。這就趕不上虛老，虛老他也完全是顯教，沒有懂密法，很尊重戒律，他一看：這是佛法，但現在戒律鬆弛了。

 目前有些搞的還有什麼叫戒律啊，這不是修持了，這是縱慾，放縱性慾，哪裏是這麼胡搞，不是這麼簡單。所以蓮華生大士說：「我之法如毒蛇之首」，像毒蛇的頭，「善弄者巧得其珠。」善於弄蛇的人，才能很巧的得到那個蛇腦裏頭的珠子。「反之」，不是這樣的話，不是善弄，「正好受其病。」被毒蛇咬死了。咱們修修綠度母，哪裏會被它咬死呢，指的就是這種法。裏頭確實是有珠子，但是你要從毒蛇的腦子裏頭去取得這個珠子，那你要有這種水平才行，沒有這種水平，眼鏡蛇給你一口，就全完了。

 現在為什麼我不提倡密，就大家現在亂哄哄的這樣子。有一個人寫一封信來，很好，他說︰「我一度很想學密，實際我那個出發點就是好奇和愛慾。」這他真說良心話了。好奇，「這很奇怪呀，哦有意思」；還有就是男女之慾。要這麼學下去，非入地獄不可，幸虧他後來…。所以這種東西很難，現在的眾生對於這問題能夠有條件去修的人太少了。 而且大家要知道，密教的護法護持的是法，不是護持你這個人，真正在你修法的時候，他就護持你；你違反法的話，他責罰你。像父母小孩子不乖，他要打的，這護法是嚴父，不是慈母。你不成材不什麼，那雞毛撢子就抽下來了。護法的威猛那就不是那麼簡單了。

 要學密，三昧耶就是戒律，要知道這個戒律。戒定慧，戒可以生定，定可以生慧。密戒十四條都是原則性的。像比丘戒，你隔著（籬）、隔著牆，聽見女人的釵環的聲音，環子什麼碰的響，破戒。你說這就很不講理啊，聲音它來讓我聽見不是我的事。問題在這兒，你怎麼知道是女人釵環呢？聲音就是聲音，當你知道是女人釵環的事情之後，你這已經破戒了。所以善導大師從來在女人面前笑的時候，不露牙齒，其實這都是戒律。不要單身一個人到在家人家裏去，去見在家人談話什麼，都要另外還有一個人，所以女居士也不宜於單身去看和尚，看什麼什麼，男居士也不要去看比丘尼，不要一個人。這都是屬於戒律，防過止非。

 那天有個女居士來，她是想起幾十年前我說的話，「你們這些女居士多去親近比丘尼。」她最近來問說：「多少年你跟我說這些話，為什麼啊？」我說：「這避免譏嫌。」「這個沒有譏嫌哪。」「你女居士就去找比丘尼嘛，你們女的和女的大家在一塊研究道法，過從甚密，一切一切，這就沒有什麼可以讓人家懷疑、可以說嫌話，或者造謠誤會的地方。」沒法子譏刺你，說些壞話，不可能嘛，閉門就沒有嫌疑了嘛，就是這樣，有好多地方。所以戒，它這裏頭要防範這些東西。

 那麼說到大乘菩薩戒呢，當然就和比丘戒不一樣。尤其小乘的戒，完全靠這些規律來控制，但菩薩戒有菩薩戒的戒條，菩薩戒裏頭談相似般若是破戒。某居士他就談相似般若，你在那談般若，這不是般若，這是魚目混珠，是相似般若，所以現在這些說法的人懸了，懸了。菩薩戒裏頭說相似般若是入地獄的事，不是說我這兒說的都是好話，我這是做功德，不是啊。

 真正大家都能持戒就好了，問題就在不持戒上。真持戒他就不敢那麼說，他就小心了，我說的話完全要依止聖言量，而且也很謙虛，我體會得很淺，對不對我不知道，如果有過錯，就求佛責罰我；如果說的是對，是佛的加被。要非常謙虛，不是那麼自以為是，說的相似般若，似是而非，魚目混珠。

 可怕的就是他魚目混珠，你說我這是佛法，有一點像，又一點也不像，那就不好辦了。目前大家就以為是這樣，它這樣一個東西腦子進去了之後，要再給它拔出來就難了。像油一和到麵裏頭，你要把這油從麵裏頭拿出來，不好辦。和麵的時候倒上一點香油，這很容易，現在說請你把這油從麵裏頭拿出來，難了。這隨手就可以做，倒進去，但要拿出來，我看這不得阿羅漢（沒有辦法），呵呵呵，凡夫沒辦法，怎麼把這麵裏的油再提出來？凡夫是沒什麼辦法，或者要經過科學處理分析，慢慢一點一點的先把麵跟這個水分開，水弄完，再把油跟水分開，那這就可以分了。

### 佛法是不二法門

 佛法是「不二」法門，但它也不說「一」，你說「一」嘛，你就執著一個「一」了，但是「一」的地方很多，「一乘法」、「一路涅槃門」，所以不得已還是把這「一」再提出來。總之是「一」，就「一味禪」也是這個意思。「一味禪」嘛，沒那些分別了，所以「捨」是捨除分別。「有取有捨」就是有分別，分別的結果嘛，要這個，不要那個，所以「無取無捨」這四個字加起來，就是我們所要的「捨」。

 但是一上來很難哪，所以一上來我們先從世間難捨的地方捨起，恩愛、名譽、地位，這些東西。

 YA居士：就捨這個見？

 先捨掉這些見，捨掉這些情感，這情和見。情見，就經常相見。為什麼會有這些見？就是你有愛有憎。有愛有憎就是感情，這是聯著的，把這些情見捨掉。所以連老子都懂得「太上忘情」，他不是無情。夏老師說：「無情，冷血動物，不能學佛」，既然沒有情感，那學什麼佛啊，無情就不能學道；「情不空不能證道。」就是這意思。

 所以這有個步驟，人沒有感情糾纏之前，那就好辦了是吧。例如人有豐富的同情心，但是情空了就是太上忘情。由於我愛眾生，所以要度他，這樣的一個發心還是不對的，它不是愛。要「同體大悲」，一切眾生就是我，就是同體，這樣就平等，物我不分，不二。有愛、有憎、有取、有捨，這都在愛裏頭，都在這個「二」裏頭，「不二」就對了。

 有人說《金剛經》很難哪，這「無住生心」很難。就先從那四句話：「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……」入手，先從這一些粗的地方入手。都是這樣，像給通願法師撿舍利，先撿大個的，撿到還有，小的也撿起來，再撿。這也是一樣，先把那個大的挑出來，這些有為法，名、利、感情等等這一些，大家先把它看淡，也不是叫你斷，斷也很難，先看淡，這就有法下手了，挑那大個兒的先把它看淡。

 做也做不到，有名無實，那就先淡，看得很淡，從這個淡開始。都看淡了就得閑了，你看得很重就捆住了。這個就沒有輾轉反側，求之不得輾轉反側，就看不淡。那麼你看淡了，這得亦不足喜，失亦不足憂，安然就入睡了。

### 知行合一

那天一個人來，談了之後，出去的時候跟別人吵了一架，我說：「你在這兒說的不是挺好的嗎，怎麼人家一罵你，你就全忘了。」哈哈哈…，路上別人說什麼什麼，兩人就辯論起來了。他思想比較活，談的嘛還是很接近，但是剛出門就忘了。這樣的話，他就必須要很好的理解，反復的理解，光這樣的理解還是不夠。

 這句話是著重在什麼呢？著重在你解了之後必須行。行之後不解…關鍵在這兒，你是個知識份子，你行了之後就應該無明薄；你行了之後還是不理解，那麼你這個行就有缺陷，所以增長無明。

 剛才說的那個老太婆，她不是要去懂書本上的那些個文章，實際她心裡懂了，所以她可以放下一切好好念。她那個行，行中有解，不是必須說得什麼才是解，就是她自己內心真能按著這個，在那就是她的境界了，而這個解才是真實的解。比方像我們說的那個和尚，他本來就喜歡玩、喜歡什麼，後來就玩也不玩，什麼也不做了，就在一句佛號幾年，他這很安哪。他要不理解這些東西，他就不可能安哪，總想城市裏一種熱鬧，寧波裏頭有什麼好吃的、有什麼好玩的，看看去；還有一些朋友，去訪問訪問他們；還有一些更不像話的事情，他這都沒有。那他這是？他理解了。所以那個老太婆她就能什麼事都不管，一心念去了，她真能一心的念下去，這就是她的解。

 這樣說咱們就比較清楚了，不是說你必須要能給人講，身所能達到的，比嘴能說的更重要。有人是說得，但行不得，她這行得說不得，沒關係啊。說不出來也不要緊，你實際做到了，做到了很好嘛，能一切都放下、一切都不管，就這一念單提，本身這個行動就代表是個解者的行動。解而不行，這些道理不是真懂，而且還把一切看的不是夢不是幻，你還認真、還執著，那你這些解是邪見，就是說說的，說給人聽的，邪見。

 我們也是有見，我們也不是偏於虛，現在有很多人喜歡把佛教搞變成了考證，總要去翻新。搞博士就是要有新的東西，但這古人前人都有了，還什麼叫發明，還有什麼獨特的見解？你論文寫不出來了，寫論文就是要以前人沒說過的，必須要翻新，那是搞學問，考證證據，找些證據證明這個說能夠成立。

 所以這裏就出了好些好些偏差，說大乘佛法不是佛說的，這就是現在所流行的一些話，因為集結大乘的證據他找不著。但是大乘本來就不是在地球上集結的，而小乘是在地球上集結的，所以咱們地球上有充份的證據。大乘是文殊菩薩和阿難在二鐵圍山集結的，就在我們宇宙的邊邊上。咱們這整個的世界，它是在邊邊上，不在咱們地球上，那你怎麼能找得到材枓呢？所以大家就說大乘佛法不是佛說的，要是大乘佛法不是佛說的，那就是後人編的？這話流病很大，連《金剛經》什麼什麼都說是後人編的，不是佛說的。

 這個學說現在很盛，很多人都相信大乘不是佛說的，因為有人考證說找不到東西來，在佛之後幾百年才出來的，龍樹什麼之後才出來的，是龍樹他們編的。換句話說那也行，龍樹編的可以啊，這《大智度論》上有龍樹菩薩說是佛說的，你不能說他冒充說是佛說的，那就破戒了。夏老師為什麼要會集？就是王龍舒他這裏頭有些字、有些句子是他說出來的，都不好嘛，把自己的話說是「如是我聞」，佛說的，那大大不可以啊。所以這就流露一些邪毒，出了一些謬論，說大乘佛法經不是佛說的，是後人發展的。

 所以有好多好多東西，大家有的時候沒有注意就滑過去了，這好多東西很麻煩哪，這是到了末法學人難的地方。但這些人，像剛才說的老太婆這些，她不受這個影響，她沒有這些東西，不干擾她，她信得很結實，她慢慢自自然然的就是念著，念著念著無明就薄了，智慧就出來了，她就能夠放下，這是真實的解。

### 受戒和不受戒的分別

 受了戒和不受戒有什麼分別呢？就拿五戒來說，這個「不邪淫」，世間法也是重視不邪淫，受了戒的人跟一個世間的人，這個邪淫和不邪淫有什麼分別呢？比方犯了邪淫戒是罪，世法上你也知道，妨害家庭或者是種種，有時候就是要給你立案，你也就應該有罪報。從出世法說也是一樣，你這樣子的話，你有一個罪報，因為你做了壞事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你有惡報。你要是沒有受戒的話，就是你受了這個所應當得的惡報就完了；那麼你受了戒，而你又犯了戒，那你除了這個本身應當得的罪報之外，加一個破戒的報。破戒的報就嚴重了，比那個僅僅是世間觸犯刑律、觸犯道德的罰要重。

 如果有一個很不正當的人來引誘你，而你能夠堅持沒有破戒。這樣的話，你成全了人家，免得人家家庭破裂種種的，就做了好事。這是一個善果，你可以得到一個善果。你要持了這個戒的話，除了這所應得的善報之外，你還加了一個持戒的報，好報，那麼這個報就殊勝得多，就是這樣。

 持戒，受戒不受戒就有這個分別。一切善和惡，因為你持了戒了，不光是這個本身的善，而且你又加上持戒的功德；如果破戒，不但這個本身應該得到罪，而且你加上破戒的罪。因此自己受了戒之後，對於自己的要求，就要和別人不一樣了。這個善和惡的報，有戒律的關係，都突出了，所以就要更加的、很好的來護持自己，就是要護持己念，主要還是要防範於未然，在起心動念的時候，不至於形成，這個就持戒。

 菩薩戒呢，起心動念就是破戒，所以不能夠輕易勸人去受，有好多都這麼說，尤其現在，真正說嚴格起來，「唯佛一人持淨戒，其餘都是破戒者。」這是經上的話，「唯佛一人持淨戒」，真正清淨戒只有佛一個人真能持，你心裡一動就是破了。

 所以說來說去就我們還幸虧有個往生法門，是吧，幸虧有個往生法門，就是說，這個不容易啊，而幸虧也只有一件事情，這個男女的情愛。現在只有這一個問題，再有一個問題和這個相等的話，一切眾生不能解脫。所以這個是最難的問題，還有一個問題跟它一樣麻煩的話，一切眾生都無份。

### 談自己學佛的一則經歷

 剛一解放，我不是說打念佛七嗎，在念佛七裏頭，第三天心中出現一個字種，就是常住，不是一刹那，一直心中有這個字。知道這個功德很殊勝，知道是一種加持。

 這個之後有一個什麼特別呢，夏老師給了我兩部書，我看那個書，一個是本來就有的，就是說看著看著忽然間一下子有個觸動，於是乎這也懂了，那也懂了，這個就沒法子形容了，就好像說兩句詩吧：「忽如一夜春風來，千樹萬樹梨花開。」這個地方心也亮了，那個地方心也亮了，這個地方密宗很多事情也懂了，禪宗那個公案也明白了，這個樹開了，那個樹開了，千樹萬樹都開了，一下子嘩啦……，一下懂了好多好多東西。這個在打念佛七之前就常有，那麼這次還有，那也就不足為奇了。

 這個心現之後是什麼呢，就是一下子這突然之後，一切都沒有，這就是這個念佛七之後出現的。一直夏老師給我講了些修行的過程，一步一步講到了最後，六根互用，後來我問夏老師說：「講到了這些層次，『忘照同時』這我還體會不了，這還不是我的境界啊，我還不能體會，從這往下我體會不了，這一直往上我能體會。」夏老師說：「你可以體會啊。」我說：「是真的，我還是…。」他說：「你不是說你看書看到什麼都沒有了，亡知亡解嘛。」我說：「是啊。」他說：「那就是了。」

 所以我們往往還都在能所之中，這個王上師也回信告訴我說：「你這個修行人修到了亡知亡解是很好的情況。」那還是很以前的事情，剛解放嘛。後來引的那三首詩是在天津大學那地方作的，那已經又過了好幾年了，所以前頭它都有許多…。就是心中空洞洞的，真是本來無一物，在這時候就本來無一物，什麼也沒有。前頭頓然間的好像就是要「千樹萬樹梨花開」，但這已不是那一幕了，而是千樹萬樹都空，哈哈哈，真正沒有能所了。

 所以天臺的這個：「境為妙假觀為空，」一切境界是妙假，覺的是有，你要做空觀，觀之為空，這是空觀。

 我跟夏老師說：「『忘照同時』這我還體會不了。」這《心經》：「照見五蘊皆空」的照，「寂而常照」的照。那這四句講：「境為妙假觀為空，能所兩忘即是中，忘照何曾有先後，一心融絕泯無蹤。」那麼夏老師這一點就清楚了，這就是「忘照同時」。當時突然的一下就是照，照的同時就什麼都沒有了，就是忘。比方你想你要是照，那就是你生心中在照，就不是把什麼都忘了，什麼都忘就不能照，這樣就體會不了這「忘照同時」。但夏老師知道我說過這個，知道這個情況，說「你可以體會」。

 LC居士問：「忘」是不是「寂照」的「寂」？

 這「忘」就是「寂」。

### 介紹高峰禪師

 參話頭成就最突出的就是高峰，我們可以把高峰給你們介紹。這相當於中國的密勒日巴，苦啊。他的弟子就是中峰，就是那「闢義解」，他是國師，弟子遍亞洲，日本、琉球、高麗、台灣，反正他們都是獨立的，種種的國家，那時候很多人都派來留學。

 中峰的師父是高峰，他是參話頭成功的，你看六祖那兒參話頭了嗎？沒有嘛，是不是，沒有參話頭，就有的一問一答，問題就解決了。這到了宋朝大慧之後就用參話頭為法門，這又有不少人解決問題，現在也沒誰肯參了。他說：「參禪不難，難於生疑。念佛不難，難於起信。」這疑有什麼難啊？我這懷疑有什麼難啊？不知道他的疑不是咱們這個懷疑，這個懷疑是你什麼也不信，他那是大信之後才有的疑，現代人沒有這個疑了。比方最普通說：「父母未生前，什麼是你本來面目？」一般就說管他的，愛什麼面目就什麼面目，不管他了，那你就…。這「疑」一定就「唉，這奇怪了『父母有了我是這個面目，父母沒生我，沒出來以前，我是什麼面目啊？』」他對於這個疑，他就是這一件事了。

 這可能說的是東北那個王老善人，當時他也是自個兒有一個什麼疑，後來破了這個疑。他特點是孝，有時在墳墓旁邊住。所以「大疑大悟，小疑小悟。」他負責任哪，就說這個話：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」那「萬法歸一，一在哪兒？」你叫他把這一句話…。

 有人就做這種比方，當然不是完全的恰當，但是相當的恰當。「念佛，像拿個金的簪子剝那個門，門不開，金簪子還有，你念佛有功德嘛；禪宗，我拿個大磚頭敲門，威力很大，沒敲開，什麼破磚頭嘛！」不過這個不是絕對的，禪宗也不會完全同意這個話，不過這種程度上的分別還是存在的。你參了半天，這個疑就是大信，對佛法上負責任，這個問題自己想不通就要把它追究明白才行。

 高峰的故事。他可能還不到二十歲，年輕就出家了，立了一個誓願三年之內要開悟，當然不是這麼容易。就在這兒參，後來有人告訴他說：「塔那邊有個老和尚很關心你，他跟我們問到你。你去求求法嘛。」他拿了香就去了，到了那兒就給老法師頂禮，結果老法師拿著棍子就打，給打出來了，他當時就哭著回來了。雖哭著回來，可是第二天還去。

 這都是考驗，一打就退了，那你就算了，退了就退了吧。打了之後還不退，那就是你真正有向道之心。連夏老師也是這樣，見了省元法師，省元法師大罵一頓，連侍者都看不過，說：「師父你也慈悲慈悲。」他說：「這就是慈悲！」哈哈哈…。第二天夏老師去了，就招待，談得兩人非常投機。就是罵不退、打不退的。現在施主到廟裏，那都是財神爺來了，供在頭上，呵呵呵，所以他聞法很難哪，你沒有這種千錘百鍊成鋼，沒有鍛鍊，成功很難。非得要燒、要打，舒舒服服不能成佛。

 後來老和尚就告訴高峰：「你來了之後，我們就談用功的情況。」後來就告訴他應該怎麼用功，他就去做，做了之後果然很上路、很得力。這麼做了一段時期後，老和尚就不談用功了，就問高峰：「誰叫你拖這個死屍來？」是誰讓你把這死屍拖來的？他雖然是個活人，老和尚說你拖著個死屍來。他剛要回答，就打。就這樣每天去每天問：「誰叫你拖這個死屍來？」剛要答就打，打出來了。就這麼過了幾個月，天天去、天天問、天天打。結果這個師父別的一個很遠的廟請他去，高峰還要跟去，就是說，這成天打他的師父，他還要跟去，所以他是根器不凡啊。

 他就回家辭別一下父母後，又要去找師父。他父母親就等他睡著的時候，偷偷的把他衣缽偷走了，受戒的戒牒，跟他那個缽。和尚沒有戒牒，廟裏不收。廟裏要收，你必須要有戒牒、證件。這他哪兒也去不了了，就只好在附近的廟待著。還不到二十歲就亂跑，他父母親捨不得，答應他出家已經很不錯了。於是他就在另外一個廟裏待著。

 這個時候他自己就是參那個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」，參來參去起了疑情了。他心中沒有別的，就是這個，所以起了疑情。「開悟是在入了無心三昧以後的事情」，這也是高峰的話。就只有這一句話頭，腦子裡什麼都沒有，就這麼如醉如痴的樣子。

 那麼廟裏頭很多和尚，大家要做佛事。一般他們隊伍轉到祖師堂上頭都要唸一唸，轉一轉這個殿、那個殿。這些和尚隊伍轉到祖師堂時，他看見了就跟到後頭。因為本來沒有排他參加這個的，他在那兒參他的禪，參他的話頭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」

 他就跟著隊伍走到祖師堂，走到祖師殿，後來看見很多祖師像，他就跟那兒待著，一下看見五祖演的像。五祖演當時是宋朝的大德，他門下有「三佛」。他的像贊題了「百年三萬六千朝，反復原來是這漢。」一百年不就是三萬六千天嗎，這三萬六千天，原來反反復復的還就是這個漢子，題了這二句話。他突然間就想到他原來那個師父的「誰叫你拖了這個死屍來？」把這個公案打破了！當時正在參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」已經就到了這種無心的境界，就是這樣，這個時候看見這個像，看見這個話：「百年三萬六千日朝，反復原來是這漢。」一下子想「誰叫你拖這個死屍來？」「反復原來是這漢。」這一下子沒有這些思想，一下子就把他這個打破了，開悟了。正好他發願三年，這就三年。師父也給他證明了，後來他就到他師父那兒去了，師父叫他還跟著師父在那兒一塊修。

 一天他師父問他：「你白天這麼很忙忙亂亂，你都能作主嗎？」「弟子能夠作主。」「你晚上夜裏頭睡夢，你睡夢中能作主嗎？」「能作主。」很不簡單了。他說：「你夜裏睡著了，沒夢的時候，你主人翁在哪裏？」睡著了沒作夢，你的主人翁在什麼地方？答不出。師父說：「好，我也不要你什麼什麼，搞這搞那，你就是回答我這問題去吧！」他下了決心，我拼著當一輩子呆漢，專致這個問題。

 大概經過了七年，所以大家不要以為一開悟就沒事了，悟後他這個問題還是答不出嘛，所以還有這個話，高峰的話：一開悟之後，你沒有資格說話，你大法未明。一般以為開悟就不得了了，你就是佛了、就是什麼，你就…。這還都是體會的很淺。你真正見了法身，大法還未明，你不能說法為人哪。

 旁邊一個人睡覺，他枕頭掉了，叭噠！就叭噠一聲，開悟了，這第二度的開悟。宋朝的大慧，最有名的禪師，他一生大悟十八次，小悟無數，所以禪宗這個悟是很殊勝的事情。（高峰）悟了之後，他入死關不出來。在天目山入死關，在山上用木頭，整個鳥籠子似的，搭上幾根；自個兒就一件衣裳，找了一個破的缸的底下半截，那就他的鍋；一天自個兒煮一頓吃的，就拿那個鍋，用柴火點著了，煮一頓，吃這一頓。春夏秋冬就這一身衣裳，也是常年不洗澡，那地方哪兒洗澡去？哪兒去弄水？在那山上裏。閉死關就是不出關的，而且他那個地方，上那個山，他說中間得搭上兩根木頭，才能爬到這兒來。他要是給抽掉一根木頭，誰也過不來了。

 就這麼在那兒修，後來還是很多人找上來了。之後就又在附近搭上廟，人多嘛，就請他到廟裏去說法，這就是高峰。

 蓮池大師就得高峰的力，所以蓮池大師後頭得法以後，就印了他的語錄，並且說︰「可惜啊，大藏裏頭沒有。」這麼大一個禪師，編藏經的人把他給漏了，所以夏老師就囑咐我說：「後世你們要印藏經的時候，一定把他收進來。」所以淨空法師不是印《藏經》嗎，我就說提醒他一定要把他收進來。後來大概已經入了，《高峰語錄》，現在也有單行本，這個很殊勝。

 高峰這苦行的事情，他是整天不睡覺的，站著修的，只有在吃飯的時候坐一坐，上蒲團，其餘時候都在行跟站著之中修。為了怕昏沉，他就跑到山崖的邊上去站著。你要摔下去就是死，你還打盹不打盹？你看已經兩次開悟了還這麼用功。

 那麼有一天還是打盹掉下去了，半空中有一個人托住他，把他托上來了，他就問：「您是哪位啊？」「我韋陀。」他心想噢這韋陀都在護我的法，看來我是不錯。韋陀就說：「你啊，動了我慢的念，五百劫不護你的法。」他的一念，韋陀就知道了，「你在我慢」。韋陀護衛法，就覺得他自高自大。「啊這壞了！」大懺悔，「怎麼起這我慢的心哪，自己滿足。」接著修吧，經常就還是站著，有一天又掉下去了，又有一個人把他接起來了，把他托上來了。他問：「你是誰啊？」「韋陀。」「唉呀，菩薩你不是說五百劫不護我的法了嗎？」「你真實懺悔就超過五百劫嘛，五百劫就已經過了。」

 他的弟子就是中峰，他是元朝的國師，多少人都來求法，而且中峰是提倡淨土宗的，高峰就沒有很明顯，但是中峰很明顯。他裏頭的許多開示，一個《三時繫念》，臺灣有吧？可以唱的，那就是中峰的書。他是禪，中間的「中」，山峰的「峰」，中峰，《三時繫念》，是禪和念佛結合的。

 他那個《闢義解》，你那些個理解，他都給予否定。這「一法不立」，禪宗是一法不立，你立了一法，「一句合頭語」，就「萬劫繫驢橛。」你這一句話精彩，我要記住它，始終擱在腦子裏不要忘，念玆在玆。和你對了頭了，這一句話就是一萬劫拴驢的那個木頭橛，把你那個驢就拴住了。所以不是把它當作一個教條，當作一個規律，在這兒死記死背，老提醒自己老什麼什麼。一般說起來這已經很難得了，但是在求無上法來說，這個還是嫌執著，所以禪宗他這個很高上，他連法身都還要過。

### 淨土法門的慈悲與殊勝

 我們容易體會到「人我」的這個「我」應當除，雖然很多人還是不理解，但真實的佛教徒就懂得這一點了。對於「法我」連阿羅漢都不知道，焉能怪一個普通的佛教徒呢。他就執定了有阿羅漢這個果可證、有四諦法可修，依這個法就證阿羅漢。都是無上法，四諦法在菩薩手中就是大乘法，但是阿羅漢這一執，就成了個小乘法了，所以他只得了一個小乘的果實。話也就在執著上，他執著了這個法，由這個法去證那個果，這個法執、著相，就這個。

 所以就是《楞嚴》的話，大家都在修釋迦牟尼佛，有的人怎麼只得二乘的果呀？為什麼有的人反而墮落成魔王的眷屬，或者變成魔王、或者變成魔子魔孫？都是不明白二種根本嘛，所以是這個法執。

 但是現在不忙去破這個法執，現在主要就是一方面修持，一方面人我是非需要放下。現在是不是還有法執？如果很明顯的話，這當然是不能再發展的東西，要加以防範，但並不是說你現在就要破。淨土法門就是帶惑往生，還有法執就是迷惑，你有見惑、思惑、塵沙惑、無明惑。縱然有這些惑，你全帶上，你有這些惑就是凡夫，但是淨土法門凡夫他也要，主要就是好在這兒，大慈大悲，凡夫我也要，這你就好辦了。

 所以淨土法門就是能夠收這些凡夫，而且更慈更悲的，還有一個邊地。你信佛，很願意往生，可是一個就是對於佛的殊勝智慧不理解，這樣的人是邊地；再一種人，佛的東西也能理解，可是就不能理解自己本來是佛，對於自個兒的善根不能生信，也是邊地。所以很多念佛的人是往生了，但是他第一步只能在邊地。因為他不能相信自己是佛，所以佛說的這些開示，他都是將信將疑。

 佛給你說的開示就是這個嘛，「直指人心」。如果說給你開佛的知見，那佛的知見就是這個知見，釋迦牟尼佛一悟道的頭一句話就是這，這就是佛的知見。佛的知見你根本很難理解，所以說要過一個時期才能見佛聞法。

 但是到了極樂世界的人，有一個特殊的好處，他一聞就能理解。就是真正生了，三輩往生，這個時候你想聽什麼就聽見什麼，你聽見的跟我聽見的完全可以不同。我的程度低，我聽見四諦法，你聽見說大乘法。你現在不想聽了，也就不像擴音機老在那兒響。那就沒有聲音了，但你還可以聽，所以這樣的一種情況，是可以悟啊，因為這一切一切發生的東西都是彌陀的心啊！

 極樂世界的水，大家在水裏頭共浴一池水，就在水中洗澡游泳。有的明信片印了敦煌的一張畫，畫著帶光的一些菩薩在游泳池裏游泳，游泳池的岸上坐著一些帶光的菩薩在那參觀，跟咱們世間游泳池一樣嘛，他還是凡，還有這些。而這個水呢，《無量壽經》講：你想它剛剛沒腳面，它就沒腳面；旁邊一個人想到膝蓋，就到膝蓋；旁邊一個人喜歡它能過腦袋，就過腦袋；旁邊還一個人喜歡這個水淋浴，沖下來就是淋浴；那個人想熱，它就熱；那個人想冷，它就冷。都在一個池子裏頭，各個隨眾生的想，它不是個死的東西。

 那水在說法，說種種的法，隨你的根器跟你說法，你想聽什麼就聽到什麼，而且你聽到就開解。這一個水能夠適應眾生種種情況，知道眾生的心，知道眾生所想聞的法，而且聞了之後，就能得到進展，那這水是什麼呢？通通就是彌陀。是這樣的境界。

 所以大家有的時候把這個看淺了，夏老師就有句詩：淺人當做淺法看。這個法不淺，你覺得淺，是為什麼呢？因為你自己本人淺，你就覺得它淺了。事實這個就是《華嚴》的不可思議境界，一個水能滿足一切人的情況，都在這，你也在這，我也在這兒。一般就是能適應你，不能適應我，而它都適應，所以說不可思議。

 有很多禪宗大德變成淨土宗了。有一個人我後來才知道，最近才知道，當初叫文喜。文喜的公案很長，我們說短一點。他到五臺山親自見到文殊，文殊招待他，還跟他談話，談話之後送他出來，他看見那個廟升到雲彩裏頭去了，當時文殊問他的話，他也不理解，這是一個很有名的公案，他問文殊這兒有多少人？「前三三，後三三」。「前三三，後三三」到底是什麼意思？那麼他就知道了，他就頂禮了，整個的廟升到天上去了，他知道見到文殊了。

 現在文殊還是在五臺，這文殊發的願。文喜後來當典座，就是廟裏頭管吃飯的。一次熬粥的時候，粥鑊上文殊菩薩現出了，他一看見文殊，就拿那個攪粥的笊籬，熬粥的那個東西，拿著笊籬就向文殊打下去了，「文殊自文殊」，文殊就是你文殊，「我文喜自文喜。」我是文喜，我就是文喜。一篦子打下去了，結果文殊當時升到天空中說了兩句話：「修行三大劫，卻被老僧嫌。」我修行了三大劫，讓那個老僧討厭我，哈哈哈。結果這個文喜也是淨土宗的，當然禪宗他是很什麼…，但他是淨土的，主要是弘揚淨土、專修淨土的。

迴向偈

敬以印行功德，迴施法界一切有情，此書所在咸蒙慈光。夙現冤親，同獲解脫。凡有受持讀誦印寫流通，罪障消除，福慧增長。並願天下和順，日月清明，風雨以時，災癘不起。國豐民安。兵戈無用。崇德興仁。務修禮讓。國無盜賊。民無怨枉。強不凌弱，各得其所。共登覺岸，圓證菩提。正法昌明，群生利樂。十方善信，咸同此願。

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

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

 **莖草集（二） 黃念祖居士漫談篇**

 講授者： 黄念祖居士

 筆錄及整理： 妙圓

 校對： 圓菩、果圓、蔡素琴、宗恒、淨明、

 華真、粟含、黃永欣、高雄淨宗學會。